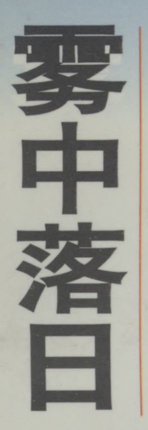


# 胡适文集



## 雾中落日

书信日记

胡適

開卷有益

回顾中外文学大师丛书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胡适，以幽默儒雅、博学多才的纵横笔谈，从政事文事到赌博嫖妓；从国人之劣根性到西方之科学文明，让我们从全新的视角透视历史，尽阅政坛文坛各色人物的真实面目，览读中国从上层社会到平民阶层的风俗人情。

胡适的散文随笔、日记书信以及白话新诗始终被全世界读者视为瑰宝,当你翻阅此书，定将叹服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启蒙宗师、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博学与大师风范。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北京燕山出版社

# 胡适文集

## 雾中落日





# 目　录

## 胡适文集第二卷

## 日　记

### 1910年



### 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21年

*1944*年



## 书　信

致母亲

致江冬秀



致文人

# 日记

# 1910 年

## 赌博与看戏

2 月 16 日

作函致亮孙。建藩叔见访。

下午打牌，以博进为观剧赀。是夜，观剧春贵部，有贵俊卿之《空城计》最佳。其“城楼”一节，飘洒风流，吾昔观刘鸿升唱此戏，辄叹为飘飘欲仙，今贵卿之丰神乃驾刘而上之，惟声稍低耳。

## 劝译小说

2 月 22 日

得亮孙一片。

下午大雪，出访李怀湘于德安里，小坐，同出访云五不遇，乃访吴趼人，亦不遇。遂至广志小学小坐，适趼人先生来，乃得相见，坐谈良久。余与怀湘同出就餐于一日本料理馆。餐已，复同至云五许，时云五已归，畅谈至十时余始归。

云五劝余每日以课余之暇多译小说，限日译千字，则每月可得五六十元，且可以增进学识。此意余极赞成，后此当实行之。

## 华童校仪繁趣

2 月 28 日

早起。此予今岁执业第一日也。

至华童，行开学礼。

华童为工部局所设，专收贫民子弟，校舍建筑犹在澄衷、浦

东之上。惟仪注太繁，每晨学生齐集大讲堂，堂中列铁椅数百具，堂上有高座，为教员职员之座，学生已入座，教职员皆登高座，校长起立述本日命令已，乃合唱校歌；歌毕，教员下座，各率一班入教室。入时学生皆面墙立，教员呼“一”，皆背面立，呼“二”皆就位，呼“三”乃坐下。下课时亦然。此种苛礼，乃施诸习于自由之余，其何以堪耶！

是日余所教为己班。是日卓然赴苏入东吴大学。

# 做小学老师不易

3月8日

上课。

初怀湘本欲余教甲班国文，继以甲班教员在校多年，校董难以辞谢，故令余伍己班。所授诸生年长者已近二十，幼者十一二岁，然皆懵然无所晓，且极难驾驭，非施以夏楚不为功。盖此种人初无家庭教育，野蛮之行，习与性成，教者虽唇敝舌焦，而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终无所补。甚矣，为小学师之不易也！

# 读西剧《夜未央》

3月13日

晨，仲诚、钟英、意君来。怒刚来。

下午纯铭、咏春来。读西剧《夜未央》一过。是书叙俄国虚无党逸事。中有党人爱一同志女子，其后此人将以炸弹毙一酷吏，临行时与所欢别，二人相视而笑。其人忽变色曰：“吾今生又多此一笑！”此等语大似吾国明代理学家临难时语，非有大学问不能道也。

是夜诸友皆别去，同居之人亦皆外出，惟予独处，岑寂万状，乃独行至春贵部观剧。是夜有《蝴蝶杯》全本，大佳大佳。

# 彻夜携妓打牌

3月16日

上课。

有前在存厚里从学之学生二人，因未入学校，欲从予修学，每日六时半至八时半。予已允之，今日上课矣。得二哥手书一。

晚课既毕，桂梁来邀外出散步。先访祥云不遇，遂至和记，适君墨亦在，小坐。同出至花瑞英家打茶圆（围），其家欲君墨在此打牌，余亦同局。局终出门已一句钟。君墨适小饮已微醉，强邀桂梁及余等至一伎者陈彩玉家，其家已闭户卧矣，乃敲门而入。伎人皆披衣而起，复欲桂梁打牌。桂梁以深夜惊人清梦，此举遂不可却。余又同局，是局乃至天明始终。是夜通夜不寐，疲极矣，然又不敢睡。六时以车独归，强自支持，改学生课卷三十册。

# 酒后寻衅，为巡警所拘

3月23日

晨，始醒。醒时觉未盖被，但以裘覆身上，乃大骇怪。又觉裘甚湿，急坐起，但见身卧一室，榻广盈丈，以厚板为之。恍忽莫知身在何所。见室门外有蓬垢之人往来其间，因询之。其人见予皆大笑，谓予昨夜宿“外国旅馆”矣。予审视门外，见有铁栏，且见有巡捕蹀躞往来，始悟予昨夜必酒后寻衅，为巡警所拘。但不识予一人来耶，抑同席者皆来耶？俄而有人来引予出。询以何事被拘，其人言醉后殴伤巡捕，故拘致于此耳。时予浑身内外，皆湿气蒸腾，泥泞遍体。其人出一皮鞋授予，始知一足尚跣，足上亦有泥痕。其人引予至写字房，令予以冷水洗面。室中有玻镜，自照之，则头面皆泥。几不复自识矣。泥既洗去，始见额颊之间有伤痕数处，亦不知何以致此。已而警

长出，询予姓名。予一一告之。其人乃告予以肇事情形，既而为予殴伤之巡捕亦来，遂同至会审公堂受讯。予在旁听 718 号巡捕历历言昨夜情形，如听人说故事，几欲失笑。

盖予昨夜以车归时，车中不知如何竟坠于地上，想系车夫见予醉，遂相欺凌，推予坠车，乃取予马褂帽子而去。予既坠地，又不知如何竟将一履脱下，遂手执一履踽踽独行。至文监师路文昌阁左近，遇一巡捕，其人见予不冠不履，浑身泥迹，遂以灯照予面，见予已受伤。予遂问其人："此为华界抑系租界？"其人答以租界。予复问："汝乃租界巡警耶？"答曰："然。"予遂以手中皮鞋力批其颊。其人大怒，遂与予相搏。予醉中力大，巡捕亦不能胜，遂致并仆于地（今日其人尚浑身泥迹），相持半点钟之久。其人力吹警笛，值夜已深，无一人来援。

# 1911 年

## 思灯市之乐

2 月 13 日

今日为吾国元夜（辛亥正月十五日），吾人适于此时上第二学期第一日之课，回思祖国灯市之乐，颇为神往。

……

## 昨夜遗精，颇以为患

2月20日

连日似太忙碌，昨夜遗精，颇以为患。今日访Dr. Wright，询之，医云无害也。余因请其遍察脏腑，云皆如恒，心始释然。

……

## 培根有学而无行，小人也

4月25日

上课。今日植物课为野外实习，踏枯树以渡溪，攀野藤而上坂，亦殊有趣。

夜读倍根文。倍根有学而无行，小人也。其文如吾国战国纵横家流，挟权任数而已。

# 无《水浒》必无《红楼》

6月7日

……

下午看《水浒》。久不看此书，偶一翻阅，如对故人。此书真是佳文。余意《石头记》虽与此异曲同工，然无《无浒》则必不有《红楼》，此可断言者也。

# 余为耶稣信徒矣

6月18日

第五日讨论会，题为“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经课。Father Hutchington 说教，讲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六节，极明白动人。下午绍唐为余陈说耶教大义约三时之久，余大为所动。自今日为始，余为耶稣信徒矣。是夜 Mr. Mercer 演说其一身所历，甚动人，余为堕泪。听众亦皆堕泪。会终有七人起立自愿为耶稣信徒，其一人即我也。

# 第一次看跳舞

7月14日

……

夜游公园，适天微雨，众皆避入跳舞厅内。已而乐作，有男女约20双，双双跳舞。此为余见跳舞之第一次，故记之。

# 戒 烟

8月6日

……

自今日起不吸烟矣。余初吸最贱之烟卷，继复吸最贵之烟卷，后又吸烟草，今日始立誓绝之。

# 今日为重九

10 月 30 日

今日为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国，武汉之间，血战未已；三川独立，尚未可知；桂林、长沙俱成战场；大江南北，人心皇皇不自保：此何时乎！

# 1912年

## 看《哈姆雷特》

9月25日

夜往戏园观南君夫妇(Southern and Marlowe)演萧氏名剧,"Hamlet。"南君串Hamlet,其妻马女士串Ophelia。此戏为萧氏名剧中之最难演串者,因Hamlet之唱白居全书十分之九,为书中主人者甚不易得,故难也。……

南君(Southern)串王子大佳。吾去岁观其串"Romeo and Juliet"颇以为不如其妻,今乃知名下果无虚士耳。……

是夜之戏仅有五出十幕而已，则已删去十幕矣。盖萧氏著书之时，远在十七世纪初，舞台尚未有布景。所谓景者，正如吾国旧剧悬牌为关门，设帐为床而已，故不妨多其幕景。今日之剧场则不然矣。布景皆须逼真，则装置为难，决不能刻刻换景，则择其可合并者并之，不可并者或仍或去，其所换之景，皆必不可不换者也。

南君串王子，写孝子神情都现。"Hamlet"为萧氏剧中人物之最有名者。其人以孝子而遭再醮之母，其所嫁又其杀父之仇也。以仁人之心，而处天下最逆最惨最酷之境；以忠厚长者，而使之报不共戴天之仇；其仇又即其母与叔也，其事又极暗昧无据。荒郊鬼语，谁则信之？不知者方以为觊觎王位耳。读其事者，宜合吾国史上伯奇、申生、子胥诸人之境地观之，尤宜知王子处境，比较诸人尤为难处，其人其事，为吾国历史伦理所未有，知此而后可以论此剧中情节。

王子之大病在于寡断。当其荒郊寒夜，骤闻鬼语，热血都沸，其意气直可手刃其仇而碎砾之。及明日而理胜其气：一则曰鬼语果可信耶？再则曰此人果吾仇耶？三则曰吾乃忍杀人耶？至于三思，则意气都尽矣。王子之人格全在独语时见之。剧中无人自语，谓之独语（Soliloquy），颇似吾国之自白，尤似近日新剧中小连生诸人之演说。但西方之独语声容都周到，不如吾国自白之冗长可厌耳。独语为剧中大忌，可偶用不可常用，此剧独多用此法，以事异人殊，其事为不可告人之事，其人为咄咄书空之人，故不妨多作指天划地之语耳。吾国旧剧自白姓名籍贯，生平职业，最为陋套，以其失真也。吾国之唱剧亦最无理。即如《空城计》，岂有兵临城下尚缓步高唱之理？吾人习焉不察，使异邦人观之，不笑死耶？即如《燕子笺》一书，其布局之奇，可颉颃西剧，然以词曲为之，便失精采。又如《桃花

扇》使近人以说白改演之，当更动人。又如新剧中之《明末遗恨》，使多用唱本，则决不如说白之逼真动人也。

萧氏之剧，必有一丑脚之戏，谓之插诨（Comical part）。此剧中之潘老丈，蠢态可掬，真是神来之笔。后半掘坟一节，掘坟工人亦是丑角，其人亦一蠢物，令人捧腹。凡丑角之戏，非在台上演出，不能全行领会。即如掘坟一节（原文第五出幕一第十五行以下，）匆匆读过，初不着意，及演出始知为妙文也。吾国丑角之戏亦有佳者。然丑角要在俗不伤雅，生平所见，西剧中丑角以萧氏名剧，Much Ado About Nothing 中之 Dogberry 为最佳他如“Henry IV”中之 Falstaff 当极佳，惜不得舞台上见之耳。

南君串王子，第一出独语时神情真佳绝。此后则对潘老丈种种藐视之态，尤为毕肖。盖王子极鄙薄潘老，而潘老偏不知趣，故王子每戏弄之，冷嘲热骂，以佯狂出之，皆恰如其身分，此其所以为佳也。

马女士（Julia Marlowe）串娥蜚（Ophelia），王子之意中人也，此为萧氏戏中女子之特异者萧氏之女子如 Portia，Juliet，Beatrice 之类，皆有须眉巾帼气象，独娥蜚始则婉转将顺老父，中则犹 豫不断，不忍背其父之乱命，终则一哀失心，绝命井底。迹其一生所行，颇似东方女子，西人多不喜之。吾去岁曾作一论为之辩护，以非论剧本旨，故不载。马女士串此女，于第四出发狂一幕，声容凄惋，哀动四座。其狂歌数章，声细仅可辩，然乃益哀。若放声高歌，则未免不近人情矣，散花一节尤伤心，初读是书时，有人志语谓此时女以花分赠王后及其兄，而是夜乃无赠花之事，但女自语作狂言耳。二解不知孰是。

剧中配角亦多佳者。丑角潘老，吾已言之矣。此外如篡王，奸状如绘，亦殊不易得。潘老之子乃不甚出色，王子之友 Horatio

亦不大佳，殊失望耳。

是夜座客为满，名人如白博士（Hon. Andrew D. White）亦在座。

是夜有一二小节颇不满意，如布景牵合之处有颇牵强者。如第二出之第一幕合于第二幕，颇不近情。又如第三出之演剧宜在王子之宫，所设景乃似王宫，是草率也。

此剧为萧氏第一名著，其中佳句多不胜收，文人多援引之。凡读萧氏书，几无有不读此剧者，……

# 罗斯福遇刺

10 月 17 日

……前二日，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至 Milwaukee 演说，下车时万众欢迎之。忽有人以枪轰击之，中胁，穿重裳而入。有人搏刺客不令再发。罗君受弹，亦不改容。时万众汹涌，将得刺客而甘心焉。罗君即麾止之，驱车至会所，演说六十五分钟，然后解裳令医诊视，其镇静雄毅之态，真令人敬爱。罗君体魄极强，故能支持。弹已人骨，不易取出，至今三日，尚未取出也。刺客名 John Schrank。美国总统为刺客毙者已三人：

林肯（Abraham Lincoln 1865）

加非尔（James A. Garfield. 1881）

麦荆尼（William Mekinley. 1901）

# 自警戒烟

10 月 24 日

**自誓曰**：胡适，汝在北田对胡君宣明作何语，汝忘之耶？汝许胡君此后决不吸纸烟，今几何时，而遽负约耶？故人虽不在汝侧，然汝将何以对故人？故人信汝为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耶？汝自信为志人，为学者，且能高谈性理道德之学，而言不顾行如是，汝尚有何面目见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烟。又恐日久力懈也，志之以自警。

不知其过而不改，犹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耻。人即不知，汝独不内愧于心乎？汝乃自认为懦夫耶？知过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耻之懦夫也。亏体辱亲，莫大于是矣。

# 叹梁启超之回国

11 月 10 日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

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 无名英雄朱芾煌

12月5日

……

在叔永处读朱芾煌日记，知南北之统一，清廷之退位。孙之逊位，袁之被选，数十万生灵之得免于涂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无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东京闻革命军兴，乃东渡冒险北上，往来彰德、京津之间，三上书于项城，兼说其子克定，克定介绍之于唐少川、梁上诒诸人，许项城以总统之位。一面结客炸刺良弼、载泽。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任刺载泽者三人，其一人为税绍圣，亦旧日同学也。时汪兆铭已在南京，函电往来，协商统一之策，卒成统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报命，途中为北军所获，几死者数次。其所上袁项城书，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动人也。此事可资他日史料，不可不记。

# 中 庸

12 月 13 日

昨日作文论阿里士多得“中庸”说。尝谓宋儒“不易之谓庸”之说非也。中者，无过无不及之谓。中庸屡言贤者过之，愚不肖不及；又论勇有南北之别，皆过与不及之异也。又言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此则与阿氏中说吻合矣。庸者，寻常之谓，如庸言庸行之庸，书中屡及之。又言素隐行怪之非，以其非庸言庸行也。

# 1913 年

## 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

4 月

吾今年正月曾演说吾之世界观念，以为今日之世界主义，非复如古代 Cynics and Stoics 哲学家所持之说，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国家，甚至深恶国家之说，其所期望在于为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认为某国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义则大异于是。今日稍有知识之人，莫不知爱其国。故吾之世界观念之界说曰："世界主义者，爱国主义而柔之以人道主

义者也。”顷读邓耐生（Tennyson）诗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

“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
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
（彼爱其祖国最挚者，乃真世界公民也。）
深喜其言与吾暗合。故识之。

# 道德观的变迁

10月8日

道德学课论道德观念之变迁：古代所谓是者，今有为吾人所不屑道者矣。古人所谓卫道而攻异端，诛杀异已，如欧洲中古教宗（Church）焚戮邪说，以为卫道所应为也，今人决不为此矣。耶教经典以为上帝为男子而造女子，非为女子而造男子，故女子宜屈服于男子，此说今人争嗤笑之矣。不特时代变迁，道德亦异也。即同一时代，欧人所谓是者，亚人或以为非；欧亚人所谓非者，斐澳之土人或以为是。又不特此也，即同种同国之人，甲以为是者，乙或以为非；耶教徒以多妻为非，而满门之徒乃以为是；民主党以令斐律宾独立为是，而共和党人争以为非。又不特此也，即同一宗教之人，亦有支派之异：天主旧教多繁文缛礼，后人苦之而创新教。然新旧教都以耶稣为帝子，神也，死而复生，没而永存，于是有三尊之说（Trinity）。三尊者，天帝为父，耶稣为子，又有“灵”焉（Holy Spirit）。近人

疑之，于是有创为一尊之教（Unitarianism），以为上帝一尊，耶稣则人也。凡此之类，都以示道德是非之变迁。是故道德者，亦循天演公理而演进者也。然则道德是非将何所取法乎？善恶果无定乎？抑有定乎？其无定者是非乎？抑人心乎？人心是非观念之进退，其有所损益于真是非乎？抑天下固无所谓真是非真善恶者耶？则将应之曰：天下固有真是非真善恶，万代而不易，百劫而长存，其时代之变迁，人心之趋向，初无所损益于真是非也。事之真是者，虽举世非之，初不疑其为真是也。譬之杀人，则人争非之，然复仇而杀人，则有嘉之者矣。复仇者以复仇为是，许复仇者以许复仇之故而遂嘉杀人，然在被杀者则必不以复仇者之杀之为是也，其被杀者之妻子友朋，亦必不以复仇者为是也。若以"犯而不校"之说往，则复仇者又见非于孔子之门矣。若以"以德报怨"之说往，则复仇者又将见斥于老氏耶氏之门矣。若以"果报"之说往，则复仇为多事矣。然终不能谓天下无真非真是也，其所见者异也。复仇者所见为真是非之一面，孔、佛、耶、老所见亦真是非之一面也。梭格拉底曰："知识者，道德也。"（Knowledge is Wirtue）道德不易者也。而人之知识不齐，吾人但求知识之进，而道德观念亦与之俱进，是故教育为重也。（此说亦有可取之处。然吾今日所持，已与此稍异矣。民国六年一月记。）

## 杂志有益

10月9日

读外观报论爱耳兰 Ulster 省反抗与英分离事，读竟，于此问题之始末十得八九。因念此邦杂志太多，不能尽读，如每日能读一篇，得其大概，胜于翻阅全册随手置之多矣，胜读小说多矣。前此每得杂志，乱翻一过，辄复置之，真是失计。

## 希望所在，生命存焉

10月9日

任叔永以其友人某君书见示。书末云：

“哲弟自伐，殊堪痛惜！然以弟今日心绪，则觉人必有一死，先死后死，时日之异耳。武松有言：“还是死得干净。”吾辈生此可怜之时，处此可怜之国，安知死之不乐于生耶！”

此亡国之哀音也，希望绝矣，遂作“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之叹。昔年杨笃生闻广州之败，作绝命书寄君武，有云：“哀哀祖国，殉以不吊之魂，莽莽横流，葬此无名之骨，”遂投海死。任

叔永之弟居杭州，蒿目时艰，亦投井死。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为者也，以悲愤不能自释，遂以一死自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悯也。余年来以为今日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视，则真无望矣。使杨任二君不死，则终有可为之时，可为之事。乃效自经于沟壑者所为，徒令国家社会失两个有用之才耳，于实事会有何裨补耶？此邦有一谐报，自名为“生命，”其宣言曰：“生命所在，希望存焉。”

（Where is life，there is Hope）此言是也。然诸自杀者决不作此想也。故吾为下一转语曰，“希望所在，生命存焉。”盖人惟未绝望，乃知生之可贵；若作绝望想，则虽生亦复何乐？夫人至于不乐生，则天下事真不可为矣。

# 胡彬夏女士

## 10 月 12 日

往访胡彬夏女士，小坐，与偕访 Prof. C. S. Northup. 归途女士语余，以为生平奢望唯在得良友。余亦以为吾国男女界限之破除，其最良之果，在于一种高洁之友谊。女士聪慧和蔼，读书多所涉猎，议论甚有见地，为新女界不可多得之人物。余前与郑莱、胡宣明诸君谈，恒以吾国学子太无思想为病，相对叹咨，以为今日大患，在于国人之无思想能力也。今日与女士言亦及此。女士谓此亦有故，盖晚，近之留学生年齿较稚，思

力未成熟，其肤浅鄙隘本无足责。此论殊忠厚，可补吾失。不观乎美国之大学生乎？其真能思想者能有几人耶？念此又足起我乐观之望矣。

# 爱其国之文学，未有不爱其国者

10 月 12 日

夜有俄国学生 Gahnkin 造访，与谈甚久。此人抵美时，贫无可学，自纽约步行至此，力作自给。所治为工程学。余谓其向学之殷可敬也。君答曰：“此亦不足异，在我则求学之念正与饿之求食，渴之觅饮，初无小异也。”君语我，谓俄国学制非会读其国诸大文豪之诗文者，不得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君又言，凡人能爱其国之文学，未有不爱其国者也。此言甚可念。

# 托尔斯泰临终时事

12 月 27 日

有俄国人名 Gahnkin 者见访，为余言托尔斯泰（Tolstoi）临终时事，甚有趣，记之。

托氏于千九百十年间，一日忽遁去不见，报纸争载其事，国家警察随地访查，乃不可得。盖托衣敝衣，与工人等，杂稠人中，不易辨也。然其影片则举国人都识之。故火车到一站，则居民争集车下默察下车者，疑中有此大怪杰也。托氏实往南方视其姊。其姊居尼寺中，老矣。教中长老闻托来，以为托将复归旧教，（希腊教，耶教之一宗，）争迎之。托至，视其姊即去。归途乘工人所坐之火车，车无盖，不避风雨，托受寒止于中途一站，卧病数日，即死。

死后，其尸归葬于“Easnaiya Polnyana”（?），距莫斯科不远。莫斯科有十九大学，一律辍讲三日。有学生五六千人往赴其丧，Gahnkin 亦与焉。自四方来会葬者无数。其尸由学生数十人移至墓所，墓地在数株槐树间，盖托氏生前所择也。将葬，送葬者成列，一一行过托氏尸前为礼，逾数时始行尽。

既葬，此君往游其书室。室小而陋，一桌一椅，皆托氏所手制，室中但有书无数耳。托氏平日但着犊鼻裤，与农夫工人同操作，好施不倦，其所居无贤不肖皆爱之如家人焉。

# 1914年

## 中国女子地位高于西方女子

1月4日

忽念吾国女子所处地位，实高于西方女子。吾国顾全女子之廉耻名节，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男子生而为之室，女子生而为之家。女子无须以婚姻之故自献其身于社会交际之中，仆仆焉自求其偶，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西方则不然，女子长成即以求偶为事，父母乃令习音乐，娴蹈舞，然后令出而与男子周旋。其能取悦于男子，或能以术驱男子入其

彀中者乃先得偶。其木强朴讷，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终其身不字为老女。是故，堕女子之人格，驱之使自献其身以钓取男子之欢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

此论或过激，然自信不为无据，觇国于其精微者，当不斥为顽固守旧也。

# 灯谜三则

1月5日

前记灯谜数条，后复与任叔永作数则。叔永所作甚佳。如：

竺 （唐人诗一句） 外人不见见应笑

这不是一十一，除非你认白字 （一字） 亚

吾作一条：

恕 （四书二句，不连） 有心哉 如在其上

则牵强矣。

# 孔教与国教

1月23日

今人多言宗教问题，有倡以孔教为国教者，近来余颇以此事萦心。昨覆许怡荪书，设问题若干，亦不能自行解决也，录之供后日研思：

（一）立国究须宗教否？

（二）中国究须宗教否？

（三）如须有宗教，则以何教为宜？

一、孔教耶？

二、佛教耶？

三、耶教耶？

（四）如复兴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

一、孔教之经典是何书？

（1）诗

（2）书

（3）易

（4）春秋

（5）礼记

（6）论语

（7）孟子

（8）大学

（9）中庸

（10）周礼

（11）仪礼

（12）孝经

二、孔教二字所包何物？

（1）专指《五经四书》之精义耶？

（2）《三礼》耶？

（3）古代之宗教耶？（祭祀）

（4）并及宋明理学耶？

（5）并及二千五百年来之历史习惯耶？

（五）今日所谓复兴孔教者，将为二千五百年来之孔教欤？抑为革新之孔教欤？

（六）苟欲革新孔教，其道何由？

一、学说之革新耶？

二、礼制之革新耶？

三、并二者为一耶？

四、何以改之？从何入手？以何者为根据？

（七）吾国古代之学说，如管子墨子荀子，独不可与孔孟并尊耶？

（八）如不当有宗教，则将何以易之？

甲、伦理学说耶？

东方之学说耶？

西方之学说耶？

乙、法律政治耶？

# 中国急需三术

1月25日

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以吾所见言之，有三术焉，皆起死之神丹也：

一曰归纳的理论，

二曰历史的眼光，

三曰进化的观念。

# 自 省

1月25日

余近来读书多所涉猎而不专精，泛滥无方而无所专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无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后此宜痛改之。

# 我所关心的问题

1 月 25 日

近来所关心之问题，如下所列：

一、泰西之考据学，

二、致用哲学，

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真可谓肤浅矣。

# 中国婚制

1 月 27 日

数日前余演说吾国婚制之得失，余为吾国旧俗辨护，略云：吾国旧婚制实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择偶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悦人之术。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悦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有相当配偶。人或疑此种婚姻必无爱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订婚之后，女子对未

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闻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而赤害羞；闻人道其行事，伊必倾耳窍听；闻其有不幸事，则伊必为之悲伤；闻其得意，则必为之称喜。男子对其未婚妻，亦然。及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像，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

# 赵秉钧之死

2月27日

英文报载直督赵秉钧二月二十七日暴死，人皆疑为被人用毒药暗杀。

此案之诡谲可谓极矣！凶手武士英死于上海狱中，应氏死于火车中，今赵氏复以毒死。继赵氏而死者谁耶？

# 借款养家

3月12日

余前为大共和日报作文，以为养家之计，今久不作矣。此

亦有二故：一则太忙，二则吾与大共和日报宗旨大相背驰，不乐为作文也。惟吾久不得钱寄家，每得家书，未尝不焦灼万状，然实无可为计。今图二策，一面借一款寄家而按月分还此款，一面向大学请一毕业生助学金(Scholarship)。二者皆非所乐为也，而以吾家之故不能不为之。

# 借贷为儿购书

3月12日

得家书，叙贫状，老母至以首饰抵借过年。不独此也，守焕兄家有《图书集成》一部，今以家贫，愿减价出售，至减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书，遂借贷为儿子购之。吾母遭此窘状，犹处处为儿子设想如此。

# 欧美的“剪报”营业

5月12日

欧美有一种营业，名曰“剪报，”专为人撷择各国报上有关系之消息，汇送其人。如吾欲得各报所记关于中国之新闻或评

论，则彼等可将国内外各大报之消息汇送余处。

又如我欲知各报对于巴拿马运河免税一事之意见，则彼等亦可将各报之社论汇送余所。其为用至大至便，各杂志及外交人员都利用之。余之得 Browning Prize，曾记各报；前日纽约 Herald 再载其事，附以影片，今日即有二大剪报公司剪送此条寄与余，以为招徕之计也。记之以示西人营业手段之一端。

# 《春秋》为全世界最古的纪年之书

6月2日

全世界纪年之书之最古而又最可信者，宜莫如《春秋》(722—481B. C.)，《竹书纪年》次之。《史记》之本纪是纪年体，后世仍之，至司马温公始以纪年体作《通鉴》。《通鉴》与《春秋》及《竹书纪年》，其体例同也。

# 第一次访女生宿舍

6月8日

吾之去妇人之社会也，为日久矣。吾母为妇人中之豪杰，二

十二岁而寡，为后母。吾三兄皆长矣，吾母以一人撑拒艰难，其困苦有非笔墨所能尽者。而吾母治家有法，内外交称为贤母。吾母虽爱余，而督责綦严，有过失未尝宽假。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为余道吾父行实，勉以毋忝所生。吾少时稍有所异于群儿，未尝非吾母所赐也。吾诸姊中惟大姐最贤而多才，吾母时咨询以家事。大姊亦爱余。丁未，余归省，往见大姊，每谈辄至夜分。吾外祖母亦极爱余。吾母两妹皆敏而能，视余如子。余少时不与诸儿伍，师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导之功为最，此外则惟上所述诸妇人（吾母，吾外祖母，诸姨，大姊）陶冶之功耳。吾久处妇人社会，故十三岁出门乃怯惧如妇人女子，见人辄面红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问则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学堂以后，始稍稍得朋友之乐。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及入中国公学，同学多老成人，来自川陕粤桂诸省，其经历思想都已成熟，余于世故人情所有经验皆得于是，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至是脱除几尽。盖余甲辰去家，至今年甲寅，十年之中，未尝与贤妇人交际。即在此邦，所识亦多中年以上之妇人，吾但以长者目之耳，于青年女子之社会，乃几裹足不敢入焉。其结果遂令余成一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几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为全用权数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念悬崖勒马，犹未为晚，拟今后当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发达。吾在此邦，处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时机与有教育之女子交际，得其陶冶之益，减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真，犹有古井作波之一日。吾自愿但有机警之才，而无温和之气，更无论温柔儿女

之情矣。此实一大病，不可不药。吾其求和缓于此邦之青年有教育之女子乎！

吾在此四年，所识大学女生无算，而终不往访之。吾四年未尝入 Sage College（女子宿舍）访女友，时以自夸，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今夜始往访一女子，拟来年常为之。记此以叙所怀，初非以自文饰也。

吾前和叔永诗云：“何必麻姑为搔背，应有洪崖笑拍肩，”犹是自夸之意。盖吾虽不深交女子，而同学中交游极广，故颇沾沾自喜也。附志于此，亦以自嘲也。

朋友中如南非 J. C. Faure 如郑莱君，皆会以此相劝。梅觐庄月前致书，亦言女子陶冶之势力。余答觐庄书，尚戏之，规以莫堕情障。觐庄以为庄语，颇以为忤。今觐庄将东来，当以此记示之，不知觐庄其谓之何？

# 想　　家

6月9日

吾日来归思时萦怀绪，以日日看人归去，遂惹吾思家之怀耳。吾去家十年余矣。丁未一归，亦仅作三月之留。庚戌去国，亦未能归别吾母，耿耿至今。辛亥以来，家中百事不如意，大哥汉店被北兵所毁，只身脱去。二哥亦百不得志，奔走四方。两兄皆有家累甚重，而皆苦贫。吾诸侄皆颖悟可造，以贫故，不能得完全之教育，可惜也。余偶一念之，辄自恨吾何苦远去宗

国？吾对于诸兄即不能相助，此诸儿皆他日人才，吾有教育之之责何可旁贷也！且吾母所生仅余一人（吾诸兄诸姊皆前母所出，）十年倚闾之怀，何忍恝然置之？吾母虽屡书嘱安心向学，勿以家事分心，然此是吾母爱子之心，为人子者何可遂忍心害理，久留国外，置慈母于不顾耶？以上诸念，日来往来胸中。春深矣，故园桃李，一一入梦。王仲宣曰："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吾忧何可任耶？

# 西方婚礼

6月20日

十八夜有Miss pauline Howe与Herbert N. Putnam在本城一教堂中行婚礼。此邦婚礼或于男女父母家中行之，或于牧师家中行之，或于里正（Juseice of the Peace）家中行之。其在教堂中行之者，大率皆富家，义式最繁丽。吾友维廉斯女士知余未尝见西方婚礼，女士为新妇之友，故得请于新妇之父，许余与观盛礼，归而记之于下：

礼成于教堂之中，来宾先入（后时为失仪。）婚嫁之家之近亲骨肉坐近礼坛，其疏远之宾友杂坐后列之座。堂中电灯辉煌，礼坛之上，供蕉叶无数，杂花丽焉。傧者四人，皆新夫妇之戚友。宾入门，傧者以臂授女宾，女宾把其臂就坐，男宾随之。

钟八下，乐队奏新婚之乐。礼堂之侧门大开。傧者四人

（男子）按节徐步而入。次女傧四人（Bridesmaids）衣轻蓝罗衣，各执红蔷薇花，细步按节前导。又次为荣誉女傧（Maid of honor），亦衣轻蓝露背之衣，捧红蔷薇一束。又次为执环童子（Ring bearer），约四五岁，白衣金发，持大珈拉花（Calla Lily），中藏婚约之指环焉。又次为新妇，衣白罗之衣，长裾拂地，可丈余，上罩轻丝之网。新妇手持百合之花球，倚其父臂上。父衣大礼服，扶新妇缓步而入。

其时，礼坛上之小门亦开，牧师乔治君与新郎同出，立坛下。与偕者为"好人"（The best man）。好人者，新郎之相也。傧者与女傧分立坛左右。新妇即至，牧师致祷词毕，同新郎曰："汝某某愿娶此妇人某某为妻耶？"答曰："诺"。又问新妇曰："汝某某愿嫁此男子某某为夫耶？"答曰："诺"又问"授此妇人者谁耶？"新妇之父应曰："余某某为女子某某之父，实授吾女。"即以女手授新郎。童子以约婚之指环进，牧师以环加女指。已，令新郎誓曰："余某某今娶此女为妻，誓爱之养之（to love and to cherish），吉凶不渝，贫富不易，之死靡他。"（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for richer and for poorer，till death doth us part）牧师诵其辞，新郎一一背诵之。又令新妇誓之，其词略同上。白特生夫人告我，"爱之养之"之下，在男则有"保证之"在女则有"服从之"（"to protect;" "to obey",）今平权之风盛行，明达识时务之牧师皆删去此三字，不复用矣。誓毕，牧师祈天降福于新婚夫妇及其家人。（凡祷，告事曰祷（Prayer），求福曰祈（Benediction.））。乐队再奏乐。新郎以臂授妇。妇挽之而退，"好人"扶荣誉女傧，傧者各扶女傧同退。傧者及门而返，复扶新夫妇之近亲女宾一一退出，男宾随之。至亲尽出，来宾始群起出门各散。其近亲则随新夫妇归女家赴婚宴。宴毕，继以跳舞。跳舞未终，新夫妇兴辞，以汽车同载至湖上新居。

# 科 学 社

### 6 月 29 日

此间同学赵元任、周仁、胡达、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任鸿隽等，一日聚谈于一室，有倡议发刊一月报，名之曰：《科学》，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其用心至可嘉许。此发起诸君如赵君之数学物理心理，胡君之物理数学，秉金过三君之农学，皆有所成就。美留学界之大病于无有国文杂志，不能出所学以饷国人。得此可救其失也，不可不记之。…………

# 余之书癖

### 6 月 30 日

偶过旧书肆，以金一角得 H. A. Taines'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又以九角八分得 Gibbon'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二书皆世界名著也。书上有旧主人题“U. Lord Counell，Reading，Penna”。其吉本罗马史上有“五月十六

日一八八二年”字，三十余年矣。书乃以贱价入吾手，记之以志吾沧桑之慨。吾有书癖，每见佳书，辄徘徊不忍去，囊中虽无一文，亦必借贷以市之，记之以自嘲。

# 提倡禁嫖

6 月 30 日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视为大恶，方竞思善策禁遏之，虽不能绝，而中上社会皆知以此为大恶(Vice)。其犯此者，社会争不之齿，亦无敢公然为之者。余谓即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国远矣。吾国人士从不以狎邪为大恶。其上焉者，视之为风流雅事，著之诗歌小说，轻薄文士，至发行报章（小报），专为妓女作记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视之为应酬不可免之事，以为逢场作戏，无伤道德。妓院女间，遂成宴客之场，议政之所。夫知此为大恶，知犯此为大耻，则他日终有绝迹之一日也；若上下争为之，而毫不以为恶，不以为耻，则真不可为矣。何也？以此种道德之观念已断丧净尽，羞恶之心无由发生故也。今日急务，在于一种新道德，须先造成一种新舆论，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为人类大耻，令人人皆知女子坠落为天下最可怜之事，令人人皆知卖良为娼为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为人道大恶，为社会大罪，则吾数千年文教之国，犹有自赎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

吾悔。

## 提倡放足

7 月 8 日

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劝以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俗。

## 美国也有求雨之举

7 月 12 日

天地之大，何奇不有。欧美科学之发达，可谓登峰造极矣；科学知识之普及，可谓家喻户晓矣；而犹有求雨之举。吾去年闻西美某省长出令，令省中各教堂同日祈祷求雨，今又见之。甚矣，习俗之入人深而迷信不易破除也！吾国政府乃至下令乞耶教徒为吾国祈福。祈福求雨，更有何别？然祈祷为教宗重要仪节之一。耶信徒日日祈祷，吾每礼拜日见此邦人士祈祷乃不以为异，而独异求雨，彼求雨者与彼礼拜堂中济济女士之低首祈福者，容有上下床之别乎？吾是以不禁自笑吾陋也。

# 威 尔 逊

## 7月12日

威氏不独为政治家，实今日一大文豪，亦一大理想家也。其人能以哲学理想为政治之根本，虽身入政界，而事事持正，尊重人道，以为“理想”与“实行”初非二事，故人多以为迂。其实威氏之为伟人，正在此处，正在其能不随流俗为转移耳。威氏之外交政策，自表面观之，似着着失败；然以吾所见，则威氏之政策实于世界外交史上开一新纪元。即如其对华政策，巴拿马运河税则修正案，哥罗比亚新条约，皆是人道主义，他日史家当能证吾言耳。

七月四日（独立节）威氏在斐城演说，其言句句精警，语语肝胆照人，其论外交一段，尤痛快明爽。其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八字。其言曰：“独立者，非为吾人私囊中物已也，将以与天下共之。”又曰：“若吾人以国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诸他国，则吾亦不屑对吾美之国旗矣。”（此与吾前寄此间报馆论“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之说同意。又曰：“天下之国，有宁吃亏而不欲失信者，乃天下最可尊崇之国也。”又曰：“爱国不在得众人之欢心，真爱国者认清是非，但向是的一面做去，不顾人言，虽牺牲一身而不悔。”又曰：“人能自省其尝效忠祖国而又未尝卖其良心者，死有余乐矣。”凡此皆可作格言读，故节录之。

# 兴趣与择业

## 7月16日

今日读外观报，有H. Addington Bruce论“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terested”（The Outlook，July 18，1914）一文，极喜之，节其大要如下：

人生能有所成就，其所建树，对于一己及社会皆有真价值者，果何以致此耶？无他，

以其对于所择事业具深挚之兴趣，故专心肆力以为之耳。

弗兰克林幼时，父令习造烛，非所喜也；后令习印书，亦非所喜也；惟以印书之肆易得书，得书乃大喜，日夜窃读之。十六岁即不喜肉荤，欲节费买书也。复学作文极勤苦，文乃大进，年未三十而名闻远近。及其死也，欧美两洲交称之，以为圣人。达尔文少时不乐读书，家人以为愚钝，日惟喜闲行田野中打枪，逐狗，杀鼠。父忧之，令入格拉司科大学习医，数月即弃去。又令入康桥大学习经典，即至，适韩思洛（Henslow）主讲天然学，达尔文往听讲，韩令日入深林中采花草捉虫鸟为标本，达大喜过望，习动植物学极勤，……他日遂发明“天演进化”之说，为世界开新纪元。穆剎（Mozart）父为宫中乐师，穆襁褓中习闻乐器，辄大喜，又时以细手按拍，父奇之，未三岁即教之乐器，所教辄能为之，四岁已能奏钢丝琴（Harpsichord），五岁已能自作曲，六岁习提琴（Violin），惊倒国中名手，……其后遂成世界音

乐巨子。

此三子之能有所建树成不朽之业者，皆以其所择业为性所酷嗜，兴趣所在，故专一以赴之，其成功宜也。成功之要道无他，浓挚之兴趣，辅之以坚忍之工夫而已耳。

然坚忍之工夫，施之于性之所近，生平所酷嗜，则既不勉强，收效尤易而大。

拿破仑喜战阵，虽在剧场乐部，其心中所筹画皆调兵之布置也。穆杀自三岁即习音乐，于世界巨子之作无所不读，一日，与友人为桌球戏（Billiard），口中伊哑不绝，戏终，自言已成一谱，即其最著名之“Zauberflote”之第一节也。

是故为父母者，宜视其子女兴趣所在以为择业之指南，又宜于子女幼时，随其趋向所在，培植其兴趣，否则削足适履，不惟无成，且为世界社会失一有用之才，滋可惜也。

# 利用光阴

7月17日

有人赠我莎士比名剧《亨利第五》，全书三百八十余页，用薄纸印之，故全书仅广寸有半，长二寸，厚不及半寸（英度），取携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读之，惟于厕上及电车中读之，约一月而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一法也。

# 诺贝尔奖金

## 7月18日

上所记“诺贝尔奖金”（The Nobel Prizes），瑞典发明家诺贝尔（A. B. Nobel 1883—1896）发明炸药者）所创，以鼓励世界男女之为人类造幸福者也。诺贝尔死于一八九六年，遗嘱将遗产九百万金（美金）存贮生息，岁所得息，分为五份，立为五种奖金：

（一）世界最重要之物理新发明；

（二）世界最重要之化学新发明；

（三）世界最重要之医学或生理学新发明；

（四）世界所公认之文学著作，足以表示理想主义的趋向者，（Idealistic tendency）；

（五）最有功于世界平和者。

第一次给奖在一九〇一年。每奖约值金四万，胜以金牌，于每年十二月十日给之（此为诺氏殁日。）其物理化学二奖，由瑞典国家科学院判定发给。其医学奖由司托和（瑞都）医学会审定。其文学奖由瑞典通儒院裁决。其和平奖则由挪威议会定之也。

美前总统罗斯福得一九〇六年份和平奖。文学奖则

一九〇三　Bjornsterne Bjornson（挪威戏剧家，伊卜生之友）

一九〇七 Rudyard Kipling（英诗人）
一九〇八 Rudolph Eucken（德国哲学家）
一九一一 Maurice Maeterlinck（比利时诗人及戏剧家）
一九一二 Gerhart Hauptmann
一九一三 Rabindranath Tagore（印度诗人）

去年印度诗人泰戈尔（Tagore）得此奖金，世界震骇。

# 再次戒烟

7月18日

吾年来志力之薄弱极矣，即戒纸烟一事，屡戒屡复为之，真是懦夫无志之为！吾去国以来，虽滴酒不入口，然纸烟之恶影响仍不少。赫氏之书曰：

"I am absolutely determined to transmit undiminished to my posterity this heritage which is mine" (Before Dawn, Act I. P. 52)

记此为座右之铭。自今日始，决不再吸纸烟或烟斗之类。今日之言，墨在纸上，不可漫灭，吾不得自欺。

# 家庭“是”与“非”

7月26日

孔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值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鲁，迟迟其行，曰：“去父母之国之道也。”其作《春秋》，多为鲁讳，则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谅也。吾亦未尝无能胜爱国之心否，则另是一问题。吾国与外国开衅以来，大小若干战矣，吾每读史至鸦片之役，英法之役之类，恒谓中国值也；至庚子之役，则吾终不谓拳匪值也。

# 模范家庭

8月16日

友人罗宾生（Fred Robinson）之妻兄金君（F. King）邀余餐其家。金君有子女各三人，两女老而不字，其已婚之子女皆居附近村中，时时归省父母。今日星期，两老女皆在，其一子率其妻及两孙女归省，罗君及其妻亦在，天伦之乐盎然，令人生妒。余谓吾国子妇与父母同居以养父母，与西方子妇婚后远

出另起家庭，不复问父母，两者皆极端也，过犹不及也。吾国之弊，在于姑妇妯娌之不能相安，又在于养成倚赖性（参看卷四第三五则）；西方之弊（美国尤甚），在于疏弃父母：皆非也。执中之法，在于子妇婚后，即与父母析居而不远去，时相往来，如金君之家，是其例也。如是则家庭之龃龉不易生，而子妇与父母皆保存其自立之性，且亲子之间亦不致疏弃矣。

古人夫妇相敬如宾，传为美谈。夫妇之间，尚以相敬为难为美；一家之中，父母之于子，舅姑之于妇，及姑嫂妯娌之间，皆宜以“相敬如宾”为尚，明矣。家人妇子同居一家，“敬”字最难；不敬，则口角是非生焉矣。析居析产，所以重个人之人格也，俾不得以太亲近而生狎慢之心焉。而不远去，又不欲其过疏也，俾时得定省父母，以慰其迟暮之怀，有疾病死亡，又可相助也。

# 东西方传记文学

9月23日

昨与人谈东西文体之异。至传记一门，而其差异益不可掩。余以为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已也，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The development of a character）。东方传记之体例（大概）：

（一）其人生平事略。

（二）一二小节（Incidents），以写其人品。（如《项羽传》“核下之围”项王悲歌起舞一节。）

西方传记之体例：

（一）家世。
（二）时势。
（三）教育（少时阅历。）
（四）朋友。
（五）一生之恋卷。
（六）著述（文人，）事业（政治家，大将，……。）
（七）琐事（无数，以详为贵。）
（八）其人之影响。

布鲁达克（Plutarch）之《英雄传》，稍类东方传记。若近世如巴司威尔之《约翰生传》，洛楷之《司各得传》，穆勒之自传，斯实塞之自传，皆东方所未有也。

东方无长篇自传。余所知之自传惟司马卷之《自叙》，王充之《自纪篇》，江淹之《自叙》。中惟王充《自纪篇》最长，凡四千五百字，而议论居十之八，以视弗兰克林之自传尚不可得，无论三巨册之斯宾塞矣，东方短传之佳处：

（一）只此已足见其人人格之一斑。
（二）节省读者日力。

西方长传之佳处：

（一）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其进退之动力。

（二）琐事多而详，读之者如亲见其人，视聆其谈论。

**西方长传之短处：**

（一）太繁；只可供专家之研究，而不可为恒人之观览。人生能读得几部《约翰生传》耶？

（二）于生平琐事取裁无节，或失之滥。

**东方短传之短处：**

（一）太略。所择之小节数事或不足见其真。

（二）作传太易。作者大抵率尔操觚，不深知所传之人。史官一人须作传数百，安得有佳传？

（三）所據多本官书，不足征信。

（四）传记大抵静而不动。何谓静而不动？（静 Static，动 Dynamic。）但写其人为谁某，而不写其人之何以得成谁某是也。

**吾国人自作年谱日记者颇多。年谱尤近西人之自传矣。**

# 耶稣容忍精神

10月5日

在大学礼拜堂听讲经，其人引新约一节，以示耶稣容忍异己之教之精神：

约翰曰："夫子，顷者弟子见有以夫子之名而驱除邪鬼者，弟子尝戒止之矣，以其不从弟子辈行也。"耶稣曰："勿禁止之；凡不逆汝者，皆为汝者也。"（《马可》"为汝"作"为我。"）（《路加》第九章四十九至五十节）

余谓此章不如下所引也：

耶稣取一幼孩置之众中，持之臂上，而告众曰，"凡以吾名纳如此稚孩之一者，皆吾徒也。"（《马可》第九章三十六至三十七节。）

"人子"乃辨判万众，若牧人之分其羊羔然，驯羊居右，野羊居左，主（耶稣）乃告其在右者曰："来，汝天所福，袭尔天国。我尝饥矣，汝则食我以肉。我尝渴矣，汝则饮我。我尝沦落矣，汝实庇我。我尝裸矣，汝则衣我。我尝病矣，汝实问遗我。我尝为囚杀矣，汝实临唁我。"对曰："我主，吾辈何时见主饥而食之，渴而饮之乎？何时见主沦落而庇之，无衣而衣之乎？何时见主病或在囚拘而问遗之乎？"主曰："我明告汝，汝惟尝施之于吾民（孙子）之最无告者，汝实施之于吾身也。"（下半章记罚恶，意旨都同，今略。）（《马太》第二十五章三十

一至四十六节。)

此等处征引经文，随笔迻译之，但求达意，不论工拙也。

# 家书被人偷拆

10月20日

吾母第十二号家书言吾近所寄书屡为人拆视，四五次矣。此必不良政府畏民党，乃出此卑污之手段偷阅人家书，真可恶也。

# 与女士出游

10月20日

星期六日与韦莲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rms）出游，循湖滨行，风日绝佳。道尽，乃折而东，行数里至厄特娜村（Etna）始折回，经林家村（Forest Home）而归。天雨数日，今日始晴明，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时之久，以且行且谈，故不觉日之晚也。

女士为大学地质学教授韦莲司（H. S. Williams）之次女，在纽约习美术；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

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许，其母与姊腹非之而无如何也，其狂如此。余戏谓之曰："昔约翰弥尔（John Stuart Mill）有言，今人鲜敢为狂狷之行者，此真今世之隐患也。"（吾所谓狂狷乃英文 Eccentricity），狂乃美德，非病也。"女士谓，"若有意为狂，其狂亦不足取。"余亦谓然。余等回至女士之家已六时，即在彼晚餐。晚餐后围炉坐谈，至九时始归。

# 罗斯福为一大怪杰

10月22日

今日得闻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演说，年来积愿，于今始偿。罗氏为此邦一大怪杰，其人之是非功过颇不易论定。其崇拜之者，尊之如神。其毁之者，乃致只为伪君子（Hypocrite），谓为贪位喜功，前年有人至欲贼杀之。此邦党见甚深，虽盖棺或犹未有定论耳。罗氏演说声音殊不及白来恩（Bryan），有时其声尖锐如女子叫声，然思力明爽，恳切动人，又能庄能谐，能令人喜，能令人怒也。今日所说本省（纽约）政事，不足记；惟其言多警语，如云，今人皆喜诵古人名言法语，而不肯以施诸日用社会政治之常行，但实糟粕而遗精神，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亦何益矣！其言曰：

> 若我至波士顿为文学之演说，则波市人士倾室来听，以其波士顿之风流鼓舞我，而赞扬我。若我引爱

麦生之言，谓国家精神所在，在于渔人，樵子，农夫，市贩，则波人必鼓掌欢呼。然我苟告之曰，爱麦生时之渔樵耕贩，即今日之矿工，路工，妇工，孺工，今日之国家宜顾恤此种工人之人权,则波人士将冷笑曰：“不图罗斯福亦为时俗所坏，非复吾辈中人矣。”是波人士但欲我高谈诗文，而不欲我以诗中真义译为人生日用之主义也。

罗氏又言：

政党若失其造党时之精神之主义,则毁之可也。今人之所以不肯去共和民主二党者，以为此其祖若父之当，不宜背之。然吾亦有孙子矣，若五六十年后，进步党（罗氏所创）沦为败类政客之傀儡，而吾之孙子徒以此为其祖父手造之党,乃不忍毁坏而重兴之者,则吾墓中之骨真将转侧矣。

是日来听讲者约有千人。

# 纽约美术院中的中国名画

10月24日

韦莲司女士归自纽约,以在纽约美术院所见中国名画相告，

谓最喜马远“山水”一幅。此幅余所未见，他日当往访之。纽约美术院藏中国名画九十幅，中多唐宋名品。余在彼时，心所注者，在摩根所藏之泰西真迹二十九幅，故不及细观他室，亦不知此中乃有吾国瑰宝在也。今承女士所赠以院中中国名画目录一册，内如唐裴宽“秋郊散牧图”，宋夏珪“山水”（疑是仿本），元赵子昂“相马图”，及“宋神宗赐范文正画像”，（上有熙宁元年勅，乃疑此像亦是伪品。十九年二月廿五日记），皆甚佳。又有东晋顾虎头（长康）“山水”一幅，当是伪作。

# 演说之道

10月30日

演说的规则：（一）先要知道“演说术”（Oratory）已不合时宜了；（二）先把你要说的话一一想好；（三）把事实陈述完了，就坐下来；（四）不要插入不相干的笑话；（五）不要管手势声音等等；（六）个个字要清楚；（七）演说之前不要吃太饱最好喝杯茶，或小睡；（八）小有成功，不可自满；当时时更求进步。

此一则见杂志，记演说之道，甚合吾平日所阅历，附记于此。

# 容忍与各行其是

11月3日

韦莲司女士语余曰:“若吾人所持见解与家人父母所持见解捍格不入，则吾人当容忍迁就以求相安乎?抑将各行其是，虽至于决裂破坏而弗恤乎”此问题乃人生第一重要问题，非一言所能尽，余细思之，可得二种解决。

余东方人也，则先言东方人之见解。昔毛义有母在，受征辟，捧檄而喜。其喜也，为母故也。母卒，即弃官去。义本不欲仕，乃为母屈耳。此东方人之见解也。吾名之曰“为人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推此意也，则父母所信仰(宗教之类)，子女虽不以为然，而有时或不忍拂爱之者之意，则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者屈可也。父母老矣，一旦遽失其所信仰如失其所依归，其痛苦何可胜算?人至暮年，不易改其见解，不如吾辈少年人之可以新信仰易旧信仰也。其容忍也，出于体恤爱我者之心理，故曰:“为人的容忍。”

次请言西方近世之说，其说曰:“凡百责任，以对一己之责任为最先。对一己不可不诚。吾所谓是，则是之，则笃信而力行之，不可为人屈。真理一而已，不容调护迁就，何可为他人之故而强信所不信，强行所不欲行乎?”此“不容忍”之说也。其所根据，亦并非自私之 心，实亦为人者也。盖人类进化，全赖个人之自苙。思想之进化，则有独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

进化，则维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为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独立自由，则人类万无进化之日矣。（弥尔之《群已权界论》倡此说最力，伊卜生之名剧《玩物之家》亦写此意也。）

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

# 印度的“月中兔影”

11 月 3 日

韦女士与余行月光中，因告余以印度神话“月中兔影。”其言甚艳，记之：

> 当婆罗门打达王时，佛降生为兔，居林中，有三友：一猿，一獐，一獭，皆具智慧。兔屡教三兽布施守斋期。一日逢斋期，四兽各出觅食。猿得檬果，獐得肉，獭得鱼。兔自思：“若有人问我乞食，吾所食惟草耳，何以应之？”转念“果有乞食者，当舍吾身与之。”
>
> 奇事将现于下界，则天上帝座骤暖。天帝（Sakra）下视见兔，思试其诚否，乃化为沙门，先乞食于三兽。三兽各施所得，沙门皆却之，乃乞食于兔。兔自喜舍身有缘，乃告之曰：“沙门，吾今日所布施不同往日。汝且拾柴生火，然后告我。”沙门以生炭作火，火然乃告兔。兔大欢喜，欣然踊身入火中。

火乃不灼其身，兔骇问。沙门乃告之曰：“我非沙门，乃天帝来试汝道行耳。今汝果诚心，汝之行，宜令天下人知之，永永无忘。”

帝乃拔一山，捏之，以其汁作墨，图兔形于月中。此月中兔影所由来也。

（注）Sakra 一名 Indra，印度最尊之神。

# 理想贵有系统

11 月 4 日

吾近来所以不惮烦而琐琐记吾所持见解者，盖有故焉。吾人平日读书虽多，思想虽杂，而不能有统系的理想，不能有明白了当之理想。夫理想无统系，又不能透澈，则此理想未可谓为我所有也。有三道焉，可使一理想真成吾所自有：

一曰谈话　友朋问答辩论，可使吾向所模糊了解者，今皆成明澈之言论。盖谈话非明白透澈不为功也。

二曰演说　演说者，广义的谈话也。得一题，先集资料，次条理之，次融会贯通之，次以明白易晓之言抒达之：经此一番陶冶，此题真成吾所有矣。

三曰著作　作文与演说同功，但此更耐久耳。

即如吾所持“大同主义”(Cosmopolitanism or Internationalism)，皆经十余次演说而来，始成一有统系的主义。今演说之日渐少，故有所触，辄记之此册，(上所记甚零星细碎，然胜不记远矣，)不独可以示他日之我，又可助此诸见解令真成我所自有之理想也。

# 中国的“月中玉兔”

11月5日

吾国古代亦有“月中玉兔”之神话，今约略记之：

西王母授后羿（此羿乃帝尧之臣。“十日并出，尧命射之，应手而没。”）不死之药，羿妻常娥窃之而逃，奔月中化而为蟾蜍。张平子（衡 78—139 A. D.）《灵宪》有此说。

《淮南子精神训》亦曰：“日中有俊乌，月中有蟾蜍。”《尔雅》注：蟾蜍似蛤蟆，居陆地。”

《抱朴子》曰：“蟾蠩寿三千岁者，头上有角，颔下有丹书八字。”

《后汉书天志》：“嫦娥窃羿不死药，奔月中，及之，化为蟾蜍。”

兔　陆佃云：“明月之精，视月而生。”《曲礼》：“兔曰明视。”

张华《博物志》："免望月而孕。"

王充《论衡》"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从口而出。"（故曰兔吐也。）

道教神话，谓"玉兔居月中为月神捣药"。

**适按：以兔易蟾蜍，疑由于印度神话之影响，观下记以娑罗树易桂树，印度思想之影响更显矣。**

桂（Cassia tree，Cinnamon）唐人已有谓桂生月中者。《七修类稿》以为《内典》之娑罗树（The sal tree，shorea robusta）即月中桂，玉兔居其下，为月神捣药。

《酉阳杂俎》："仙人吴刚受谪，居月中，令砍桂树，斧下创即合。"

月老　唐韦固道经宋城，见老人坐月中检书，怪而问之。老人言："此书乃人间婚姻簿，"怀中出赤绳示固曰："吾以此绳系人间夫妇之足，虽生离睽隔，终当会合。"固因问已婚姻。老人曰："汝妇乃彼肆卖菜妪之女也。"固翌日往访之，见老妪抱二岁女孩，殊陋。固令人刺之，中其眉而逝。后十四年，固娶妇，好女子也。婚后察之，眉心有创痕，诘之，乃十四年前宋城卖菜妪女也。

连类记此以自遣。少时不喜神话，今以社会学之眼光观之，凡神话皆足以见当时社会心理风俗，不可忽也。

# 西人骨肉之爱

## 11月13日

孰谓西人家庭骨肉间之相爱不如东方耶？吾一日之间而得可记者数事焉：

（一）有名氐子（Dietz）者，其妻为人所杀。氐子从迹得杀者，手毙之，以故得监禁终身之罪。（美国西部之人多轻侠好武而犯禁，杀人报仇，常事也。）其子名纳司倪（名）氐子（姓）（Leslie Dietz，）竭力营救，不获请，乃于前年起徒步周行全国，遍谒各省之官吏，议员，名人，报馆记者，乞其联名为其父请总统恩赦（美国总统有赦罪之权）。昨日行至纽约城，其请赦书已得十万余人之签名，皆其二年来徒步请求而得者也。今闻其人将由纽约步行至华盛顿呈递此请赦之书。人之孝行何让缇萦，何让《儒林外史》之郭孝子乎？

（二）昨夜有男女学生数人在此间比比湖南岸石崖上为"辟克匿克"（Picnic）之会，有女学生失足堕崖下入湖，其弟Paul L. Schwarzbach急踊入湖中救之，用力过猛，头触水底之崖石，遂沉死。其姊为同行者所救，得生。

（三）今晨电报局以电话递一电报至同居之傅内叟君，余为代收之。其电报云："二星期不得汝信，母大焦急，汝无恙耶？速以电覆！"发信者，傅之弟也。余手录此电，心中乃思吾母不已。慈母爱子之心，东海西海，其揆一也。

右所记三则，皆一日间之事：一为子之孝父，一则弟之爱姊，一则母之爱儿。（第二则稍异，以救人乃人人之天责也。）孰谓西人家庭骨肉之相爱不如东人耶？

# 择偶之道

11月22日

夜过同居之法学助教卜葛特先生处小坐，谈及婚姻问题，先生曾听余演说中国婚姻制度而善之。先生亦以为西国婚制择偶殊非易事，费时，费力，费财而“意中人”（The ideal woman）终不可遽得，久之终不得勉强迁就（Compromise）而求其次也。先生谓此邦女子智识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学女生而论，其真能有高尚智识，谈辩时能启发心思者，真不可多得。若以“智识平等”为求偶之准则，则吾人终身鳏居无疑矣。实则择妇之道，除智识外，尚有多数问题，如身体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恶，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独重智识一方面也。智识上之伴侣，不可得之家庭，犹可得之于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对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见此间人士家庭，其真能夫妇智识相匹者，虽大学名教师中亦不可多得。友辈中择偶，恒不喜其所谓“博士派”（Ph. D. Type）之女子，以其学问太多也。此则未免矫枉过值。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长，然亦未尝不可为良妻贤母耳。

# 1915 年

## 为学之道

2 月 3 日

学问之道两面（面者，算学之 dimension）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而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

# 诗贵有真

2月11日

张子高（准）索观答记。阅后寄长书，颇多过誉之词；然亦有名语，如“足下‘叶香清不厌’之句，非置身林壑，而又能体验物趣者，绝不能道出。诗贵有真，而真必由于体验。若理首牖下，盗袭前人语句以为高，乌有当耶？坡公有句云：“长江绕廊知鱼美，修竹满园觉笋香，”浅人读之，必谓笋何必香，更何论乎足下所赏玩之叶香也耶？”秉农山（志）亦谓吾“叶香”一语甚真，浅人不觉耳。子高谓吾诗文足当“雅洁”二字，殊未必然。吾诗清顺达意而已，文则尤不能工。六七年不作着意文字矣，乌能求工？

# 自立规矩

2月18日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后已，不亦远乎？”此何等气象何等魄力！

任重道远，不可不早为之计：第一，须有健全之身体；第二，须有不挠不曲之精神；第三，须有博大高深之学问。日月逝矣，三者一无所成，何以对日月？何以对吾身？

吾近来省察工夫全在消极一方面，未有积极工夫。今为积极之进行次序曰：

第一，卫生：

每日七时起。

每夜十一时必就寝。

晨起作体操半时。

第二，进德：

表里一致——不自欺。

言行一致——不欺人。

对己与接物一致——恕。

今昔一致——恒。

第三，勤学：

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

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

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读书随手作记。

# 范鸿仙，惨矣！

2月22日

《民国报》第六号来，中有近来政府所暗杀及捕杀之民党若干人之遗像，其一人乃吾友范鸿仙（光启）也。戊申余在上海时，李辛伯李警众及鸿仙创《安徽白话报》，余始识鸿仙。后鸿仙助于右任办《民呼》《民吁》《民立》各报。去年居上海，有贼数人夜攻其居，君身受四创而死。呜呼！惨矣！

# 蒋翊武亡命广西

2月22日

又有蒋君翊武，曾肄业中国公学革命军起，立功为军事顾问。及第二次革命失败，君亡命广西，死焉。年二十九。《民国报》载其小传，谓“善杨卓林，与创《兢业旬报》，以通俗体鼓吹民族主义，为端方摧残。卓林遇害，蒋潜归浓，……”此则不甚确。蒋与杨皆兢业学会会员，而旬报则非其所创也。吾主旬报且一年，知之颇详，亦识卓林。卓林穷闲，寄食旬报社中，

吾时时见之，蒋则不常见也。

# 梦想与理想

3 月 8 日

梦想作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

尝谓欧人长处在敢于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托诸“乌托邦”(Utopia)。柏拉图之 Republiec，倍根之 New Atlantis，穆尔（Thomas More）之 Utopia，圣阿格司丁（St. Augustine）之 City of Good，康德之 Kingdom of Ends 及其 Eternal Peace，皆乌托邦也。乌托邦者，理想中之至治之国，虽不能至，心向往焉。今日科学之昌明，有远过倍根梦想中之郅治国者，三百年间事耳。今日之民主政体虽不能如康德所期，然有非柏拉图二千四百年前所能梦及者矣。……

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无不可见诸实际之理想。电信也，电车也，汽机也，无线电也，空中飞行也，海底战斗也，皆数十年前梦想所不及者也，今都成实事矣。理想家念此可以兴矣。

吾国先秦诸子皆有乌托邦：老子庄子列子皆悬想一郅治之国；孔子之小康大同，尤为卓绝古今。汉儒以还，思想滞塞，无敢作乌托邦之想者，而一国之思想遂以不进。吾之以乌托邦之多寡，卜思想之盛衰，有以也夫！

# 雾中望落日，其大无匹

4 月 25 日

尼格拉飞瀑上流长河受诸大湖之冰，积水面，自岸上望之，气象佳绝。是日下午天大热，冰稍解，水气蒸为重雾。雾中望落日，其大无匹。吾生平见日未尝有如此次之大者也。

# 有意为狂

4 月 27 日

有人谓我大病，在于好立异以为高。其然？岂其然乎？

所谓立异者何欤？

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此立异者也。吾窃有慕焉，而未能几及也。

下焉者自视不同流俗，或不屑同于流俗，而必强为高奇之行，骇俗之言，以自表异；及其临大节，当大事，则颓乎无以异于乡原也。——此吾友C. W所谓“有意为狂”者也。

吾将何所择乎？吾所言行，果无愧于此人之言乎？

# 冬秀来信

4月28日

得冬秀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大可喜也。

渠母病甚，读之恻然。岳氏吾于甲辰春见之。岳氏为择胥故，来吾外祖家会吾母及余，同居数日始别，今十余年矣。岳氏今年五十有八，老病且死，而“向平”之愿未了，则余亦不得辞其咎耳。

# 韦女士

5月8日

女士最洒落不羁，不屑事服饰之细。欧美妇女风尚(Fashion)，日新而月异，争奇斗巧，莫知所届。女士所服，数年不易。其草冠敝损，戴之如故。又以发长，修饰不易，尽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为行人指目，其母屡以为言。

女士曰："彼道上之妇女日易其冠服，穷极怪异，不自以为怪异，人亦不之怪异，而独异我之不易，何哉？彼诚不自知其多变，而徒怪吾之不变耳。"女士胸襟于此可见。

# 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

5月28日

与C. W. 约，此后各专心致至于吾二人所择之事业，以全力为之，期于有成。

吾骛外太甚，其失在于肤浅，今当以专一矫正之。

吾生平大过，在于求博而不务精。盖吾返观国势，每以为今日祖国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览，以为他日为国人导师之预备。不知此谬想也。吾读书十余年，乃犹不明分功易事之义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万知而万能。吾所贡献于社会者，惟在吾所择业耳。吾之天职，吾对于社会之责任，唯在竭吾所能，为吾所能为焉。吾所不能，人其舍诸？

自今以往，当屏绝万事，专治哲学，中西兼治，此吾所择业也。

# 美国男女交际之不自由

6月5日

昨日韦女士邀客栾女士同出郊行，余遇客栾女士于餐室，女士告我以郊行之约。余戏谓之曰：“君等散步归来，若能惠顾我寓，当烹茶相饷。”女士笑诺之，下午五时许果同至，余为烹龙井茶饷之，傍晚始去。二君皆洒脱不羁，非流俗女子，故不拘拘如此。今日同居之卜郎博士（法文教员），询昨日室中笑语女子为谁，予告之，卜郎君因为言旧事一则如下：

> 数月前，卜郎君与史学教师某君，法文教师某君，邀藏书楼职员甲女士及乙女士同至卜郎君之室为小集。约已成，甲女士偶语大学前校长客栾博士之女公子（此又一客栾。）女大骇怪，问：“谁为‘挟保娘’”答曰：“无之”。则益大骇，以为越礼，其事渐传诸外，非议腾沸。卜郎君不得已，至为废约，改集林家村茶室。及至，茶室竟无隙地，卜郎君曰：“何不同至吾室？吾辈何恤人言乎？”众诺之，遂复集于卜郎君之室，烹茶具馔焉。

此事虽细，可证前吾所记（卷八第一四则及本卷第六二则）此邦男女交际之不自由也。

# 盛名非偶然可得

7月4日

与讷博士夫妇，安吉尔君，狄鲁芬君（Trufant）驾帆船游凯约嘉湖，甚乐。夜复与安狄尔君同往观伊卜生之《群鬼》（Ghosts）影戏。此剧本不适于影戏，改头换面，唐突西子。

安君自言一日晨九时起，作一文始终不惬意，及文成已夜半后二时矣。盖十七时未离座，亦未饮食，其专心致志如是，宜其享大名于世也。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Thomas Edison）尝言所谓奇才者，其中百分之一得诸神来，百分之九十得诸汗下（Genius consists of one per cent inspiration and ninety nine per cent perspiration.）信夫！

# 《古今图书集成》

10月1日

科论比亚大学有中国政府所赠之雍正三年刊竣之《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有雍正四年九月廿十七日上谕）此世界一大书

也。原订有五千册，今合为钜册，成一千六百七十二册。共一万卷 ，合为六千一百零九部，总为三十二典，汇为六编。（表略）

据此间汉文教授夏德先生（Friederich Hirth）告我：“此非雍正年原版，乃总理衙门所仿也。据端午桥之言如此。”夏德先生又言：“雍正初版并不如后日上海图书集成书局所出板之精。以原版铜字不完，或有所缺，则假借他字以代之。而上海之板校对极精故也。”

满清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鼓励文学，搜集文献，刊刻类书钜制，其功在天地，不可泯没也。

# 调和之害

10 月 1 日

与人言调和之害。调和者，苟且迁就之谓也。张亦农言：“凡人之情，自趋于迁就折衷一方面。有非常之人出，而后敢独立直行，无所低徊瞻顾。如此，犹恐不能胜人性迁就苟且之趋势。若吾辈自命狂狷者亦随波逐流，与天下事安可为耶？”此言甚痛，为吾所欲言而不能言，故追记之。

# 女子教育的最高目的

10 月 30 日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惜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

# 1916 年

## 国事坏在姑息苟安

1 月 4 日

吾尝以为今日国事坏败，不可收拾，决非剜肉补疮所能收效。要须打定主意，从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犹有死灰复燃之一日。若事事为目前小节细故所牵制，事事但就目前设想，事事作敷衍了事得过且过之计，则大事终无一成耳。

吾国古谚曰，“死马作活马医。”言明知其无望，而不忍决绝之，故尽心力而为之是也。吾欲易之曰，“活马用死马医。”活

马虽有一息之尚存，不如斩钉截铁，认作已死，然后敢拔本清源，然后忍斩草除根。若以其尚活也，而不忍痛治之，而不敢痛治之，则姑息苟安，终于必死而已矣。

# 留美人物赵元任

1月26日

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常洲赵君元任为第一。此君与余同为赔款学生之第二次遣送来美者，毕业于康南耳，今 居哈佛，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学，心细密而行笃实，和蔼可亲以学以行，两无其俦，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余以去冬十二月廿七日至康桥，(Cambridge)居于其室。三十一日，将别，与君深谈竟日。居康桥数日，以此日为最乐矣。君现有志于中国语学，语学者(Philology,)研求语言之通则，群言之关系，及文言之历史之学也。君之所专治尤在汉语音韵之学。其辩别字音细入微妙。以君具分析的心思，辅以科学的方术，宜其所得大异凡众也。………

# 家书中三个噩耗

2 月 29 日

得吾母一月十三日书，言大姊大哥于十二月二日三日先后死去。（大哥死于汉口，身后萧条，惨不忍闻。）吾家骨肉凋零尽矣！独二哥与余犹飘泊天涯一事无成耳！

吾于兄弟姊妹中最爱大姊。吾母常言："吾家最大憾事在大菊之非男儿。"使大姊与大哥易地而处，则吾家决不致败坏至于今日之极也。

大哥一生糊涂，老来途穷，始有悔意，然已来不及矣。大哥年来大苦，生未必较死乐也。

十年去家，遂与骨肉永决，欲哭无泪，欲诉无所，出门惘惘不知何适。呜呼哀哉！

吾母书中又言冬秀之母吕夫人亦于一月七日病死，濒死犹以婚嫁未了为遗憾。

甲辰之春，余始识夫人于外婆家，于今十余年矣。游子久客，遂令夫人抱憾以殁，余不得辞其责也。

# 中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

4月5日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仪论如墨翟孟轲韩非，说理如公孙龙荀卿庄周，记事如左氏司马迁，皆不朽之文也。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如吾所记沈休文范缜形神之辩，及何晏王弼诸人说理之作，都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学革命巨子不仅韩氏一人，初唐之小说家，皆革命功臣也。(诗中如李杜韩孟，皆革命家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

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挡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

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受明初七子诸文人复古之劫，则吾国之文学必已为俚语的文学，而吾国之语言早成为言文一致之语言，可无疑也。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乔叟（Chaucer）诸人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之创德意志文，未足独有千古矣。惜乎五百余年来，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诗词，复夺此“活文学”之席，而“半死文学”遂苟延残喘，以至于今日。今日之文学，独我佛山人（吴趼人），南亭亭长（李伯元）洪都百炼生诸公之小说可称“活文学”耳。文学革命何可更缓耶？何可更缓耶？

# 中国文学三大病

4月17日

吾国文学大病在三：一曰无病而呻。哀乃亡国之征。况无所为而哀耶？二曰摹仿古人。文求似左史，诗求似李杜，词求似苏辛。不知古人作古，吾辈正须需求新。即论毕肖古人，亦何异行尸赝鼎？“诸生不师今而师古”此李斯所以焚书坑儒也。三曰言之无物。谀墓之文，赠送之诗，固无论矣。即其说理之文，上自韩退之《原道》，下至曾条生《原才》，上下千年，求一墨翟庄周乃绝不可得。诗人则自唐以来，求如老杜《石壕吏》诸作，及白香山《新乐府》《秦中吟》诸篇，亦寥寥如凤毛麟角。晚近惟黄公度可称健者。余人如陈三立郑孝胥，皆言之

无物者也。文胜之敝，至于此极，文学之衰，此其总因矣。

顷所作词，专论此三弊。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

# 袁世凯死了

6月7日

袁世凯死于昨日。此间华人，真有手舞足蹈之概。此真可谓“千夫所指无病自死”者矣。吾对于袁氏一生，最痛恨者，惟其“坐失机会”一事。机会之来，瞬息即逝，不能待人。人生几何？能得几许好机会耶？袁氏之失机多矣：戊戌，一也；庚子，二也；辛亥壬子之间，三也；二次革命以后，四也。

使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即不能至此，亦决无庚子之奇辱，可无疑也。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矣。二十年来之精神财力人才，都消耗于互相打消之内讧，皆戊戌之失败有以致之也。

辛壬之际，南方领袖倾心助袁，岂有私于一人哉？为国家计，姑与之以有为之机会以观其成耳。袁氏当是时，内揽大权，外得列强之赞助，倘彼果能善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致吾国于治安之域，则身荣死哀，固意中事耳。惜乎！袁氏昧于国中人心思想之趋向，力图私利，排异已，甚至用种种罪恶的手段以行其志，驯致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今日死晚矣。

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二十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

# 马君武先生

## 6月9日

马君武先生于五月卅日自欧洲返国，道出纽约，相见甚欢。适与先生别九年矣。先生于丁未去国，辛亥革命时返国。明年，南京政府成立，先生为实业次长。及南北合并，先生被举为参议员。第二次革命将起，先生惧祸及，匆匆亡去，复至德治工科。去年得博士学位，今始归耳。

庚戌十月，先生寄书，中附一诗云：

离乡十载悄然忽归

故乡吾负汝，十载远别离。万里生还日，六洲死战时。疾声唤狮梦，含泪拜龙旗。吾几今方壮，服劳或有期。

“万里生还日，六洲死战时，”今日竟成诗谶。

先生留此五日，聚谈之时甚多。其所专治之学术，非吾所能测其浅深，然颇觉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来，似无甚进步。其于欧洲之思想文学，似亦无所心得。先生负国中重望，大可有为，顾十年之预备不过如此，吾不独为先生惜，亦为社会国家惜也。

# 吾友克鸾女士

7月13日

吾友克鸾女士（Marion D. Crane）治哲学，新得博士于康南耳大学，今由大学授为“女学生保姆”（Adviser for Women）。此职乃今年新设者，其位与大学教授（Professor）同列，女士为第一人充此职。

康南耳为此邦男女同学最早之校。然校中男女实不平等。女学生除以成绩优美得荣誉外，其他一切政权皆非所与闻。校中之日报至不登载女宿舍及其他关于女子之新闻。近来始稍稍趋于平权。今大学董事中有一妇人与焉，教员中亦有女子数人（皆在农院。）今以少年女子作女生保姆，俾可周知少年女生之志愿及其苦乐利病，亦张女权之一大进步也。

克鸾女士家似甚贫。其人好学，多读书，具血性，能思想。为人洒落不羁，待人诚挚，人亦不敢不以诚待之。见事敢为，有所不合，未尝不质直明言，斤斤争之，至面红口吃不已也。

# 国事有希望

## 7 月 17 日

人间今日国事大势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这情形大似美国建国初年的情形。美国大革命，本是激烈的民党闹起来的。后来革命虽成功，政府可闹得太不成样子。那时的美国，比今日的中国正不相上下，怕还更坏呢。后来国中一般稳健的政客，如汉弥儿登华盛顿之类，起了一次无血的革命，推翻了临时约法（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重造新宪法，重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宪法。从前的激烈派如节非生之徒，那时都变成少数的在野党（即所谓反对党——Opposition），待到十几年后才掌国权。

我国今日的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这班人的守旧思想都为那两派的极端主义所扫除，遂由守旧变为稳健的进取。况且极端两派人的名誉（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皆已失社会之信用，独有这班稳健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之流名誉尚好，人心所归。有此中坚，将来势力扩充，大可有为。

将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

# 政治要有计划

7月20日

人间今日何者为第一要务。答曰，今日第一要务，在于打定主意，定下根本政策（如前此内阁之‘建国大计’）；既定之后，以二十年或五十年为期，总要百折不回有进无退的办去，才有救国的希望。

吾国几十年来的政府，全无主意，全无方针，全无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无有罗盘，不知方向，但能随风飘泊。这种飘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终身无成；一国犯之，终归灭亡。因为飘泊乃是光阴的最大仇敌。无有方针，不知应作何事。又不知从何下手，又不知如何做法，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成不可救。陆放翁诗曰：

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譬如东周亡，岂复须大疾！正为飘泊耳。

欲免漂泊，须定方针。吾尝以英文语人云：

A bad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at all.

此话不知可有人说过；译言‘打个坏主义，胜于没主意。’

今日西人常提‘功效主义’(Efficiency。)其实功效主义之第一着手处使是‘筹画打算。’不早日筹画打算，不早定方针，那有功效可言?

中国应定什么方针，我亦不配高谈。总之，须要先行通盘打算，照着国外大势，国内情形，定下立国大计，期于若干年内造多少铁路，立多少学堂，办几个大学，练多少兵，造多少兵船，(依吾的意思，海军尽可全行不办，因办海军已成无望之政策，不如把全力办陆军，如法国近年政策，即是此意。)造几所军需制造厂；币制如何改良，租税如何改良，人口税则如何协商改良；外交政策应联何国，应防何国，如何联之，如何防之；法律改良应注重何点，如何可以收回治外法权，如何可以收回租借地：……凡此种种，皆须有一定方针，然后可以下手。若至今尚照从前的飘泊政策，则中国之亡，‘岂复须大疾’吗?

# 不要以耳当目

8月4日

我最恨“耳食”之谈，故于观庄来书论“新潮流”之语痛加攻击。然我自己实亦不能全无“以耳为目”的事。即如前日与人谈，偶及黑人自由国(Liberia)，吾前此意想中乃以为在中美洲，此次与人谈，遂亦以为在中美洲，而不知其在非洲之西岸也。及后查之，始知其误。

Liberia 为一美国人名 Jehudi Ashmun 者所创立，盖成于一

八二二与一八二八之间。其时美国犹蓄奴，有好义之士创一美国殖民会（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择地于非洲西岸之Cape Mesurado，资送已释之黑奴居之。至一八四七年始宣告为独立民主国。

记此则以自戒也。

# 新文学之八要点

8月21日

我主张用白话作诗，友朋中很多反对的。其实人各有志，不必强同。我亦不必因为有人反对遂不主张白话。他人也不必都用白话作诗。白话作诗不过是我所主张“新文学”的一部分。前日写信与朱经农说：

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

（1）不用典。
（2）不用陈套语。
（3）不讲对仗。
（4）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5）须讲求文法。——以上为形式的方面。
（6）不作无病之呻吟。
（7）不摹仿古人。
（8）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内容）的方

面。

能有这八事的五六，便与“死文学”不同，正不必全用白话。白话乃是我一人所要办的实地试验。倘有愿从我的，无不欢迎，却不必强拉人到我的实验室中来，他人也不必定要捣毁我的实验室。

#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9月6日

日来东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筹思，几不能睡。梦中亦仿佛在看报找东方消息也。今晨作此自调。

你心里爱他，莫说不爱他。
要看你爱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对他？
倘有人爱他，更如何待他？
（待字今音大概皆读去声。）

（注）或问忧国何须自解，更何消自调。答曰：因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故。

## 哑 戏

9月16日

昨夜去看一种戏，名叫“哑戏”(Pantomime)。“哑戏”者，但有做工，无有说白，佐以音乐手势，而观者自能领会。

## 戒 骄

10月23日

前日作一极不可宥之事，以骄气凌人，至人以恶声相报。余犯此病深矣。然受报之速而深，无如此次之甚者，不可不记也。

# 编辑与作家

## 11月

美国《世纪》杂志编辑人吉尔得(Richard Watson Gilder)死后，其《书札》近始出版，《纽约晚邮报》评论此书，并论其人，谓此君阅读外来投稿，最留心人才，对于作家最富于同情心；彼自言作编辑人须有三德：一须有思想，二须有良心，三须有良好的风味（goodtaste），彼实能兼有之。

# 1917年

## 记 灯 迷

2月23日

俞樾全集中有《隐书》一卷，皆谜也。中有多则，久流传人间。然殊多中下之作。有《祀典》一谜，射《祭遵》，吾读之，因作一谜云：

弟为尸 射 祭仲

吾又有一则云：

多中本有一。去了这个一，换上一个壹，请问是何物？　射　Money

陈女士有一谜云：

t　（英文字母）　射　《宛在水中央》

# 新派美术

5月4日

吾友韦莲司女士，（Miss Clifford Williams）所作画，自辟一蹊径，其志在直写心中之情感，而不假寻常人物山水画为奇意之具，此在今为新派美术之一种实地试验。

欧美美术界近数十年新派百出，有所谓Post－Impressionism，Futurism，cubism种种名目，吾于此道为门外汉，不知所以言之。上月纽约有独立美术家协会之展览会（Exhibition of The Society of Indepenbent Artists）与列者凡千余人。人但可列二画。吾两次往观之，虽不能深得其意味，但觉其中“空气”皆含有“实地试验”之精神。其所造作或未必多有永久之价值者，然此《试验》之精神大足令人起舞也。

女士之画亦陈此会中，会开数日，即为人买去。会中陈品二千余事，售去者仅三十六事。

# 1921 年

## 帮忙当眼睛

### 4 月 27 日

高梦旦先生来谈。他这一次来京，屡次来谈，力劝我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到商务印书馆去办编辑部。他是那边的编辑主任，因为近年时势所趋，他觉得不能胜任，故要我去帮他的忙（他说的是要我代他的位置，但那话大概是客气的话）。他说，“我们那边缺少一个眼睛，我们盼望你来做我们的眼睛。”此事的重要，我是承认的：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着什么学校

更重要。但我是三十岁的人，我还有我自己的事业要做；我自己至少应该再做十年二十年的自己的事业，况且我自己相信不是一个没有可以贡献的能力的人。因此，我几次婉转辞谢了他。他后来提出一个调停的方法：他请我今年夏天到上海去玩三个月，做他们的客人，替他们看看他们办事情形，和他们的人物谈谈。这件事，我已答应了。但他又极力劝我把家眷一齐带去，——这大概是他的一种骗计！我婉辞谢他，只答应我一个人去玩三个月。今天他来辞行，也是为此事，他重劝我带家眷去，我没有答应他。

# 有人放火

4 月 28 日

晨十时，到燕京大学讲《诗经的研究》。博晨光先生（L. C. Porter）屡邀往演讲，今天始能去。演讲略如昨日记的大意，但结论有云：古来研究《诗经》的人，或能下死工夫（如陈奂、胡承珙等），或能有活见解（如方玉润等）。可惜无人能兼有死工夫与活见解两事。朱熹颇近于此，可惜他不曾生晚七百年！我们将来必须下死工夫去研究音韵、训诂、文法，然后从死工夫里求出活见解来。——这个意思颇警切。

…………

小睡。睡醒时，章洛声自大学回来，说大学第一院二层楼西头一个讲堂内火起，延烧一室，而窗户皆上锁，幸有出版部

诸人未散，发现烟焰，急呼人来救，乃得扑灭。此次是有人放火，万无可疑。前四日，二层楼上的便溺室的门背后一只木箱内起火，发现一个鸡蛋壳，内有硫黄臭味，幸发现尚早，未得成大灾。今火起于上锁的讲堂内，更无可疑了！

大学的仇敌竟用如此卑劣的手段！可恨！

晚间梦麟打电话来，说火扑灭后，又在第四层楼一个讲堂内发现烟焰，门也是锁了的。开门进去看，火起于讲座下，讲座下置有蜡烛，正燃着，旁堆着鸡毛及讲义纸一堆，烛尚未烧到底，故未大烧起来。四层楼上扑救很不易，放火的人可谓下毒手了！

梦麟又说傍晚即有人打电话给各报馆，说北大第一院被火烧了，又说步军统领王怀庆也到了，警察总监殷鸿寿也到了，独校长蒋梦麟没有到场。这又是很好的证据了。

…………

# 个人与环境

## 4月30日

八点，上火车，去天津。八点二十五分，车开行。车中我重读杜威的《哲学的改造》第一章，改译为《正统哲学的缘起》，似胜英文原篇名，又读《栋亭诗钞》（曹寅的）一卷。

到天津车站下车，王镂冰先生（瑾）来接，同到他家吃饭。同席的是魏冲叔先生（易，即与林琴南合译小说的）、吴清泰先

生（曾在梅溪教英文）、罗光道先生（鉴龙，曾译E. R. Dawson的《The Causation of Sex in Man》）、董显光先生（英文《密勒评论》的北方编辑人）、戴练江先生（新学书院的国文主任）、王治平先生（青年会干事）、高郎夫先生、喻鉴先生。

魏冲叔一肚的牢骚，谈锋极好。他对于时事，极不满意，席上骂人甚多，但也没有积极的主意。这一席的人也可算是天津良健分子的一部分代表，但领袖人才终不易见。主人王镂冰似是一个可以有为的人，颇沉默，架上颇有些书。

魏冲叔对于新文学的运动颇有问难，我一一答辩了，他颇满意。罗光道也各有问难，但也读书太少，所问都不甚有理，我也一一答了。四时，与喻君到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与凌冰先生都不在。伯苓在华园洗浴，在电话上邀我后天演说，我没有答应。

喻君本北大法科毕业生，为马寅初先生的得意学生，现做南开中学教务主任。他与我谈及中学国文问题，内中最困难的是没有适当的读物。这个问题在今日真不易解决。我们现在想编纂的《国故丛书》，也是为此。我们这件事业没有办成之先，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到青年会里他们给我留下的房内休息一会。李广钊先生来，凌冰先生来，张伯苓先生来。

七时，赴旅津全国校友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宴。我此次是为此事来的。此会由青年会中的人发起，意在维持各校毕业生执业后的道德，并想提倡社会服务的精神，但略带宗教色彩。

………

我的演说——个人与他的环境，——大意如下：

1. 个人是环境的产儿；环境的势力诚然很大，个人的努力往往如石沉大海，似无可为力。

2. 但个人确也有改造环境的可能。例如洪杨乱时的曾国藩一流人。

3. 个人应尊重自己的良心上的判断，不可苟且附和社会。今日我一个人的主张，明日或可变成三个人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少数党的主张，不久或可变成多数党的主张。

4. 引纽曼（Cardinal Newman）的格言“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作结。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大家睡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同”做起；须是先有一人或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

是夜甚疲倦了，安睡。

# 《清代学术概论》

## 5月2日

九时上火车，九时二十分开，十二时到北京。

车中读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

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

亦有短处。他日当作为一评，评其得失。

………

# 中国人排日的真正原因

5月7日

………

陈惺农先生（启修）邀吃夜饭，客为早稻田大学教授内个崎作三郎（S. Uchigasaki）。有吉野作造（Yoshino）教授的介绍信，要我们和他谈谈。这位先生颇通英语，高谈人类学，其实肤浅的很。他又高谈“中日互助”。我实在不高兴听了，故略说了几句话，大意说：日本当力求中国人懂得日本的文化。中国人在日本留过学的，先后何止十万人，但大多数是为得文凭去的，就是那最好的少数人，至多也不过想借径日本去求到西洋的文化。这十万人中，像周作人先生那样能赏识日本的真正文化的，可有几人吗？这是中国人排日的一个真原因。中日亲善不是口头上可以做到的。若日本能使中国留日学生中有一百个周作人，排日的趋向自然没有了！

………

# 第一次演说政治

## 5 月 9 日

作《章实斋年谱》。

今日为民国四年政府收受日本限期通牒之第六周年，人亦叫他做“国耻纪念日”。前日我答应了清华的学生今日去讲演。十一时十九分，火车开。二十九分到清华园。在仲藩（校长金邦正）处吃饭。饭后，我到清华园书馆去看书。四时半，我讲演“废止国耻纪念的提议”。我主张废止的理由是：

（1）机械的的纪念全无意思。

（2）四年五月九日之屈伏不是纪念，五九以来可以纪念的国耻多着呢！如 1. 五年的帝制；2. 六年的三大政变；3. 七年的无数日本借款；4. 安福的国会与政府；5. 外交的失败。

（3）纪念过去使我们忘记现在。

（4）对外的纪念不如对内的努力。

这篇演说似乎不大受欢迎，但这是我第一次在演说台上谈政治。

是日会场的主席熊君先说“五九”的历史，乃至说“五九”是承认“廿一条”的日子！会场上发出一张油印的“廿一条”，与原提案及最后五月二十三日之条文内容及次序皆不相同，不知是从那里去东抄西凑勉强凑足廿一条！这是“机械的纪念”之一证。

五时半，火车离清华。

校读《林肯》第二幕，改正甚多。

梁漱冥先生来信："漱冥年来生活极不自然，现在惕然有省，将离开城市，到乡间稍事修养。其学校讲席，决定辞脱。特向先生告辞。"此人父子皆富于激刺性，故出此（他的父亲巨川先生前年自杀）。

# 吴虞受攻击

## 5月10日

陈惺晨邀在中央公园吃午饭，会见吴又陵先生（虞）。这人是十年前的激烈分子，在成都不为人所容，后来《新青年》出版，守旧的空气稍变，他才渐渐的受人欢迎。但旧党当终忘不了他。去年他的女儿辟疆和潘力山自由恋爱。在美洲结婚，而潘君家中本有妻。守旧党因此大攻击潘君，并攻击吴君，吴君竟至不能出门。我曾有信安慰他。此次是北大邀他来教国文的。今日我第一次见他。

………

# 郭坚有七十多个妻妾

5 月 11 日

上午，严敬齐（庄）自山西来，他是陕西人，新近到过陕西，故能谈陕西种种惨无人道的事。他说郭坚有七十几个妻妾，陈树藩每年亦必死几个妻妾，讨几个妾，他说郭坚最能战，陈树藩决不能敌他，有一次郭坚以二十人守一堡，陈军三营攻之数日不能破他。

敬齐又谈山西事，我觉得我前年不曾多考察山西的实在情形，真是我对不住山西人的地方。我们对于山西，不该下消极的谩骂，应该给他一些建设性的指点。现在山西第一要事在于人才。山西大学便是第一步应改良之事。我当为阎百川一说。

………

# 《永乐大典》与《四库全书》

5 月 11 日

下午，与 Baron Stael—Holstein，Prof. Bevan，Mr. Gravi

同去参观京师园书馆。先看敦煌石室的唐人写经，次看宋板“蝴蝶装”的书，次看《永乐大典》，次看《四库全书》（文津阁）。《永乐大典》馆中今存六十册，教育部存四册，此外私家所藏的尚不少。国外亦有零本。我初以为《永乐大典》必是永乐时写定的，今始知为嘉靖时写本，卷尾有高拱等名。说者谓永乐本已毁，此系嘉靖时的抄本。我疑心当日并无永乐本，此书的结集始于永乐而成于嘉靖，故庚子以来外间流传的零本只有此一种。

[此说无根据。看《四库总目》137，《大典》成于永乐五年十一月，七年复写一部，嘉靖41年重录正副二本，命高拱、张居正校理，至隆庆初告成，仍归原本于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宬。明祚既倾，南京原本与皇史宬副本并毁。贮翰林院库者，即文渊阁正本，仅残缺二四二二卷。十，六，八，适补记。][①]

《永乐大典》之毁于庚子，固是世间一大损失。但此书经康熙、雍正时辑了许多入《图书集成》，又经乾隆时辑出佚书五六百种，到庚子始被毁，已可算很侥幸了。假使此书毁于明亡之时，那才真是可惜呢！

《四库全书》分装六一四四函，共三六二七五册。经部函上刻字与函内绫带都用绿色，书面亦用绿绫。史部用红色，集部用篮色。馆中此部是从热河行宫的文津阁搬回来的。文源阁在圆明园，已毁为平地；我今年曾往游，只见文源阁一碑尚在。奉天的文溯阁的一部至今尚存。清宫内（文渊阁）的一部，有人说尚完全，但清室太保世续否认此事，大概他们还想借此发一笔大财呢！南方三部，金山（文宗阁）与扬州（文汇阁）两部都全毁了，杭州文澜阁的一部，咸丰乱后，丁氏（丙）先后收得九千六百册，余俱搜访补抄，闻现尚缺四百多册，因经费不

足而止。

《四库全书》都系抄本，每页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

# 饭碗问题最重要

5 月 27 日

上午，孟和与钱如来谈。柯乐文（Clark）来谈。

二点，北大教职员在第一斋食堂开会，开会的情形很使人不满意，大概饭碗问题第一重要，其次即是权力问题。有些人心里舍不得权力，却实在不会用权力。他们那种“慈权”的情形真令人难过！今天我抢得几分钟，提出两个议案：（1）组织学术讲演会，（2）假使政府真用日本借款来买我们，联席会议应严词拒绝，并布告国人。

七点，文友会在来今雨轩开会，到者二十七人，钢男爵(Baronstael—Holstein)演说“佛陀传说中的历史的部分”(What is historical in the Buddha legend?)。钢先生是俄国第一流学者，专治印度史与佛教史。

# 同乐园看戏

5 月 29 日

三点，到同乐园看戏。同乐园乃是北京现在仅存的两三个老式戏园之一。有几点可记：(1) 不卖女座。(北京稍新之戏园，楼上包厢均卖女座。) (2) 正厅只设长条单板，板之两旁为座位，看客皆东西向座，侧身北向，方可看戏。(3) 包厢劣极，只有单凳，凳面约有三寸阔！包厢如此，余座可想。

同乐旧名天乐。前几年，北京忽有提倡昆腔的运动，天乐专演"昆腔"与"弋阳腔"两种戏，当时颇哄动一时，后又衰落。近来卖座很贱，故看客还不少。(全个包厢价三十四吊。) 今天有韩世昌的《游园惊梦》，陶显亭的《山门》，侯益隆的《闯帐》。《牡丹亭》一部书，我生平最不爱读。今天第一次看《游园惊梦》，颇觉汤氏此两出戏最可代表明代的才子佳人的文学。《游园》极写女子怀春。《惊梦》写梦中男女相会时，花神放出"千红万紫"，使他们"梦儿中有十分欢忭"。这可说是一种 glorification of sexual love"。这种写法，虽是很粗浅的象征主义，但那个时代的"爱情见解"实不过如此。

《山门》写鲁智深不能忍耐和尚生活，很有意思，见解很高。这也是明代思想的一种代表。后来的《思凡》，全是从此脱胎出来。《思凡》的小尼姑，与《山门》的鲁智深都是反抗那"非人的"寺院生活的精神的代表。最可注意的是《山门》中《鹊踏

枝》一曲，怪那些泥塑的神像“有些妆聋做哑，俺又怪眼睁睁，笑哈哈，两眼儿无情煞。”这一段即是《思凡》全曲的祖宗。

《山门》为《虎囊弹》中的一折，《虎囊弹》是清初邱□□做的（吴瞿安先生说。）

# 最简单最近理的结婚仪式

5 月 31 日

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仁山先生之孙女）今晚邀我吃饭。他们相爱已久，自今日起，同移居小雅宝胡同 49 号，成为终身伴侣，邀我与朱征女士来作证人。他们拟有婚书，饭后，我们各签名作证。婚书有用中英两种文字书写，文如下：

> 下签名人赵元任和杨步伟同意申明他们相对（似应作“相互”或“彼此”）的感情和信用的性质和程度已经可以使得这感情和信用无条件的永久存在。
>
> 所以他们就在本日，十年六月一日，就是西历一九二一，六月一日，成终身伴侣关系，就请最好朋友当中两人签名作证。
>
> 本人签名；杨步伟，赵元任。
>
> 证人签名：朱　征，胡　适。

这是世界——不但是中国——的一种最简单又最近理的结

婚式，故记于此。

# 哈姆雷特是个大傻子

6月3日

………

作《＜水浒＞考证的跋》，未完。孙伯恒来。

赴卓克（Zucker）的午饭。饭后闲谈甚久。卓克说，易卜生的《娜拉》一剧写娜拉颇不近人情，太头脑简单了。此说有理，但天下古今多少社会革新家大概多有头脑简单的特性；头脑太细密的人，顾前顾后，顾此顾彼，决不配做革命家。娜拉因为头脑简单，故能决然跑了；阿尔文夫人因头脑细密，故一次跑出复回之后，只能作虚伪的涂饰，不能再有跑去的勇气了。

易卜生的《娜拉》，以戏本论，缺点甚多，远不如《国民之敌》、《海妲》等剧。

我们又泛论到三百年来——自莎士比亚到萧伯讷——的戏剧的进步。我说，莎士比亚在当日与伊里沙白女王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了；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莎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莎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曲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Othello》

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鬼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此话卓克初不以为然，后来他也承认了。

戏剧所以进步，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十九世纪中欧洲文学受了写实主义的洗礼。到了今日，虽有神秘的象征戏如梅特林（Meterlinck）的名剧，也不能带写实主义的色彩，也不能用写主义做底子，现在的妄人以为写主义已成过去，以为今日的新文学应谈“新浪漫主义”了！这种懒人真不可救药！

…………

# 董鄂妃与董小婉

6月6日

将连日出来的重要函电译成英文，颇费工夫。这两天的西洋文报纸皆由我与柯乐文供给新闻。

…………

访杜威先生，略谈。他说，这一次使军阀与教育的不相容格外明显。这话是不错的。

买得商务影印的宋本《庄子》。此书前六卷为南宋本，有陆德明《音义》。后四卷为北宋本，无《音义》。

庄士敦先生送我两本《The New China Review》二卷一、二号，中有他的一篇《The Romance of an Emperor》，辨正顺治帝的董鄂妃为董小婉之谬说，引证甚博。

董鄂妃之死，大概与顺治帝之死有关，看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可见。但梅村用了“变成”、“千里草”两个典来指“董鄂”，故惹出许多传会。用典之害如此！

# 有钱好说话

6月10日

梦麟邀我与文伯同去西山游一次。梦麟此次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今天我们同到八大处脚下的西山旅馆坐谈三个多钟头，也可算是偷闲寻快活了。

梦麟说，北京的教育界象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四点半，我到燕京大学女校演说，我本预备说“从莎士比亚到萧伯讷”，但日来那有工夫预备？故读了一篇旧稿《易卜生主义》的英文本，勉强塞责。

夜间，毕善功先生请我看戏。北京新到一个英国戏班，名 Waring Co.，有四天的演戏。今天演的是小仲马的《方便的结婚》(A Marriage of Convenience)，写法国十八世纪中叶的风俗，颇使人发笑。有几个人做的很不坏。

我自从八年除夕去看过一回英国戏，一年半没有看外国戏了。

今天与梦麟谈中等教育问题，他说的话很有用。

# 美国主义

## 6月14日

昨夜政府忽撤去首善医院的军警侦探，王、张两校长皆回家，余人亦出院，夷初移入法国病院。

……………

与梦麟同访克兰公史。克兰说，他最佩服杜威先生，杜威是一个真急进派（A true radical），他深信进步是一步一步得来的，而不主张平地推翻一切。这是真正的美国主义。美国与俄国的区别在此：美国人但向上努力，而下面自然提高，即以生活状况而论，如亨利·福得（Henry Ford）即是一例。福得（美国第一大汽车厂主人）的工人，得最大的工资，做最短的工，享最好的待遇，而福得不但无所损失，且为美国今日得利最大之人，——他现在每日的收入比洛克菲老（煤油大王）还要多些。俄国今日列宁与杜洛司基生活，远不如福得厂内的一个工人的安适，而十年二十年之内美国大多数的工人都可得到与福得工人同样的生活。这个比较，不是很可使人觉悟吗？

克兰公使又表示他对于钢男爵的特别礼重，他说，中国应该为世界爱惜此人。他如有可以为力之处，他当尽力。

…………

浙江图书馆去年排印《章氏遗书》，错误甚多，我大不满意，嘱俞平伯转告馆中人。有“浙江人太看不起章实斋了”的话。他

们后来才发愤作正误表。昨夜我收到正误表一本，计共校正一千一百余条！浙江图书馆补过之猛，甚可佩服。我自己也很高兴，因为这也是我对于实斋的一点效劳。

八点，文友会会餐。

晚十点，克兰公使约谈。我以为他有什么要事，原来是他要我们见见美国《新共和》报（The New Republic）的一个主笔Merz君。他后日出京，居然还肯于百忙中作这种绍介，这也是很难得的了。

Merz君说印度革命运动进行甚猛烈，英国人大恐慌。现在印度人最推崇爱戴之首领为甘低，印度人把他当作“今日之佛陀”看待，他只劝人以“不抵抗”为驱逐英人之唯一法，但将来他的信徒必有用暴力的一日。

# 不可乱谈无政府

6月18日

出城访陆仲安医士，为江子隽婶问病状。

到梦麟处，会见加州大学教授Stratton先生。杜威先生与杜威夫人、陶孟和也来，同吃饭。Strarron先生说近来美国报纸颇注意中国文学的革新，如上月之《世纪》(Century) 有专论论此事。

下午，汪叔潜先生（建刚）来谈。他是旧国会议员，在安徽政客中要算是好的。当“六二”事变起时，他在安庆，故说

此事甚详。他说，姜高琦并没有死，但伤重极了，必成废人。汪君对于张春霆（安徽教育厅长）先生颇不十分满意，但觉他还不坏。汪君很知安徽政治情形，他说，倪道良为祸首，此人一日不去，安徽决无法想。安徽兵实不算多，旧安武军共五旅，实数不过二万多人，新安武军四十营，约八九千人。但倪氏八年的势力不易打破，故此时当以倒倪为第一着。

我对他说的话之中，有几句话可记。我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

# 怪　　梦

6月19日

早晨天将明时，忽得一怪梦，梦中我得一个设论：孔子在《论语》里不常谈“天下”，似只有《问禘》一章说，“知其说者知于天下也”，此外惟《季氏第十六》篇说“天下”最多，而此篇为伪作。我正在翻《论语》。想证实此说，忽然醒了。

此梦甚怪，平日并不曾想到此说，部分我近来全不曾看《论语》。我姑且翻《论语》一查，查得《论语》中说“天下”凡十七次：

《八佾》　1

《泰伯》　“三以天下让”，“天下有道则见”，“舜禹之有天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　4

《颜渊》　“天下归仁焉”　1

《宪问》“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一匡天下”　2

《季氏》　4

《阳货》　“能行五者于天下，”“天下之通丧”　2

《微子》　“天下皆是也”　1

《子张》　“天下之恶”　1

《尧曰》　“天下之民归心焉”　1

共十七次，而梦中仅记五次。

九时，与梦麟、孟和及 Merz 同游西山，先游颐和园，次至静宜园吃饭。饭后游香山几走遍全园，又参观香山慈幼院。后到八大处脚下第一旅馆少歇。我自去年病后，今日走路最多，故颇觉疲乏，遂独留在旅馆里看书，他们上八处游玩。我看了英敛之（华）新印出的利玛窦《辩学遗牍》（陈援奄先生垣说，除首篇《复虞淳熙书》外，余非利作），艾儒略《利玛实窦行迹》，陈垣《李之藻传》。三书合刻一册。七时，同归。

# 同治死于花柳病

6月22日

忽然病了。头眩，不想吃饭。口渴，但没有热。终日如此。吃了许多果子盐，泻了几次。

终日不能做事。杨景苏来，谈了甚久。谈多了，立起来时觉得眼前发黑。

床上看了几本《越缦堂日记》(22，23，24，25)。有几件事可记：

(1) 潘伯寅刻的胡秉虔《卦本图考》等书，是同治十三年刻的。(廿三，25)(李氏对胡氏的书的意见，看同书35。)

(2) 李氏对于胡澍，大不满意。他说：

> 此君绩溪寒士，以举人能篆书，游食四方。自称为竹邨先生族孙。其后以称贷入訾(赀)为户部郎中，更以医术游公卿间。与吾乡“天水妄子”(即赵之谦)为密友，互相标榜。凡贵要奘驵，无不识也；曹事热差，无不与也。予向以狎客遇之，今阅此书(《素问校义》)中仅二十纸，盖已尽一生之力。所校大率取材《经籍纂诂》，依傍字义音声通假之法，稍加附益。然订正王注之误，亦未始无一知半解者矣。(同68)

(3) 我久想看万季野的《群书疑辨》，至今不曾买着。李氏记：此书痛诋康成及《书序》、《诗序》，又以护《古文尚书》为真而至诋《甘誓》、《盘庚》、《酒诰》、《吕刑》、《费誓》为害理，《多士》、《多方》为无用。(同72)

(4) 同治帝死于狎溺男宠，花柳毒发，至颈与腹皆脓溃而死。宫中宣言为天花，然路人皆知为花柳也。(廿二，3)

# 改良旧戏园

6月27日

八时，到扶桑馆，芥川先生请我吃饭。同坐的有惺农和三四个日本新闻界中人。这是我第一次用日本式吃日本饭，做了那些脱鞋盘膝席地而坐的仪式，倒也别致。

芥川说中国旧戏园有改良的必要：(1) 背景宜用素色，不可用红绿色缎。(2) 地毯也宜用素色。(3) 乐工应坐幕中。(4) 台上助手应穿素色一律的衣服，不可乱跑。我说，中国旧戏歌唱部分往往太长，故有喝茶的必要；又桌椅等有搬动的必要。若采用落幕法，或可把助手跑来跑去拿茶移座的事免去。他又说，旧戏不必布景，我也以为然。

# 罗素与勃拉克女士同居

6月30日

晚八时，我与丁在君为杜威一家、罗素先生与勃拉克女士饯行。因为罗素先生病后不能远出，故在他寓处设席。陪客的

是庄士敦先生，Miss Power（康桥大学教授），赵元任夫妇。罗素先生精神很好，已能扶杖慢行。

罗素先生前娶之夫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美国女子，罗素二十年前著《Th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时，于序中极夸许他，又附录他的一篇文章。现在罗素把他丢了，此次与勃拉克女士同出游，实行同居的生活。他的夫人在英国法庭起诉，请求离婚，上月也判决离异了。

勃拉克女士新近已受孕，约本年十一月生产。前日毕善功去看他们，罗素说，“我们有一件新闻报告你，——我不久要有一个嗣子（heir）了。”毕先生是一个很老实的英国人，他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顿了一顿，只说：“很好！很好！”勃拉克说，“罗素先生近来很喜欢，因为他从来不曾有过小儿女。”毕先生说，“勃拉克女士，你生下了孩子，可要交给国家去公育吗？”勃拉克答道，“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我不交给他！”罗素笑说，“就是共产主义的国家，我也不交给他！”

# 第一次买古董

7月2日

婺源人胡光姚与汉军京口驻防赵家结婚，程弢甫先生硬要我出来为男家主婚人。今日午后二时行礼，礼堂在什刹海，天气热极，真是苦事！

什刹海荷花正开，水边有许多凉棚，作种种下等游戏，下

午游人甚多，可算是一种平民娱乐场。我行礼后，也去走走，在一个古董摊上买了一幅杨晋的小画，一尊小佛。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买古董。

# 谋杀亲夫

7月3日

写信与陶知行、张春霆（安徽教育厅长），皆为安徽第三中学校长方新辞职事。又发一电慰留方君。

哈丁先生（H. M. Harding英使馆参赞）请我、梦麟、孟和、在君、毕善功，到他住的倒影庙内吃饭，Miss Power也在座。哈丁谈两事，甚可注意：一是湖北督军王占元对于领事团质问兵变事的答复书，书中王占元自夸他一天枪毙千七百五十人的计划，恬然不知此为惨无人道的行为；书中还有许多荒谬可笑的话。一是上海新出版的一部上海逆伦案验尸的详细照片。此次验尸全用中国旧法，开棺后，割下头来，剥开皮，露出骨头，用药点验，发现骨上有黑点，即定为毒死。此项照片，把验尸的手续，一一照出。并且说在内务部注册，得有版权，不准翻印的。英国使馆中人看了大骇怪，就把这本照相册子送给外交总长，另写了一封信，问他作何感想。过了许多时，外交总长的秘书写了一封答书，写的是纯熟无疵的英文，里面说：总长已经把这本册子看过，并且送给司法当局看过，他们都觉得这本册子不应如此公开发卖。此外，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可异

的地方了。

哈丁是一个很爽直的人，他说，你们中国人现在高谈收回领事裁判权，但上海是一个最文明的地方，上海的司法官是一些最新的司法人物，居然有这样的“中古”的验尸案，用这样非科学的方法，不但社会不以为奇，那些最新式的大人物也不以为怪。这个未免太使人失望了！

我说，哈丁先生，你未免太看重我们的新人物了。他们学的教科书里的法律，但他们从来不曾晓得什么叫做科学的验尸法。他们从不曾问过什么叫做法律上的人道主义。至于外交部的人本来是只会说英语的，更不消说了。

我且举一个例。王宠惠先生不是中国一个最有名的新式法学大家吗？有一天，我同他在北京饭店吃饭，他说，“你们提倡社会问题的人真正害死人！”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本年四川出了一个谋杀亲夫案，女的十八岁嫁了一个残废驼背的丈夫，嫁了一年多（时间我记不清了），女的把丈夫谋死了。审问时，女的没有别的理由，只说她没有别法可以脱离她的丈夫。法官定了她十五年监禁的罪。司法部以为十五年的监禁是谋杀的最轻刑，非有十分充足的理由不能定这样轻刑。司法部认这个女子的理由为不充足，故认十五年监禁为太轻，现在正要把四川的法官交付惩戒。王宠惠先生——这一位著名的新人物——也主张这案定罪太轻，非付惩戒不可。那天席上有一位美国 Hornbeck 教授听了很不平，就问道：“她谋杀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的丈夫要强迫执行他做丈夫的权利？若是如此，她的犯罪是为自卫起见，更当别论。”王先生说：“那个我可不知道。”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这种情节是无关重要的！

我们谈的很久，后来谈到一个大问题上：“中国这几千年来何以退步到这个样子？”我与在君都主张，这两千年来，中国的

进步实在很多，退步很少。这句话自然骇坏了哈丁、毕善功一般人。哈丁说，难道唐朝的文化不如后来吗？我说，自然。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都是进步。即以诗论，宋朝的大家实在不让唐朝的大家。南宋的陆、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唐朝确没有。文更不消说了，唐人做文章，只有韩、柳可算是通的。余人如黄甫湜、孙樵等还够不上一个通字！至于思想，唐代除了一两个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寻不出几个第一流思想家。至于学问，唐人的经学远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在君说，“别的且不说，只看印刷术一事，便可见唐远不如宋。”此话极是。我们试想孔夫子的时代，没有纸，没有笔，没有墨，只有竹简，用刀刻划字迹；然后想到帛书的时代，漆书的时代，纸墨的时代，石经的时代，后来到刻板的时代，最后始到活字的时代，与金属活字的时代：——这个进步就可惊叹了。

六时，回进城，与蒋、陶在公园吃饭。

# 杜威不长于口才

7月6日

罗素长于讲演，杜威先生称他为生平所见最完美的讲演者之一人。杜威不长于口才，每说话时，字字句句皆似用气力想出来的。他若有演稿，尚可作有力的演说，若不先写出，则演说时甚不能动听。

# 杜威的人格

7月11日

杜威先生今天走了。车站上送别的人甚多。我带了祖儿去送他们，我心里很有惜别的情感。杜威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

# 悬赏征书

7月17日

……

回寓，梦旦来谈，任光亦来，同至一枝香吃饭，有江伯训，杜亚泉，方叔远（毅），高凤池，鲍咸昌，及菊生、拔可诸先生，皆商务印书馆主要职员。

席间闲谈，谈到悬赏征文事，我主张悬赏征书，例如《中国历史》一书，可悬赏五千元（或三年留学经费），以一年或年半为限，当可得许多好稿子。但先须请能者规定范围与方法。

……

下午去看惕予，他已收拾一间精室与我，我回寓即将行李移来。惕予住宅在斜桥路一号，占地十亩，惕予自辟园圃，构小亭几个，皆极精雅。

# 涵芬楼藏书

7月19日

到商务编译所。今天会谈的人有邝富灼，华超，吴康，金邦平诸人。杨端六，胡愈之，也见着，但未细谈。

梦旦说：“郑心南诸人只要‘立宪’，我要的是‘革命’。”我想编译所是不能完全不要的，革命也只革得一部分，毕竟还免不了立宪的改革。

我劝邝君（英文部主任）翻印西洋近代文学名著。

看函芬楼藏书。西文书甚少，中文书中志书颇多，但远不如京师图书馆。善本书颇不少，不能细看。今天见的有一部黄荛圃藏的宋本前汉书二十册，价二千元。其实二千元买一部无用的古董书，真是奢侈。他们为什么不肯拿这笔钱买些有用的参考书呢？

……

# 王云五放弃百万巨款

7月23日

十一时，访王云五先生（之瑞），谈了四个钟头。他曾教我英文。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只收了政府给他的百分之五的酬奖。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今年止三十四岁。每日他必要读平均一百页的外国书。

………

# 结婚须简单

7月28日

上午十时到也是园。参观朱香晚（楚善）的儿子凤美与徐先志女士结婚。香晚为南菁书院旧人，年已五十余，而思想甚新。故此婚礼极简单：新夫妇皆在会场招待来客，至十时，大

家就座。座位排成圆形。两家家长先报告新郎与新妇订婚在九年之前，今年新郎二十七岁，新妇二十六岁，始行结婚礼。香晚自言向来主张：订婚须郑重而结婚须简单，故今日之婚礼无音乐，无鞠躬行礼的繁文，也无婚书及盖印等等表示不信任的东西。说毕，香晚要我说几句，我也说了十几分钟的话，指出现行的婚礼，如新妇的蒙纱，礼场的奏军乐，等等，皆为无理由的盲动；并表示赞成朱先生的主张。随后尚有两人演说，新郎亦致答辞。会完后，我与胡敦复、胡明复两位谈话甚久。吃了饭始归寓。回寓后，本想把昨晚的建议写出来，但天太热，又有客来，故写不成。但把《安徽旅浙学会报序》作完了，寄给曹佩声表妹。

谢无量邀吃饭，遇演生及邵力子。

# 女子问题

## 8月4日

到青年会，赴教育研究会的欢迎会。

夜七时，讲演“女子问题”。

（1）女子问题的先决问题：是要使人类社会添一倍的“人”，并不单是造就良妻贤母。

（2）女子问题的消极方面：女子的解放：

1. 形体上的解放；

2. 精神上的解放：

（例一）女子不可为后嗣说；
（例二）女子的贞操论；
（例三）防闲的女子道德论；
（例四）女子责在家庭以内说。
（3）女子问题的积极方面：女子的改造；
外部的设备：——教育的机会与设备。
内部的改造（女子本身）：
①当注重自立的能力；
②当具独立的精神；
③当注意先驱者的责任：先驱者没有私德，只有公德。凡他们的一举一动皆有社会的影响。——不要使我的行为在这运动上生一层障碍。

# 好政府主义

8 月 5 日

九时半，讲“好政府主义”：

一、好政府主义是一种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缺点：

（1）因反对某个政府就反对一切政府；因反对某种法律就反对一切法律：是论理上的错误。

（2）他们假定一种可以自然向善的人性，是心理学上的错误。

（3）现在的祸患由于实无政府，而他们还要用无政府来补救，是事实上的错误。

二、好政府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Political instrumentalism）。

（1）“人类是造工具的动物”（柏格森）。政治的组织是人类发明的最大工具，因为有许多事业是个人或小团体不能做的，或是个人或小团体能做而不如大组织做的更好的，故有这种大工具的需要。政府的存在是由于这种工具的需要。

（2）这种工具是一种有组织、有公共目的的权力。法律制度都是这种权力的表现。权力若无共同的目标，必至于冲突，必至于互相打消。政治与法律的权力，因有组织，因有公共目标，故可指引各方面的能力向一个共同的趋向走去，既可免冲突，又可增进效率。如北京往日的车子，横冲直撞，没有警察干涉，往往“挡了道”，彼此不相让，彼此不能过去；前车未过，后车又到，既不能进，又不能退。故往往须等到许多时候，方才通行。我们试看上海大马路浙江路口的印度巡捕手里的一根短棍，可以指挥无数车马行人向一条路上走，免去无限冲突。

（3）这种工具，若用的得当，可发生绝大的效果，可以促进社会全体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惰性极大，偏向保守“习惯的生活”。若靠自然的演进，必致没有进步，或进步极慢。政府的机关，若用的得当，乃是督促社会进步、打破社会惰性的唯一利器。

（例一）十年前男倡之废止。

（例二）鸦片烟之禁止。（今日鸦片未能净绝者，咎由于无政府。然十年前人视为敬客上品之物，今则视为违禁犯法之物，即此一端，已可见政府之效用了。）

三、“工具主义的政府观”的引伸意义：

（1）从此可得一个批判政府的标准：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的工具，故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妨碍或摧残社会的公共福利的是恶政府。

（2）从此可得一个民治（人民参政）的原理：工具是须时时修理的。政府是用人做成的工具，更须时时监督修理。因为人都有揽权的天性，又都有滥用权力的趋势。无论怎样好人，若久揽大权，若无有监督，总会滥用他的威权去摧残公共的福利了。故这个工具有严重监督和随时改组修正的必要。凡宪法、公法、议会等等都是根据这个原理的。

（3）从此可得一个革命的原理：工具不良，修好他。修不好时，另换一件。政府不良，监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一部份的不良，去了这部分；全部不良，拆开了，打倒了，重新改造一个！一切暗杀，反抗，革命，都根据于此。

四、好政府主义实行的条件：

（1）要有一个简单明白、人人都可懂得的公共目标：——好政府。

（2）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3）要人人都觉悟，政治不良，什么事都不能做：教育也辨不成，实业也辨不成，甚至于小生意都做不成。不见武昌与宜昌吗？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

高等同学会邀我在迎江寺吃饭。迎江寺在东门外，有塔甚高，经周学熙用新法重修后，颇便于登览。塔凡七层，共一百六十五级，每级有高至一尺的。我与保明等登塔，可望见很远的地方，气象颇雄伟。久做伏案生活的人，到此自是一快。

饭后保明邀我游大观亭。大观亭在西门外，西门外大街上皆是小工艺，如织布、织毛巾、造秤、弹棉花、纺纱之类。我在迎江寺塔上望见安庆全城，同游某君——似系章玄庵——说，“安庆这样一个都会，只有一个大烟囱，并且是一个害人的工场——铜元局！”我听了也感叹工业的不发达。但是我到了西门街上，见了许多的家庭工业，不禁起了一个大感想：这种工艺都是教育的好材料！西洋先进国的工艺太复杂了，不适于做教材。这种简单的工艺真是新教育的好材料。可惜没有人注意这种寻常百姓家的教育资料！

大观亭即余阙葬处，旁有余阙祠。亭不高，风景还好。亭东有望华楼，乃是徐锡麟死后冯煦造的。“望华”取杜甫“每依北斗望京华”句意。我们即在楼上喝茶闲谈。

大观亭后，约百步外，为吴樾诸烈士之墓，树木阴森，已成胜景了。吴樾乃是当年谋炸满清派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的。

傍晚，与保民诸君同进城，到大旅馆吃饭。是日同游者，保民、赵纶士、孙养臞、徐天闵、吴镜天，皆诗人。他们要我做诗，我也要他们做诗。后来大家商定：我做一首词，他们各做一首新诗。

回到一中，李光炯、光明甫邀去一谈。

# 朱谦之与郭沫若来谈

## 8 月 12 日

到编译所，朱谦之与郭沫若来谈。谦之见我的《四烈士冢上没字碑歌》，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

……

向来信《汉书·艺文艺》的人，多信“道家出于史官”之说。其实老子一派的学说多偏向破坏，——老子最甚，很缺乏历史的观念。假使老子“绝圣弃智”，“复结绳而用之，……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真能实行，语言文字都没有了，还算什么历史？儒家都是根据于一种历史的观念的。孔子的一生最富于历史的观念，故有三代因革，损益可知的话，又他一生最注重文献的保存，后来的儒家也都抱此保存文献的志愿。故说儒家为历史的学派，当可成立。若说道家出于史官，只可算是上了刘歆、班固的当了。——此意因读孙君的书偶然想着，将来当详说之。

# 做历史需两方面

8月13日

颉刚早来，我们谈了一会，同去编译所，见着梦旦、石岑、伯俞、振铎诸位，谈了一会。我又与颉刚略谈编《中国历史》的事。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像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像力来填补了。有时史料虽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像力来解释。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interprete）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有历史，正因为史家缺欠解释的能力。

……

# 两部怪书

8月15日

到所。看涵芬楼藏的两部怪书：

（1）《直说通略》，元监察御史郑镇孙编，共十卷，明成化庚子重刻本。全书用白话，《通略》乃是《通鉴》之略（包《外纪》），是一部白话通史，起上古，终五代末年。内中有很好的白话，很容易懂得，全不像元朝上论那样难读。我且引唐太宗劝高祖起兵一段作例：

> 却值李渊与突厥战不利，心里烦恼。世民乘时对渊说道：
>
> “主上无道，百姓穷困，晋阳城外都是战场。不如乘民心，起义兵，转祸为福。”
>
> 渊大惊，说道：“恁怎生说这般言语！我拿恁去告县官。”取纸笔要写表。世民说道：“孩儿观着天时人事如此，以此发言。父亲必欲告呵，不敢辞死。”
>
> 渊说道：“我那里便肯告你？你再休胡说！”
>
> 第二日，世民又对李渊说道：“……只有昨日的话可以救祸。这是万全计策，父亲休要疑惑。”
>
> 渊说道：“我一夜寻思恁的言语，也好生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也由你，变家为国也由恁。”（你恁二字互用，皆依原文。卷九，页十二。）

此外如韩愈《谏迎佛骨表》（卷九，页五九—六〇）也译的很好。

这个重刻本有失名的序，序中说原著者所以做这本白话通史，是因为他“适当胡元夷俗之陋，而处中华文明之域，□□（下一字似是旨字）为之不同，语言为之不通，向非因诸旧史，易以方言，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考。”此语大可注意，可以想见元代白话文学所以发达之故了。

（2）《西儒耳目资》，明天启六年丙寅泰西耶稣会士金尼阁

撰，共分三书：（一）《译引首谱》，（二）《列音韵谱》，（三）《列边正谱》。这书主张用字母拼音法来代替中国的反切旧法，是提倡字母最早的一部书。他用的字母是法文，只有二十五母；又凡用ng收之字（东冬庚青等）此书皆用m收，例如翁作um，东作tum登作tem，邦作pam，方作fam。耶稣会士（Jesuits）真有了不得的地方！他们到中国不久即能通晓中国语言文字了，还能在那么早的时代就提倡字母了。

……

# 郑来看手纹

8月26日

……

到都益处吃饭，主人为郑来。郑来曾学西洋看手纹法，今天在座的人都请他看手纹为戏。他说的话多很有趣。他看我的手纹，说的有些话不足为凭，因为他同我很熟。但有两事颇不是他平日能知道的：（1）他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论理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面上都象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2）他说，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

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

# 不背旧婚约

8 月 30 日

……

十时半，与梦旦同至沧洲旅馆看元任夫妇，等到十二时他们始回来。谈了几句话，我们就走了。梦旦邀我到消闲别墅（福建馆）吃饭，饭时大谈。他谈及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说，他的敬重我，这也是一个原因。我问他，这一件事有什么难能可贵之处？他说，这是一件大牺牲。我说，我生平做的事，没有一件比这件事最讨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牺牲？他问我何以最讨便宜。我说，当初我并不曾准备什么牺牲，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须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其实我家庭里并没有什么大过不去的地方。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会上对于此事的过分赞许；这种精神上的反应，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

不怕人骂的，我也不曾求人赞许，我不过行吾心之所安罢了，而竟得这种意外的过分报酬，岂不是最便宜的事吗？若此事可算牺牲，谁不肯牺牲呢？

他终不信此事是容易做得到的。我因告诉他，我对于我的旧婚约，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但有一次确是“危机一发”。我回国之后，回到家中，说明年假时结婚，但我只要求一见冬秀，为最低限度的条件。这一个要求，各方面都赞成了。我亲自到江村，他家请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见冬秀。他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卧房外，他先进房去说，我坐在房外翻书等着。我觉得楼上楼下暗中都挤满了人，都是要“看戏”的！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我进房去，冬秀躲入床上，床帐都下；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住他，便退了出来。耘圃招呼我坐，我仍翻书与他乱谈，稍坐一会，我便起身与他出来。这时候，我若招呼打轿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事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旧习惯之过。我又何必争此一点最低限度的面子？我若闹起来，他们固然可强迫他见我，但我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我因此，回到子隽叔家，绝口不再提此事。子隽婶与姑婆都来陪我谈，谈到夜分，我就睡了。第二天早起，我借纸笔写了一封信给冬秀，说我本不应该来强迫他见我，是我一时错了。他的不见我，是我意中的事。我劝他千万不可因为他不见我之故心里不安。我决不介意，他也不可把此事放在心上。我叫耘圃拿去给他，并请他读给他听。吃了早饭，我就走了。姑婆要我再去见他，我说不必了。回到家里，人家问我看见了新人没有，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我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他不要错怪冬秀。但同去的本家叔公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来问我，我

只一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他家长辈一面答应我，一面并不告诉他；直到我到他家，他们方才告诉他，并且表示大不赞成之意，冬秀自然不肯见我了。他没有父母，故此种事无人主持。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 gentleman 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

梦旦听了，也说这事办的不错。

（胡适眉批：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十，九，一，适。）

# 戒　懒

## 9 月 5 日

路上遇见许肇南，同到寓中小谈。他说，他现在想辞去河海工程学校校长的事，去办一个矿。我也赞成此事。肇南初回国时，颇有野心，想做事。后来他颇有懒病，故成就甚少。我劝他戒懒，他也说我的话不错。我告诉他，我初到上海时，索克思有一天问我："黄炎培究竟做了什么事而得这样盛名？"我

竟回答不出，想了一想，才说："他在大家不做事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故享盛名。"后来我细想，这话很可普遍适用：凡今日享一点名誉的人，都是在大家不做事的时候做了一件事的。我们不可不努力。

……

# 无后为大，著书最佳

9月10日

访易蔚儒（名宗　），他是经农的一个媒人。

去看莎菲，见着他的女儿，名荷倪。莎菲因孕后不能上课，他很觉得羞愧，产后曾作一诗，辞意甚哀。莎菲婚后不久即以孕辍学，确使许多人失望。此后推荐女子入大学教书，自更困难了。当时我也怕此一层，故我赠他们的贺联为"无后为大，著书最佳"八个字。但此事是天然的一种缺陷，愧悔是无益的。

叔永回家，我和他同饭。回家，下午与经农同到公园，熊知白与易蔚儒同来，他们都是经农的媒人。他们商定明早去看经农的丈人。

孟罗先生今晚到北京，我十时去接他，车站上的人说须十二点始到；我就与任光同去打球，十二时重去，他已先到了。

# 法国人不要脸

10 月 6 日

上课，中哲史讲第三时期完。西哲史讲 Kant 完。

下午倦甚，有教务会议及聘任委员会，皆未去。

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法国人真不要脸！

# 熊秉三与香山慈幼院

10 月 9 日

今日为旧历重九；又为补课初了之第一日，故我安排休息一天。早九时，与文伯、擘黄、叔永、莎菲同坐汽车往西山“八大处”，上秘魔崖一游，回至西山旅馆吃中饭。饭后，同至香山园。今日为香山慈幼院开周年纪念大会的日子，故往参观。此院为熊秉三先生所办，经农也在那边帮忙作招待。我被熊先生夫妇强邀去演说，我也觉得这事办得很好，故我说了几句赞美的话。大意谓熊先生办此事，目的在于使许多贫民子弟养成

利用文明和帮助造文明的能力（院中有自治制度，有会议和法庭，有工厂），这是很可效法的运动。今日我们在此得一个最深的感想：从前皇帝住的园子，现在变成我们的贫民子弟居住上学游戏的地方了！这很可代表这种运动的精神。

游了一些地方，到昭庙时，始知这个破败的庙已在几个月之中变成一个很好的女红十字会的新会所了。此种成绩确可惊异。静宜园中已无荒废之旧址，此不可不归功于熊秉三诸人。

女红十字会也于今日开幕，熊夫人演说。熊夫人即经农之姑母。

归后与擘黄、文伯到东兴楼吃饭，饭后打球一盘。

# 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

10月11日

今日为大学正式开学之日，有新教员多人演说，蔡先生要我也说几句，我演说略如下：

（1）择业须视“性之所近而力所能勉者”（章学诚语），不当因时俗所需而逆天拂性。（此因是日演说的人有提及择业的，故进一解。）

（2）我对于大学的希望，仍是提高。人家骂我们是学阀，其实“学阀”有何妨？人家称我们为“最高学府”，我们便得意；称“学阀”，我们便不高兴。这真是“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了！我们应该努力做学阀！

(2)〔(3)〕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今年事变无穷，失望之事即在目前，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运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

(3)〔(4)〕这两年的学界，纪律全无；两年无一人落第，无一人降班，真是大可耻的。空谈提高是无用的；提高须有提高的预备与训练。今后，大学应该注重严格的考试与严格的管理，以养成这种训练。

(4)〔(5)〕有了这种训练，方才可作提高的事业。我希望大学之中办一个自修的大学，学阀之中还要有一个最高的学阀！

这天我演说颇长，约三十分钟。说的话，也有不应该我说的。有许多话应该是孑民先生或孟馀先生说的。但我起立时，学生即大鼓掌欢迎；我上台，他们又鼓掌。他们这种好意，我只能用老实话报答他。

# 怪物辜鸿铭

10 月 12 日

夜间王彦祖先生邀吃饭，同席的有 Demieville & Monestier 及辜鸿铭先生。许久不见这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今记数事如下：

他说，“去年张少轩（勋）生日，我送他一副对联，为‘荷

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你懂得吗？”我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了。擎雨盖是什么呢？”

他说，“自然是大帽子了。”

他说，“徐世昌办了一个四存学会。四存就是存四，可对忘八！”

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子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

他虽崇拜孔子，却极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恨陈焕章，常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他对 Monestier 说，“你们法国人真不要脸！怎么把一个博士学位送给徐世昌这个东西！你的《政闻报》上还登出他的照片来，坐在一张书桌上，桌上堆着许多书，叫做《徐大总统著书之图》！喂，喂，真难为情！你们为什么不送一个博士学位给我辜鸿铭呢？”那位法国小政客也无言可答。其实辜鸿铭应该得这个学位；他虽然顽固，可不远胜徐世昌吗？

# 演说是放大的谈话

10 月 28 日

上课，近世哲学讲背景（三）。英文演说班，我说，演说的学理最简单，可总括为四原则：

（1）演说即是谈话，即是放大的谈话。不能谈话的，不能演说。演说若违谈话的规则，也不成好演说。谈话是双方应对

的，演说也是双方应对的。听者虽不发言，但无一人无一时不是和演说者相对应的。须使人人觉得我是对他说话。须时时刻刻观察他们的反应。

（2）演说是一种技术，凡技术皆须练习。学演说只有一个法子——演说，多演说。

（3）演说须要自己有话说，有话不能不说。

（4）演说只须全神贯注在你要说的意思上，不要管别的，自然的姿态自然会出来。

孟馀要我代理教务长，我此时自顾尚不暇，如何能代他人？孟馀实在太忙，我若不怕病，或可代他。此时实在对不起他了。

# 1922年

## 不能放弃言论的冲动

2月7日

高梦旦先生因嫂丧来京，今天来谈。他很劝我不要办报。他在上海时，与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三位谈起此事，都不赞成我办报。他们都很愁我要做“梁任公之续”。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叔通还说我太和平了，不配办报。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

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八年八月底）之后，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

……

# 学生与社会

## 2 月 19 日

颉刚与王伯祥来谈。

读冯从吾（明人，与焦竑同时，为关中大学者）的《办学录》，也没有什么深意。

到明湖春吃饭，赴皖事改进会的会，商议《改进》周刊事。

回家，作文。

夜到西城伦敦会 Hayes 牧师家吃饭，饭后在平民中学演说《学生与社会》。中有几句警句，如“教育的功效在给我们带上一副眼镜，使我们看的远些，看的清楚些。平时看不出毛病来（的）地方，现在看出毛病来了。这便（是）教育收功的证据。若受了教育之后，仍旧觉得事事满意，你就上了当了，你只带了一副平光眼镜，只可摆样子，不配用！”

# 程颐的格物说

2月24日

上课，程颐讲完。我讲程颐，注重他的“致知”一方面。他的格物说，指出知为行之明灯，指出思想如源泉，愈汲则愈清，指出“学原于思”，指出“怀疑”的重要，指出格物的范围，——这都是他的特别贡献。宋代的哲学到此方才成为独立的学派。但这一方面被程门的弟子忽略过了，大家只想寻一条捷径。直到朱熹，方才直接程颐，发挥光大他的格物说。

作文。夜到撷英吃饭。

# 学拿绣花针

2月26日

……

夜十二时，接到商务印书馆寄来的《章实齐年谱》四十本。此书印的还好，有几个错字。此书是我的一种玩意儿，但这也可见对于一个人作详细研究的不容易。我费了半年的闲空工夫，

方才真正了解一个章学诚。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我这本《年谱》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

# 康白情的诗

3月10日

……

康白情的《草儿》诗集出版了。近来诗界确有大进步，使我惭愧，又使我欢喜。白情的诗，富于创作力，富于新鲜味儿，很可爱的。《草儿》附有他的旧诗，几乎没有一首好的。这可见诗体解放的重要。

白情有一首诗（页243）说：

我要做就是对的：
凡经我做过的都是对的。（此一句又见页254）
随做我底对的；
随丢我底对的。

可见他的大胆的创作性。

# 俞平伯的诗

3 月 15 日

……

俞平伯的《冬夜》诗集出来了。平伯的诗不如白情的诗；但他得力于旧诗词的地方却不少。他的诗不很好懂，也许是因为他太琢炼的原故，也许是因为我们不能细心体会的原故。

……

# 陆雨庵家中闹鬼

3 月 18 日

……

晚，到雨花春吃饭，主人为黎劭西，客为玄同、汪怡庵、陆雨庵、卫挺生。我们大谈“国语”问题。

雨庵家中闹鬼，怪异百出，逼得他一家不得不搬；一时不能得房子，“鬼”偏不许迟延，限日搬出。所以他一家现住在雨花春楼上的公寓内。搬出之后，房主雇一贫人住在里面看门。次

日泥水匠入内，见此人已被火烧死；上身肉尽见脏腑，头上肉尽见筋。此人跪在地上而死，室上什物皆未被烧，只有布被上烧了一个大洞。此事已经官验过，确是烧死。——此事确甚可怪；但家中怪异多不可信，因雨庵自己皆未亲见过；只见一次“鬼”附一个老妈身上说话，声音语腔皆变成男音。此仍可疑。至于贫人的烧死，当系“偶合”。烧死的原因必系平常的火，贫人或喝醉了酒，致招此祸。不幸他的死恰当搬家的次日，故遂现出一个“因果”的关系了。

# 科学的人生观

### 3 月 25 日

晏起。预备下午的演说。

下午在法政专门学校演说“科学的人生观”。

科学的人生观即是用科学的精神、态度、方法，来对付人生的问题。

科学的精神在于他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有五点：

（1）特殊的，问题的，不笼统的。

（2）疑问的，研究的，不盲从的。

（3）假设的，不武断的。

（4）试验的，不顽固的。

（5）实行的，不是“戏论”的。

例一，一八六五年 Pasteur 研究蚕病。

例二，Pasteur and Robert Koch 研究 Splenic〔Splenetic〕fever（脾炎瘟）。

例三，Pasteur and Koch 研究脾炎病菌何以不能传染禽类。

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1）打破笼统的“根本解决”，认清特别的、个体的问题。人生问题都是个别的，没有笼统的问题（例如婚姻、家庭……），故没有笼统的解决。

（2）从研究事实下手，不要轻易信仰，须要先疑而后信。

（3）一切原理通则，都看作假设的工具；自己的一切主张，都是看作待证的假定。

（4）用实验的证据来试验那提出的假设；用试验的结果来坚固自己的信心，来消除别人的疑心与反对。

（5）科学的思想是为解决个别问题的，已得了解决法，即须实力奉行。科学的人生观的第一个字是“疑”，第二个字是“思想”，第三个字是“干”！

此题很好，可写出来。

游中央公园。

夜到安德森家（Roy Anderson）吃饭。此人为孙乐文之子，是一个大政客，颇熟悉各方面情形。今晚他颇畅谈，至半夜方散。

# 新儒教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

3 月 29 日

上课，讲新儒教。新儒教是儒、墨、方士的糁合物。《郊祀志》可代表他的背景，《五行志》可代表他的神学，董仲舒可代表他的哲学。

改学生作文。

四时，赴英文演说竞赛预会，与赛者二十五人，取十一人为与赛员。

# 王亮畴续娶的六条件

3 月 31 日

上课，讲朱子的方法。

理书。写书根。

程念劬先生来给三个孩子种牛痘。

到哈丁家；哈丁将往游新疆，预备住一年，途中近一年，故他把一架英文书借给我。我今天去取书。与他同到我家中小坐。

夜有陆定先生请吃饭，席上有王亮畴、王儒堂等。亮畴大骂西洋的野蛮，事事不如中国，只有两件事好的：（一）请客吃饭只到一处，不重复，不许一餐赴数处；（二）宴会很简单，不用许多肴菜，不糜费。

亮畴的夫人死了三年了，他自己说他续娶的条件有六条：

（1）不曾到过外国。

（2）不大懂英文，全不懂更好。

（3）不曾进过学堂最好。

（4）绝对的服从。

（5）不会交游跳舞，不爱看戏。

（6）须是基督教徒。（此一条，前年尚无之；今年改为第一条。）

……

# 乾隆帝的生母是傻大姐

4月2日

知行昨夜病了，今天不能与我们同去逛香山。我与经农同到香山。天小雨，不能游山。熊秉山先生邀我们住在他的双清别墅里。

这一天没有游山，略看慈幼院的男校。这学校比去年九月间又进步了。新设的陶工场，现正在试验期中，居然能做白瓷器，虽不能纯白，已很白了。试验下去，定更有进步。

熊先生爱谈话，有许多故事可记的，我劝他作年谱，或自传。他也赞成；他说他对于光绪末年以至民国初年的政治内幕，知道最多最详。

我曾劝梁任公、蔡孑民、范静先三先生做自传，不知他们真肯做吗？

熊先生说，湖南新化邹氏藏有康熙、雍正朝的笔记，中多可考证史事。我劝他去搜求来，我们可以为他印行，也是史料的一种。

乾隆帝的生母来历颇不明，故向来有乾隆为海盐陈氏子的传说。熊先生在热河时，见行宫内东宫（俗称“太子园”）之前，有矮屋，上盖茅草。此为雍正帝为太子时所居，忽有此不伦不类之茅屋，遂引起熊先生的注意。但宫内外人皆无能说此事者。最后寻得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宫役，能说此事：

> 乾隆帝之生母为南方人，浑名傻大姐；随其家人到热河营业（热河有南方各种工匠，如油漆、红木之类）。时方选秀女，临时缺一名，遂把他列入充数。后来太子（雍正帝）病重，傻大姐在侍女之列，服侍最勤，四十余日衣不解带，太子感其德，病愈后遂和他有关系，他后来在一个茅篷内生一子，即乾隆帝也。后来乾隆帝就在产生之地作此茅屋，留为纪念。此事无从考证了。但乾隆帝实在像一个傻大姐的儿子！

……

# 顾颉刚成绩最大

4月12日

上课。

访律师Kent，把Beach的事了了。

下午，到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茶会。

读颉刚做的《郑樵传》。郑樵的事略，向来的人不甚注意。颉刚初为我辑《诗辨妄》，后来材料越出越多，遂于《诗辨妄》之外，成《郑樵传》一卷，《郑樵著述考》一卷。

颉刚近年的成绩最大。他每做一件事，总尽心力做去；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把那件事做的满意，往往还能在那件事之外，得着很多的成绩。同辈之中，没有一个能比他。《诗辨妄》一事，便是最好的例。（此文将载《新潮》，故不引。）

颉刚在此文中引了董仲舒《春秋繁露·重政篇》的一句话，我平时竟不曾注意到。今记此一段于下：

> 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知其分科条，别贯所附，明其义之所审，勿使嫌疑。是乃圣人之所贵而已矣。不然，传于众辞，（卢校："传疑当作傅。"适按，此字不改亦可，或是博之误。）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以惑后进者，君子之所其恶也。

此种思想真是科学的大仇敌！

## 不缴费不准考试

5月13日

上课。

学生为不缴费不准考试事，有不良分子的煽动，要去和代总务长沈士远为难，有许多人乱喊“打沈士远！”（今日墙上遍贴谩骂士远的条子。）我恰在教务长室，出去招呼他们，向他们演说几分钟，把昨天教务处决议调停的办法告诉他们，准他们先考，但月底不缴费者，成绩无效。他们认为满意，才渐渐散去。其实我昨晚曾力劝士远于今早布告，他一定要等到下午，故几乎闹出事来。若我不在校中，他们万一闹出事来，就不容易收拾了。

……

# 溥仪自行其意

5月24日

……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谢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

# 休妻之梦

## 5 月 26 日

读杨简《慈湖遗书抄》。

有一个人来，我看他是发神经病了；他昨天来，形状更可怕；今天早上来一次，有话说而不敢说；午后又来，我请他老实告诉我。问了再三，他才肯说。他告诉我他几年来做的梦，都是荒唐之至的，他竟信以为预兆，并说事事都灵验了。他根据于他的梦境，恋爱一个女子，竟先把他的妻子休了。中间有几个轻薄少年，欺他朴实，故意戏弄他，使他深信那个女子有意于他。其实——依我看来，那女子并无意于他，他只见了她两三次，近来她竟不肯见他了。他现在发神经病，大概是为此。我再三开解，他竟不懂，还要我帮忙！

到女高师讲演《宋元的白话韵文》。

# 新派绘画

5月29日

上课。今日下午大风，天地昏暗；四时，下雨，尘土顿息。

到女高师附属中学讲演，题为《科学的人生观》。

晚间到北京饭店 Miss Catherine Dreier 处吃饭。他把他的画品给我看。这位妇人从前作旧派画，很不坏；有一次他作了一幅 Rembrandt，竟可乱真，近年他专研究新派绘画，画的东西我就不懂了。今晚看的有一张画，为立方派大家 Duchamp 的小照，中画一金色圆物，表“生命之轮”；又画一尖圆锥斜贯此轮，表其人之孤行；上方画一平直线，表其人之孤立；其外画几个三角形，表其人之才艺多方；其在左之一个三角形上出一长柄，至金轮上屈折而入，作黑白两色，表示画家之光影二事，由此斜上，出轮而放光焰，表示其技术之成绩开一生面。此种象征，在我们门外汉看来，实在浅薄的很。但这种人确是很诚挚的做试验，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尝试自由。

# 约见宣统皇帝

## 5月30日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座，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拓本。此画极好，有一诗云：

写竹应师竹，何须似古人？
心眼手如一，下笔自神通。
道光辛丑又三月，
南海招子庸作于潍阳官舍。

招子庸即是用广州土话作《粤讴》的大诗人；此诗虽是论画，亦可见其人，可见其诗。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

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

# 吴佩孚有用兵天才

6月19日

上课。

孙丹林（汉尘）来京，现暂就内务次长的事，他要和我们谈谈，故守常约我和孑丈、石曾同他吃饭。此人是吴佩孚的诸葛亮；吴氏得有今日，大半是他的功劳。吴氏用兵确有天才；孙氏说他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却全是他的天才。他在政治上实在不过是一个婴孩，全靠孙氏及白惺亚的扶持。攻段之计，与去徐之计，都是孙氏出的主意。去年孙氏本劝吴氏到湖北后即回头对中央宣

战，赶去徐世昌；吴氏不能听从，孙氏大愤，辞归蓬莱故乡；后吴氏在湖南大战，死的人过四万，为民国十年来第一场血战，战虽胜而吴氏声名一落千丈，吴氏大悔，再三去把孙氏请回来。

吴氏固是幼稚，但孙氏亦不是很有学识的人，不过比吴氏稍高一筹，故两人可以相助为善。但这种现状，究竟是不好的；盲人牵瞎马，当此日暮途远的时候，可怕呀！

# 基督教与近代文化

## 6月24日

作卓克的《西洋文学选》的序。

晚间到柯乐文家吃饭，谈宗教问题；席上多爱谈论的人，如Houghton，Embree，Clark，谈此事各有所主张。外面大雨，街道皆被水满了，我们更高谈。最后我为他们作一结束：

（1）不必向历史里去求事例来替宗教辩护，也不必向历史里去求事例来反对宗教。因为没有一个大宗教在历史上不曾立过大功、犯过大罪的。

（2）现在人多把“基督教”与“近代文化”混作一件事：这是不合的。即如协和医校，分析起来，百分之九十九是近代文化，百分之一是基督教。何必混作一件事？混作一事，所以反对的人要向历史里去寻教会摧残科学的事例来骂基督教了。

（3）宗教是一件个人的事，谁也不能干涉谁的宗教。容忍的态度最好。

# 广智院博物馆

## 7月7日

本地[1] 报界（共十三家）邀蔡先生及我们几个人在公园吃饭并谈话。梦麟、任之、王昌国女士（湖南省议员），及我都有演说。我指出山东报界在这个时代的重要任务，并希望他们能联合起来做点调查与研究。济南一个小城，如何容得下十三个报馆？[2]此外还有日本人办的《济南日报》。

下午去看本年新设的历史博物展览会，原来是一团糟！竟全无排列，全无历史的系统，只是一大堆古董，乱七八糟的堆在几间房里！此外还有商品及他种学校成绩的展览，更是不伦不类了！听说此馆报销五千元，成绩竟至如此！

出门去看教会所办的广智院。此为一个很大的通俗教育博物馆；陈列的有动植物标本、历史、宗教、卫生、风俗、工艺、交通、人种及其服式、建筑、游戏、病菌、天文，等等。院中尚有演讲堂，有游艺室——中陈留声机等，——有读书报室。此乃英国浸礼会牧师 Rev. J. S. Whitewright 所经营，原名 The

---

① 指济南。

② 原日记粘附十三家报馆名称表如下：简报　法报　商务日报　平民日报　山东时报　大东日报　大民主报　益智报　齐美报　通俗白话报　工商新报　大鲁日报　群商日报

Tsinanfu Institute，以十五年的经营，方才做到这个地位，现在成为齐鲁大学的一部。此院在山东社会里已成了一个重要教育机关。每日来游的人，男男女女，有长衣的乡绅，有短衣或着半臂的贫民。本年此地赛会期内，来游的人每日超过七千之数。今天我们看门口入门机上所记的人数，自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今天共七十日，计来游的有七万九千八百十七人；自开（馆）至今，共有来游的四百五十万人！这个东西比那历史博物馆，真可使山东人惭愧死了！

……

# 考题被泄露

7 月 22 日

到医院整治伤处，医生说可以收口了。

文伯、一涵、任光、文灿来。

今天外间传说，北大的考题泄漏出去了，有人在外边售卖，得银几千元……。大概多是谣传，内中还含有作用。□□□今天跑到注册部去冷笑说，“胡先生不应该叫谷源瑞（教务长秘书）办这件事！”下文又不说了。今天的传说，追其来源，不出一两个人。但谣言这样东西，越传越远，越传越真，到了晚间，就“像煞有介事”了！如云，谷源瑞之弟源珍卖题目；其实此人三星期前已出京了。又如云，上海试题卖钱六千元；此尤荒谬。上海不比北京，投考学生不麇聚在几个公寓里；况且

上海卖钱若干，此间何以知道数目？所以我主张用镇静的态度处之，不妨重换题目，但不必张惶失措。有事，我自当之。

……

# 活人作死文字

7月24日

早八时，监考国文。预科国文题两种：一为作文题，《述五四以来青年所得的教训》。有一个奉天高师附中的学生问我五四运动是个什么东西，是那一年的事！我大诧异，以为这大概是一个特别的例外。不料我走出第一试场（共分十五个试场，凡一千五百人），遇见别位监考的人，他们说竟有十几个人不知道五四运动是什么的！有一个学生说运动是不用医药的卫生方法！——一为标点古文，选的是一段《水经注》。试毕，各位国文教员会商一个标准的标点格式，玄同、张凤举、单不广、士远，都拟有格式，我也拟一个。不料各人的标点法竟很有几处异同。后来大家议定采用我标点的一份，然而这一事很可以使我们觉悟中国古文的不精密，和古书的不易读。作死文字最不易。古文死后，三国、六朝、唐的文人大都是不通的。并不是他们才短，只因为这五六百年的过渡时期之中，活人作死文字，工具没有用熟，不能不演出这个普遍的不通现象！中唐以后，韩柳一派认定那先秦和史汉的古文作正式的范程，容易专攻，故古文倒容易做通了。欧洲罗马灭亡以后，中古僧侣做拉丁文，也

多不通，今人叫他做“野蛮的拉丁文”。到了近代，研究拉丁文法上了轨道，故不做则已，做的拉丁文至少可当得一个通字，远胜于中古的拉丁了。这个道理正和中国的中古古文的不通，是一样的。

下午睡一大觉。

晚八时，到大学监印外国文试题。

# 朱启钤是个能干的人

## 8月5日

上午，写《句的分析》一篇。

下午上课，今天工课完了！共上了六日，十八点钟的课；南开大学昨天送来（讲）学费一百元，旅费十二元。

永侄从北京来，带来几十封信。

有许多学生来谈。暑假学校中的学生多有从直隶、山东的内地来的，颇愚陋，但朴实可敬，内中也有很用功的。

在君邀我吃饭，请的客都是曾捐钱给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人，有朱启钤、刘厚生、李士伟……等，共十三人。这是我第一次见着朱启钤。此人自是一个能干的人；听他的话，竟不觉得他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他是近十年内的第一个能吏，勤于所事；现在他办中兴公司，每日按时到办公室，从不迟误。交通系的重要分子，以天资的聪明论，自然要推叶恭绰；以办事的真才论，没有可以比朱启钤的。

刘厚生（垣）说，“我看见你的《努力》了。你们的意思都很好，但你们要想好人出来做事干政治，决没有那么回事！——我二十年的经验，使我相信决没有那么回事！”我虽然驳回了他，但这句话很可代表一般“经验派”的心理，故记在此。

热极，终夜只睡了一点钟。

凌冰的儿子昨日死了，今晚我写一信去安慰他们。凌夫人姓司徒，本是华侨之女，弟妹众多；父母死后，凌夫人担任养育弟妹；结婚后，夫妇各任教授，凌夫人所得皆供弟妹的教育费，故他极力多教钟点，太劳苦了，身体遂弱，去年第一胎七月而产，故不能长大，一年而夭。

# 周氏弟兄最可爱

8月11日

……

演讲后，去看启明；久谈，在他家吃饭；饭后，豫才回来，又久谈。周氏弟兄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启明说，他的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一日，他谈及一个负恩的朋友，说他死后忽然梦中来见，身穿大毛的皮外套，对他说，“今生不能报答你了，只好来生再图报答”。他接着谈下去：“我自从那回梦中见他以后，每回吃肉，总有点疑心。”这种滑稽，确有点像豫才。

豫才曾考一次，启明考三次，皆不曾中秀才，可怪。

# 教师索薪

## 8月17日

上午晴，下午又大雨。

昨日教职员在教育部索薪，王宠惠没有满意答复。今天他们又到交通部，高恩洪满口答应八月底还清积欠。教职员要他签字为凭，他就签字。正写时，忽来交通部员，大骂他不该签字，把他硬邀去开部务会议。高恩洪去而复返，说他须请示于王总理，方可签字。他一出门，就走了；他坐四点半的车，他的家眷搭晚车，都上北戴河了。这种儿戏的情形，真是可笑又可恨！国家大事在这一班瞎子手里，如何得了！

整理在济南的演说辞，重做了二千字。

续作《世界哲学》一文。

# 不以无事为休息

9月2日

……

与芷舲、子慎、香谷打牌。久不做此事了；近来太忙，每日做十几点钟的工，很想休息，又不得休息。我的天性是不能以无事为休息的；换一件好玩的事，便是休息。打球打牌，都是我的玩意儿；但“打茶围”，——坐在妓女房里，磕瓜子，吸香烟，谈极不相干的天，——于我的性情最不相近。在公园里闲坐喝茶，于我也不相宜。

……

# 蔡元培发怒了

10月3日

九时，开评议会。议及教授兼任他校课钟点的限制，我提议“不得过本校授课钟点二分之一”。后经修正为“不得过六小时”。有几位评议员反对，颇有讨论。蔡先生起立，大声发言，

面色红涨，很有怒气。他说："评议会到了今天，不能再反对这件事了。你们要反对，应该在去年三四月间反对。如果我们不实行此案，我们怎样对得起那些因兼任各部事务而改为讲师的几位教授呢？我们今天只能以评议员资格发言，不应该以私人资格发言！"我认得蔡先生五年了，从来不曾见他如此生气。他实在是看不过贺之才一类的人，故不知不觉的发怒了。后来此案付表决，只有两人不举手。蔡先生事后似悔他的发怒，故后来说话非常和气。

我提一案："请组织新建筑金募款委员会，即日开始募款，悬额四十万元，为下列三项之用：（1）图书馆，（2）大讲堂，（3）宿舍。"此案通过了。

台湾张姓二人来见，谈台湾事。我说："唯一方法是加入本地的政治生活，先争得自治权，且莫谈别的。"

下午在家，独秀忽到，使我大惊喜，谈甚久。

夜到银行公会，银行界请福田德三吃饭，邀我们作陪。

……

# 中国的前途没有危险

10月6日

九时，开英文预科教员会。

十二时，在东兴楼请福田博士吃饭。席后他说了两点：（1）他看中国的前途没有危险；虽然迟缓，实在不妨事。资本

主义的文化是快过去的了；世界的新文化，——非资本主义的新文化，——须靠俄国、德国、中国三国做主体。(2) 他自己曾受洗礼，但他是反对基督教的人；不是反对原来的信仰；是反对“制度化”的基督教。他说 Protestantism 是资本主义的宗教；他推翻了中古基督教反对资本主义（如借钱取息）的教训，给资本主义争得地位，并且给了资本主义一种道德的骨干，使资本主义能成立。

整理《努力》稿；校勘所印预科英文用书。

# 济南的窑子

10 月 13 日

早七时，重审定昨拟的草案，抄写清稿，每条下皆注明采用或参考的原案，至九时始写完。

任之昨夜到，在此吃早饭，我把草案给他看，他改定一处。九时半入城赴会。甲组开第二次会。

下午二时，移至津浦宾馆开第三次会。我的草案印成了，小学段大致依我的草案。中学段多数主张三三制，改动最多。

五时散会。段抚群（商务编译所，代表江西）今天到，我邀他吃饭，谈颇久。

头发太长了，胡子太不整齐了，出去剪发。坐在椅子上就睁不开眼睛了，剪发匠一头剪，我一头睡。至洗发时，我教他用冷水浇头，始清醒。出门，始知邮政局（建筑甚精）失火，火

势甚大，马路不能通车。我就折回，到萃卖场买物；不料因大火故，电灯机都关了，——火起由于走电，——萃卖场已闭门。我就到济源里去看看济南的窑子是个什么样子。进去了三家，都是济南本地的，简陋的很；大都是两楼两底或三楼三底的房子，每家约二人至四人不等；今夜因电灯灭了，只点油灯，故更觉简陋。十时半回寓，早睡。

# 满洲人改汉姓

10月16日

上午，甲组第六会，我不曾到。第一中学校长完颜祥卿来谈。他是女真之后，现在益都，至今保持原姓。他说，完颜一族改汉姓者共有三族：一为颜；一为王，完颜本义为王；一为汪，即含金水之义。他又说，满洲人改汉姓的，亦不乱改，各有意义；如瓜耳佳本义为“关”，故改姓关；查拉本义为“弓”，故改姓张；伊耳根觉罗本义为“兆”，故改姓赵；纥思烈本义为“高”，故改姓高。

……

# “好人”政府
# 不等于“好”政府

10月27日

往看任光。去看Dr. Phister，谈招待恩斯坦（Einstein）博士的事。下午上课——论理。

四时，顾宅茶会。亮畴、钧任又大发牢骚，到处骂人。大家都不满意。最后蔡先生起来说，“我提议这个茶会今天以后不继续开会了。就是要开，也须等王、罗几位出了阁之后。”

“好人”政府不等于“好”政府。好政府不但要人格上的可靠，还要能力上的可以有为。亮畴竟是一个无用之人；钧任稍胜，但也不能肩此重担；少川稍镇静，头脑也稍明白，但他终为罗、王所累，不能有为。

晚上邀Sokolsky夫人，Mrs. Rupert Hughes，Donald一班人吃饭。

# 《红粉骷髅》

10月30日

……

晚与黄国聪去看开明剧场开演上海新亚公司新出《红粉骷髅》影片。此影（片）是袁克文编的，情节绝无道理，幼稚的很。最可笑的是最后捉拿恶党徒，本在上海，忽变在苏州宝带桥；忽然上高山，忽然下水；忽然用戏台上的武把子，忽然抬出真刀真枪来大舞一场。我把他们自己的广告附一段于下：

> 红粉骷髅影戏为上海新亚公司所制确为中国影片中之最好最有价值之杰作全剧表情之贯彻布景之精妙诙谐处令人捧腹机警处使人惊心如党人劫女入牢律师化装侦探官厅命警缉拿恶党机关逃遁追捕时历尽高山大泽真刀真枪从山顶滚下党徒逃缉至长桥飞跳入湖如火如荼非常好看真正不可从前某某等中国影片相比也。

# 1937 年

## 史家的正当态度

1 月 18 日

到北大，与汤锡予先生畅谈。他自认胆小，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这是谦词。锡予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这是最可效法的态度。

他又说：颇有一个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我也笑对他说：我也有一个私见，就是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印度来的！我们都大笑。

其实，这都不是历史家正当态度。史家纪实而已。如果有些好东西是从海外来的，又何妨去老实承认呢？

下午开院务会议。

# 《雷雨》和《日出》

## 2月10日

今天来客最多。

读曹禺（万家宝的笔名）的《雷雨》、《日出》。杨今甫赠此二书，今夜读了，觉得《日出》很好，《雷雨》实不成个东西。《雷雨》的自序的态度很不好。

《雷雨》显系受了Ibsen、O' Neil诸人的影响，其中人物皆是外国人物，没有一个是真的中国人，其事亦不是中国事。

《日出》是一大进步，其中人物稍近情理，也稍有力量。然不近情理处也还不少。如“小东西”，金八早要淫她了，而她卖到下处，却总因为“太小”，接不着客，岂非矛盾？《日出》写胡四、顾八奶奶都不太近情理。

今夜是旧历除夕，终夜听爆仗声，睡的很少。

# 大学校长与电影明星

2月14日

读 Henry James 的《Charles W. Eliot》卷一。甚感兴趣。

伊里鹗校长是哈佛大学再造的大伟人。他死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廿二日，那时我在巴黎，巴黎有两种美国英文日报，那时候正值电影男明星范伦铁诺（Valentino）病危在医院里，报纸的第一页几乎全是范伦铁诺病床的消息，那天只有一条短短三行的新闻，记伊里鹗校长死了！我读了叹一口冷气。十年后我在病床上读这一个大教育家的传记，想起了那个故事，记在这里。

今天医生许我起床坐了，上下午各坐了二十分钟。

# 做书不可学时髦

2月21日

读罗耳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耳纲与吴春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132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

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

但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

# 罗贯中的籍贯

3 月 7 日

为《独评》事写一信与宋明轩（哲元），带去访秦绍文市长，稍谈。

访莫柳忱，不遇。作一书与苏雪林。

看王恽《秋涧大全集》，记出其中于曲家有关诸事。

有一点是偶然发见的。诸书记罗贯中的籍贯不一致。或称为太原人，或称为杭州人。百十五回本《水浒》称为“东原”人。今夜读《秋涧集》，见其中两次提及“东原”，其一次显然指东平。因查得“东原”即宋之郓州。后又偶翻《元遗山集》，称“东原王君璋”，玉汝是郓人。罗贯中是郓人，故宋江、晁盖起于郓城。

# 向钢和泰先生学梵文

3 月 16 日

上午得电话，知道钢和泰先生（Baron Alexander W. von Stael Holstein）今早四点一刻死在德国医院，我很感伤。

钢先生是一个纯粹学人，终身寻求知识，老而不倦。他从前是 Esthonia 的贵族，广有财产。他专治梵文藏文，往年为考迦腻色迦王的年代，他想从中国史料里寻证据，故到东方来。俄国革命后，他的财产被没收，不能不靠教书生活。民国七年，我因 Sir Charles Eliot 的介绍，请他到北大来教梵文，并教印度古宗教史。他的古宗教史是我替他口译的，我们合作两年，我得益不少。我最初学梵文，也是跟他学的。他今年仅六十岁，有一妻二子。

# 韩愈和李翱

6 月 15 日

最后一次上课，讲唐代之中国（哲）学思想，辨韩愈、李

翱为两条不同的道路，退之平实，而习之玄妙；退之主张“正心诚意，将以有为”，而习之要“寂然不动，弗思弗虑”。退之向外，以恢复一个“正德利用厚生”的文化为主旨；而习之要昌明“性命之道”，结果还是掉在印度网里，爬不出来。《原道》与《复性书》是两部开路的书；以后李德裕、范仲淹、李觏、王安石走的都是《原道》的路；理学走的是《复性书》的路。

下课后，上车到天津；袁守和到站接我，晚饭后同到李木齐宅去看他的遗书。李氏兄弟子侄搬出他家善本书，赵斐云纪录，守和、徐森玉与我同看。到半夜始散。寓裕中饭店。

# 东方美人

## 9 月 18 日

昨夜得报，台风即到香港，故今天还不起飞。

今天是第七个“九一八”，我与端升在饭厅上吃晚饭，我说，这七年之中，今回总算是用飞机炮火来纪念“九一八”了，我们应该庆祝一次。我们就叫了一瓶白葡萄酒，举杯祝福前方的士兵。

同旅馆的有樊泽培君和他去年新婚的夫人，饭后我们四个人在楼下大厅上喝酒谈天。樊夫人甚美，是一种东方画中美人的美。樊君是矿冶工程师，我前两三年在火车上遇着他，我见他手中拿着的是《Ivan the Terrible》一书，颇诧异这个工程师

的兴趣不狭窄。以后我们就成了朋友，我到他家去过，藏书很有选择。

# 1944年

## 观黑人演出

2月1日

Mrs. O' Donnel Hoover 邀我去看 Paul Robeson 演 Othello，同去者为 Mr. & Mrs. Manshih。

Robeson 是黑人，演此戏最大方，又最用力。Othello 我从没有看见演过，此乃第一次，十分受感动。

我初读此戏，颇觉其不甚近情理。今夜见 Robeson 演此戏，乃知其确是人间大悲戏之最有力量者。Robeson 是黑人中最有

名的歌者，去年始演此戏，先在 Cambridge 试演，后在 Boston 演之，最后始来纽约。此次我看此戏，认为最伟大的 Othello 扮演者。

演 Iego 者为 Jose Ferver，甚好。演 Emilin 者为 Mary Webster，即导演此戏的主任，亦甚好，余人稍逊。

# 空穴来风，必有所自

10 月 7 日

我因研究《水经注》大疑案，始悟中国向来的法堂审案的心理成见是不利于被告的。我作英文 Note 述此案重审的结果，我只须说：There is absolutely no evidence that Tai Chen had seen or utilized the works of Chao & Chüan”就够了。但我写中文报告时，才感觉这种说法不够，——在中国人的心里，“空穴来风，必有所自”，故被告必须提出有力的反证，单驳斥原告所提证据是不够的。

我因此改写我的《水经注》案全文，一面驳斥百年来提出的证据；一面提出戴未见全、赵书的十证。

我因此又想到中国法庭的“证据法”的问题与人权的保障有关切，若证据法不明，法律的实施将不够保障人民的名誉与生命财产。“罪疑惟轻”，虽是比较文明的名言，但这还不够。“罪疑惟轻”等于说“证据不够，只宜从宽发落”。这个从宽发落的人终身不能洗刷他的冤枉，不能恢复他的名誉。

故为保障人权计，中国法理学应该向“证据法”的方向发展。

九月三十日夜，我在美京与刘锴谈此意。

十月七日，我与武汉大学法律教授葛扬焕先生谈此意。

我问葛君，今天中国诉讼法的证据原则是什么？他说，是所谓“自由心证”！

# 汪精卫吃亏在“烈士”出身

11月13日

前几天（Nov. 7）在 Harvard Faculty Meeting 见着 Dr. Ggorge Birkhoff，同坐两点钟。今早见报，他昨天忽然死了。他是一位有成绩的数学家，江泽涵是他的学生。他家夫妇待我向来很好。他今年只六十岁，真可惜！

同日，日本宣布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

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有“烈士”的 complex。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性命不顾是一件事；所主张的是与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夸不要钱，就不会做错事，不知不要钱与做错事是两件不相干的事呵！

# 书信

# 致母亲：

## 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

（1908 年 7 月 31 日）

慈母大人膝下，敬禀者：

今日接得大人训示及近仁叔手札，均为儿婚事致劳大人焦烦。此事男去岁在里时，大人亦曾提及，彼时儿仅承认早一二年，并未承认于今年举行也。此事今年万不可行：一则，男实系今年十二月毕业，大哥及诸人所云均误耳。此言男可誓之鬼神。大人纵不信儿言，乃不信二哥言耶？二则，下半年万不能请假，盖本校定章，若此学期有一日中请假一小时者，于毕业分数上扣去廿分；有二日中均有请假者扣四十分，余以次递加。大人素知儿不甘居人下，奈何欲儿以此儿女之私抑儿使居人后乎？（一小时且不敢，何况二三礼拜乎？）三则，吾家今年断无力及此，大人在家万不料男有此言，实则二哥所以迟迟不归者，

正欲竭力经营，以图恢复旧业。现方办一大事，拮据正甚。此事若成，吾家有中兴之望（此事亦不必先行禀知，里中皆非善口，传之反贻人猜疑，贻人啧啧烦言也）。若大人今先为男办此事，是又以一重重担加之二哥之身也。且男定婚，二哥必归，而此间之事将成画饼矣。大人须念儿言句句可以对越上帝，儿断不敢欺吾母。儿今年尤知二哥苦衷，望大人深信儿言，并以此意语二嫂知之。四则，男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实在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儿近方以伦理助人，安敢忤逆如是？大人尽可放心也。儿书至此，儿欲哭矣。嗟乎吾母，儿此举正为吾家计，正为二哥计，亦正为吾一身计，不得不如此耳。（若此事必行，则吾家四分五裂矣，大人不可不知也）。若大人因儿此举而伤心致疾，或积忧成病，则儿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大人须知儿万不敢忘吾母也。五则，大人所言惟恐江氏处不便，今儿自作一书申说此中情形，大人可请禹臣师或近仁叔读之，不识可能中肯？以男思之，除此以外，别无良法矣。大人务必请舅父再为男一行，期于必成，期于必达儿之目的而后已。六则，合婚择日，儿所最痛恶深绝者，前此在家，曾屡屡为家人申说此义。为人父母者，固不能不依此办法。但儿既极恨此事，大人又何必因此极可杀、极可烹，鸡狗不如之愚人蠢虫瞎子之一言，而以极不愿意、极办不到之事，强迫大人所生所爱之儿子耶？以儿思之，此瞎畜生拣此日子，使儿忤逆吾所最亲敬之母亲，其大不利一；使儿费许多笔墨、许多能力，宛转陈辞，以费去多少光阴，其不利二；使吾家之人不睦，其大不利三；使母亲伤心，其不利四；使江氏白忙一场，其不利五；使舅父奔走往来，两面难为情，其不利六。有大不利者六，而犹曰“今年大利”，吾恨不得火其庐、牛马其人而后甘心也。儿

言尽于此矣。大人务必体谅儿子之心。善为调停，万不可待至临时贻无穷之忧。男手颤欲哭，不能再书矣。

戊申七月初四日不孝儿子嗣穈百拜谨禀

男现在不时回店，有信不如由泾县转寄之速也。

此用红圈皆极紧之言，用此标识耳。

尤有一事男不敢不告于大人者：男得此消息至今，消瘦甚矣。昨日拍有一照，他日寄归，大人当亦伤心儿何憔悴至此耶！

前寄余川汪上宾兄（即宅坦三老表嫂之义女婿）带有二哥及儿之信，已收到未？

儿已将致江村之信写好，因大小既以八月毕业为辞，故儿信中亦以此为辞，庶不使大人失信于江氏。儿思之岳氏既与吾家为姻眷，今得儿书，当念二姓他日尚须来往，女婿他日尚须登堂相见，断不肯使儿为难，以阻二姓之好，则大人所言一切为难情形，皆儿一身当之。望大人垂念儿子一片为吾家、为吾母之苦心，助儿一臂，请舅父亲自为儿一行。有儿此信，大人及舅父均有可措词之道，事无不成之理。儿以昨日作两书，今日又作致江氏书，天气太热，作字太多，致背脊酸痛，今不能多作书矣。今并万言为一句，曰：“儿万不归也”。

儿子嗣穈饮泣书

# 致母亲：

## 颇悔从前少年意气太盛

（1909 年 9 月 13 日）

慈亲大人膝下：

日前接读七月十二日手谕，欢喜无量。男与二哥在此均各平安，请勿远念。儿近已不欲他往，下半年仍在中国新公学，已于七月二十六日开课。儿每日授课四时以外，有暇时研习他国文学，以为出洋之预备。现所授之时间，比上半年每日较少一小时，便觉省力多矣（上半年每日五时）。大人来谕言及债款、家用等情，儿自当赶紧筹寄。儿在此所苦出息甚微，校中又万分拮据，以致今年未寄一钱。惟儿从不敢妄用一钱，致蹈浪费之弊，此则大人所能信儿者也。

来谕述舅父病状，令人骇异不已，所望抵家以后，得泽舟及禹臣师诸君协力调治，药到回春，则此愿慰矣。惟人命至重，

千万不可信愚人之言，亡服仙方或祈禳求愈，想大人必不以儿此言为过虑也。

来谕中附有与二哥一谕及聪儿一禀，均已交二哥看过。二哥昨夜往川沙（二十八日）料理店事，须数日始能回沪。前此二哥曾有痔疾，现已告痊，请大人及二嫂均可放心，毋庸焦虑也。

大人手谕中附有一信，乃一女子致其母者，署名宝孙。函中称呼人物，皆儿所不解，以手谕有“儿妇于初八日来吾家 ”一语度之，似此函即儿妇手书。果尔则此函字迹词意已略有可观，不可谓非大进步，此皆出吾母之赐也。儿甚愿其暇日能时时用攻，稍稍练习，在吾家有诸侄可以问字，在岳家有其母可以问字，即此已足。现旌、绩两邑俱无完全女学，虽入学亦无大益，不如其已也。儿近年以来，于世事阅历上颇有进步，颇能知足。即如儿妇读书一事，至今思之，颇悔从前少年意气太盛，屡屡函请，反累妇姑、岳婿、母子之间多一层意见，岂非多事之过？实则儿如果欲儿妇读书识字，则他年闺房之中，又未尝不可为执经问字之地，以伉丽而兼师友，又何尝不是一种乐趣，何必亟亟烦劳大人，乃令媒妁之人蹀躞奔走为儿寄语。至今思之，儿欲失笑。想大人闻儿此言，亦必哑然失笑也。

禹臣师嘱买教科书，及永儿读书，皆已购就，一并附呈。闻二哥言，聪儿近能勉强看小说，此大好事。惟小说中有一种淫书，切不可看；又有石印字太小之书，亦不可看。聪儿眼目已有毛病，千万不可令以小说之故又受损伤，望大人及二嫂时时留意，此事关系甚大，不可轻易放过也。今日下课无事，执笔作此。舅父既在吾家 ，故不另禀问安，即乞大人致意问病，无任企切。谨此，叩请金安，伏乞垂鉴。

又，家中析产阄书，均已见过，惟姨太现在是否仍与大人

合住？现颇康健否？甚念念也。

儿穈百拜

七月二十九日

# 致母亲：

## 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1910 年 6 月 30 日）

慈亲大人膝下，敬禀者：

本月曾托方庆寿兄带上胡开文借票一纸，曾嘱其向开文取款带家，不知已收到若干？儿今年本在华童公学教授国文，后二兄自京中来函言，此次六月京中举行留学美国之考试，被取者留在京中肄业馆预备半年或一年，即行送至美国留学。儿思此次机会甚好，不可错过，后又承许多友人极力相劝，甚且有人允为儿担任养家之费。儿前此所以不读书而为糊口之计者，实为养亲之故，而比年以来，穷年所得，无论儿不敢妄费一钱，终不能上供甘旨，下蓄妻孥，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不我与，儿亦鬓鬓老矣。既不能努力学问，又不能顾赡身家，此真所谓“肚皮跌斛斗，两头皆落空”者是也。且吾家家声衰微极矣，振

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 有出洋留学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儿既决此策，遂将华童之事辞去，一面将各种科学温习，以为入京之计。儿四月中即已将此事始末作书禀告大人，此书交弼臣姊丈带上，不意弼臣逗留上海不即归去，及儿知之已隔廿余日。事隔多日，遂将此信索回。今儿于廿二夜与二哥同乘“新铭轮”北上，舟中蜷伏斗室，不能读书，因作此书奉禀。儿此举虽考取与否，成败尚不可知，然此策实最上之策，想大人亦必以为然也。儿此行如幸而被取，则赶紧归至上海搬取箱箧，入京留馆肄业。年假无事，当可归来一行。如不能被取，则仍回上海觅一事糊口，一面竭力预备，以为明年再举之计。年假中亦必回家一行，望大人放心可也。

儿此行舟中风平浪静，又有二兄同行，尤可无虞。抵京之后，二哥往东三省，儿则留京预备。考期定于六月中，惟尚无定期，当俟抵京后再行报告也。

儿有一照片托弼臣姊丈（即樟林）带上，大人已见之否？弼臣此次来沪，带病而归，所患病乃系极危险之症，家中万不能医治。此次以资斧乏绝，不能在沪诊治，如抵里后尚未痊愈，或更利害，望大人转述儿意，令其筹款来上海或杭州就西医诊治，千万不可再延以误终身也。儿抵京后一切情形及考试之事，均俟入京后再行禀告。谨此，叩请金安。

家中诸长者均此。

糜儿百拜

五月廿四日作于“新铭”舟中，

时舟行黑水洋，水皆作黑色也。

# 附：胡母致胡适

（1910 年 9 月）

穈儿知悉：

汝自入京考试以后，所发各信均已收到，藉知一切。由日本寄汝二兄之信，汝二兄亦将原信寄来。昨日又接由横滨寄来安禀，一切旅情详细叙明，阅之甚为欣慰。刻下想已抵美京入学。余心无他虑，惟恐汝身体素不强壮，舟车数万里，辛苦异常，兼之风俗人情与吾中国必多阂隔，恐初至之时，心中必多不适。汝能体余心，时加保护身体，则余心慰矣。汝此次出洋，乃汝昔年所愿望者，今一旦如愿以偿，余心中甚为欣幸。从此上进有阶，将来可望出人头地。但一切费用皆出自国家，则国家培植汝等甚为深厚，汝当努力向学，以期将来回国为国家有用之材，庶上不负国家培植之恩，下以有慰合家期望之厚也。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后人当惜分阴，矧出洋留学期只数年，其光阴又甚迫乎？汝当勉之！

至于家中诸事，余自有布置，毋劳挂念。余之身体历年为家计所迫，颇觉不舒。今年以来汝二兄得海城之差，汝得偿出洋夙愿，吾家家声从此可期大振，心境为之泰然。刻下身体极健，饮食亦佳，较之旧年，大有天渊之别。惜乡间无照相者，若照一相片寄汝，当知余言之非虚诳也。家用虽紧，幸可勉强支

持。汝二兄来信，亦曾言及可以相助，汝尽可不必记念。至于每月之学资，既承国恩优给，若有羡余，则寄家用；若实不能抽寄，当即禀明，不必勉强，余当另行设法也。

汝到美后，学中功课及美国风俗当随时禀告，不可懒笔为要。汝岳家余亦有信告知。汝前信谓当作书寄与岳母，当即书寄可也。此嘱。

母示

# 致母亲：

## 得此书以为家人笑语之资

(1911 年 1 月 1 日)

第四号，元旦。

糜儿百拜，遥祝吾母大人新禧百福。

儿今日有大考一次。考毕无事，因执笔追记入学以来之事，以告吾母。想吾母新春无事，家人团聚之时，得此书以为家人笑语之资，当是一乐也。

（一）**体育**。外国大学有体育院，中有种种游戏，如杠子、木马、跳高、爬绳、元梯、赛跑、铁环、棍棒之类，皆为习体育之用。大学定章，每人每星期须入此院练习三次。儿初一无所能，颇以为耻。因竭力练习，三月以来，竟能赛跑十圈，爬绳至顶，元梯过尽，铁环亦能上去，棍棒能操四磅重者舞动如飞，现两臂气力增加。儿前此手腕细如小儿，今虽未加粗，然

全是筋肉，不复前此之皮包骨头矣。此事于体力上大有关系，如能照常习练，必可大见功效。现儿身体重一百十磅（脱去衣履时称得之重），每磅约中国十二两零，一年之后，必可至一百五十磅矣。

（二）**交际**。美国男女平权，无甚界限。此间大学学生五千人，中有七八百女子，皆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惟美国极敬女子，男女非得友人介绍，不得与女子交言（此种界限较之中国男女之分别尤严，且尤有理）。此间有上等缙绅之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坐谈。美俗每有客来，皆由主妇招待，主人不过陪待相助而已。又时延女客与吾辈相见。美国女子较之男子尤为大方，对客侃侃谈论，令人生敬。此亦中西俗尚之不同者也。

（三）**饮食**。此间食宿分为二事。如儿居此室，主人不为具食，须另觅餐馆。每日早餐有大麦饭（和牛乳）、烘面包（涂牛油）、玉蜀黍衣（和牛乳）之类。中、晚两餐始有肉食，大概是牛羊猪之类，至礼拜日始有鸡肉。美国烹调之法殊不佳，各种肉食皆枯淡无味，中国人皆不喜食之。儿所喜食者，为一种面包，中夹鸡蛋或鸡蛋火腿，既省事又省钱，又合口味。有时有烤牛肉，亦极佳，惟不常有耳。儿所居之屋，房东是一老孀，其夫为南美洲人。南美洲地本产米，故土人皆吃饭，其烹肉烧饭之法，颇与中国相同。十一月中，主妇用一女厨子，亦是南美洲人，遂为同居之房客设食。同居者有中国人七人，皆久不尝中国饭菜之味，今得日日吃饭食肉，其快意可想。儿亦极喜，以为从此不致食膻饮酪矣。不意主妇忽得大病，卧床数日，遂致死去，死后其所之厨子亦去。如是此种中国风味之饮食，又不可得矣。此段事实，颇有趣味。吾母闻之，亦必为之大笑不已也。

右举三事，拉杂书之，即以奉禀。顺叩

金安

家中长幼均此。

麋儿百拜

辛亥元旦

# 致母亲：

## 岳氏赠婢之惠，殊令人感激

（1912 年 6 月）

第三号

吾母大人膝下：

六月五日发第二号书，想已寄到。儿现大考已毕，已在暑假中矣。今年暑假拟稍事旅行，以增见闻。本月廿一日拟往北田，约住十日可归。七月中当居此，有撰文之事，当勾当清楚，约八月中当可毕事。八月十几，当往游维廉城，赴吾国学生大会，归途须至纽约一游。纽约者，世界第一大城也。儿居此邦已二年，尚未一至其地，可谓憾事。自纽约归时，约在八月之末。九月中当闭户读书，为来年计。开学之期，约在九月底矣。此邦年假仅有十日，而暑假乃至百余日之久。盖暑假中，一则天热不能读书，二则自六月至九月（约吾国旧历自四月中旬至

八月初旬），为农忙之候，学生多有归助其父兄尽力农事者，故暑假之长十倍于年假焉。若吾国之年假，除拜年酬应之外，一无他事，而学生多因之废学，真无谓也。

家中大小想都平安。家用一时尚不能寄，如需钱可暂时挪借，俟儿筹得款时再行寄归。

岳氏赠婢之惠，殊令人感激，儿当作书谢之，何如？

家中来书，总以戒酒为言，儿居此二年，滴酒未偿入口，望大人放心也。

糜儿百拜

# 致母亲：

## 儿当多作文，或可多得钱

（1913 年 5 月 11 日）

第六号

吾母大人膝下：

前寄第五号书，及放大之照片想已收到。今又寄呈放大影片一帧，如大人欲多得数张，即当寄呈。儿之照片，因近来未得佳者，佳者价恒甚昂，故一时尚未能寄家。总之，一、二月内必摄一张寄来也。儿在此甚平安，秋间即可毕业，惟仍须留此一年，可得硕士学位，然后迁至他校（尚未定何校）再留二年，可得博士学位。归期当在丙辰之秋耳。

家用一事，已在沪设法，不知已寄有款至家否？甚念。收到有款，乞吾母即以书告知。此处每月有二十元（英洋），今年夏间，儿当多作文，或可多得钱亦未可知耳。

此间方交春景，百卉都放，大可怡悦心神。惟对此佳景，益念吾故乡不已。古人云："虽信美而非吾土兮"，真得吾心云。

二哥在丹阳县作科长，月薪虽微，尚可勉强敷衍。惟二弟家累太重，亦是不了之计耳。

儿近来百无所苦，但苦太忙。家书之不常寄，亦以此故也。匆匆，即祝

吾母康健

适儿百拜

五月十一日

# 附：胡母致胡适

（1913 年 7 月 7 日）

字嘱 第七号

穈男知之：

于上月十二日曾发去第六号一函，谅已早经投到矣。今于上月十八日收到第六号函，内又附来放大影片一张，得悉一切。惟第二号信至今未见寄到，想是失落无踪矣。余之放大影片，望勿再寄。前据汝来信云，拟为冬秀摄一放大影片寄家，后来信数次均未提及，不知已另为伊摄照否？念念。今来函云，在客甚平安，诸事顺遂，余心深为喜慰。

今年秋间系三年毕业得学士位，明年秋间系第四年毕业得硕士位，再留二年，系六年毕业可得博士位。若论汝自去祖国，至甲寅年已是五载矣。以余之念汝，似觉为日已遥，而汝外祖母明年为古稀加一，时时系念于汝，又宜以早日归来，以慰倚闾之望。更以汝岳母时常多病，极望以早日完姻了此向平之愿为是。论其阶级，多留二年与夫少留二年，博士、硕士位置又相悬如是之甚。且国家耗费金钱，考选学生出洋留学，将来回国必以毕业文凭位置录用，若半途废弃，殊为可惜。因之回环思想，余实难决。总之，此主由汝自为决定，余不遥制也。再，前同班派出学生七十人之中，拟毕何业者有若干人？下次来信，务望及之为要。上海《大共和报》笔资今已收节公代为寄到两次，计英洋四十元。收到洋、信，每次均具复信寄申矣。

汝岳母去年本有意欲来吾家之说，今年值吾村六月十一日举行接大士善会之期，特具函相邀。于十月廿六日冬秀到来，据云因身体不强，难于转动，故此未来。现在同住之子隽叔岳已另营屋搬迁出屋，嗣后每年汝可具问安信一、二次，以慰其记念情切耳。信面望书汝舅兄江仁甫可也。信封面望多寄数个为要。汝在外酬应，筵席上酒字务望谨慎，万勿贪饮，切嘱。特此字具，并询客祉不一。

家中各房大小人口均吉，希勿为念。

癸丑六月初四日

母字具

# 致母亲：

## 悠悠六年别，未老已微癯。

(1913 年 7 月 30 日)

第七号

吾母大人膝下：

得第五号书，甚喜。又知上海之款已收到一月，甚望后此可源源而来，庶家中可无薪水之忧，而儿亦安心在外矣。儿之照片所以不常寄来者，因此间照片价昂，而儿友朋极多，每摄一影，非得二、三十张不敷分赠，故一时不能得耳。实则儿近来变易甚微，与前此摄影相差正无几，故望吾母能恕儿不寄照片之罪也。儿今复习夏课之外，尚有外事，又须卖文，故忙极，一时未及多作书寄家。此咎亦望吾母宽恕也。儿前收到全家照片时，曾作一诗，诗虽不佳，然亦是写儿近来感情，故另录一份寄家，望请禹臣师或近仁叔读之，并乞为吾母讲解之，何如？

儿近除忙外，他无所苦。今年夏间天气尤凉爽，无炙燠之苦，殊幸事也。今年南北战事又起[1]，海外闻之，甚为惶惧，但望兵灾勿及吾乡耳。大哥、二哥处都无信来，奈何！此信抵家时，想惠频侄女已将出嫁，望吾母为我致意贺其为人妇，并祝其后日夫妇和顺，儿女满膝，待儿归来时，又有人呼儿作叔公矣。大姐家已抱孙否？砚香甥娶亲至今已将八、九年，想此已有儿女矣。匆匆拜禀。即叩

吾母万福康健

合家大小、里中长幼均问安

适儿百拜

七月三十日

山门一首得家中照片作

出门何所望，缓缓来邮车，马驯解人意，踯躅息路隅。
邮人逐户走，歌啸心自如。客子久凝贮，迎问书有无？
邮人授我书，厚与寻常殊。开缄喜欲舞，全家在画图。
中图坐吾母，貌戚意不舒。悠悠六年别，未老已微癯。
梦寐所系思，何以慰倚闾？对兹一长叹，悔绝温郎裾。
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累君相待久。
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
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
闭户注群经，簪为扫尘垢。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
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吾母。

① 指“二次革命”。

# 致母亲：

## 如再留三年，可得博士之位

（1913 年 8 月 3 日）

第八号

吾母大人膝下：

前日发第七号信后，承友人以代摄之影片见赠。此片虽不甚佳，然笑容可掬，又甚自然，无拘束之态、愁苦之容，故儿甚喜之。因以一片寄呈吾母，已嘱此友代印多张，俟印成时，当再多寄几张来也。前月曾寄一影，亦作笑容，吾母已收到否？儿现有未放大照片，然不久终当寄一份来家，望吾母放心也。

现所习夏课将毕，夏课完后，儿即可毕业。儿以年来多习夏课，故能于三年内习完四年之课也。毕业之后，拟再留三年，现所得者为第一级学位（即学士之位）。西国大学学位，共分三级，第一级为学士（四年），第二级为硕士（一年），第三级为

博士（二年），故儿如再留三年，可得博士之位矣。

现江西有战事，幸不致波及吾乡否？远人闻乱，心日夕不能安也。此祝

吾母康健百福

适儿

八月三日

# 致母亲：

## 人事卒卒，真可省味

(1914年8月9日)

第十九号

吾母：

前于上月廿七日发第十八号书(此书但有山水图片数张，无他言语)，想收到。儿现有小事，故十余日未作书矣。前书中曾乞吾母将儿书箱中之《楚辞集注》及《墨子》两书寄出，今此二书已由上海办到，可无庸寄矣。儿现在欲知者数事，望吾母下次写信告知，其事如下：

一、吾邑自共和成立后，邑人皆已剪去辫发否？有改易服制否？

二、吾乡现有学堂几所，学堂中如何教法？

三、乡中有几人在外读书（如在上海、汉口之类）？

四、目下共有几项税捐？

五、邑中政治有变动否（近仁、禹臣或能告我）？县知事由何人拣派，几年一任？有新设之官否？有新裁撤之官否？县中有小学几处？

现欧洲有大战事，世界强国惟美、日本、意大利及南美诸国未陷入此战云中。今战之国如下：

<table>
<tr><td>德国、奥国（又名奥匈）为一组</td><td rowspan="2">两组交敌</td></tr>
<tr><td>英、法、俄、比、塞维亚为一组</td></tr>
</table>

此诸国除比及塞之外，皆世界第一等强国。今之战役，不知何时可以了结，尤不知须死几百万生灵，捐失几千万之金钱，真可浩叹！

以大势观之，奥、德或致败衄，然亦未可知也。英、德在中国皆有土地财产（英之香港、威海卫；德之青岛、胶州湾），战祸或竟波及东亚，亦意中事也。

此邦严守中立，又去战地远，故毫无危虞，望吾母放心也。

酷暑已去大半，早晚凉风送爽，居此甚可乐。有时夜出玩月散步，颇念少时在吾家门外坦场夜坐，在石凳上乘凉，仰看天河数流星，此种乐趣，都如梦寐。曩时童稚之交，如近仁叔，如细花兄，如秋兄，今想皆儿女盈前，作人父矣。凤娇姐，惠频侄女，今想皆已出嫁，人事卒卒，真可省味。

适 儿

八月九日

# 致江冬秀：

## 第一次寄姊书

（1911 年 4 月 22 日）

冬秀贤姊如见：

此吾第一次寄姊书也。屡得吾母书，俱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矣。吾于十四岁时曾见令堂一次，且同居数日，彼时似甚康健，今闻时时抱恙，远人闻之，殊以为念。近想已健旺如旧矣。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来吾家时，可取聪侄所读之书温习一二。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姊以为如何？

吾在此极平安，但颇思归耳，草此奉闻，即祝

无恙。

胡适手书

四月二十二日

# 致江冬秀：

## 惟是学问之道，无有涯矣。

（1914 年 7 月 8 日）

冬秀贤姊如见：

前由家母转交照片三种（一大二小，小者乃六月内所寄），想皆已收到。适留此邦已四载，已于去秋毕业，今已决计再留二年，俟得博士学位时始归，约归期当在民国五年之夏矣。适去家十载，半生作客他乡，归期一再延展，遂至今日。吾二人之婚期，亦因此延误，殊负贤姊。惟是学问之道，无有涯矣。适数年之功，才得门径，尚未敢自信为已升堂入室，故不敢中道而止。且万里游学，官费之机会殊不易得，尤不敢坐失此好机会。凡此种种不能即归之原因，尚乞贤姊及岳母曲为原谅，则远人受赐多矣。适去家日久，家慈倚闾之思，自不容已。幸贤姊肯时时往来吾家，少慰家慈思子之怀、寂寞之况，此适所感

谢不尽者也。前曾得手书，字迹清好。在家时尚有工夫读书写字否？如有暇日，望稍稍读书识字。今世妇女能多读书识字，有许多利益，不可不图也。前得母家来信，知贤姊已肯将两脚放大，闻之甚喜，望逐渐放大，不可再裹小。缠足乃是吾国最惨酷不仁之风俗，不久终当禁绝。贤姊为胡适之之妇，正宜为一乡首倡，望勿恤人言，毅然行之，适日夜望之矣。适在此起居如意，名誉亦好，可慰远念。姊归江村时，望代问岳母起居及令兄嫂、令叔暨诸人安好。匆匆不尽欲言，即祝无恙。

适手书

三年七月八日

# 致章希吕：

## 岂可默然无一言以写吾哀！

（1911年6月17日）

希吕足下：

现方外出赴一耶教学生会于Pocono山之巅。此间地高，气爽天寒，有围炉者。今日忽得由Ithaca城转来手书，读之亦悲亦慰。乐亭之噩耗，已于怡荪手书中知之。自是以后，日益无聊，又兼课毕，终日无事，每一静坐，辄念人生如是，亦复何乐？此次出门，大半为此，盖欲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乐亭已矣！吾辈生者失一分功之人，即多一分责任，今方求负责任之人而不可得，而忍见沈毅少年如乐亭者夭折以死耶！来书言旧日同学将为乐亭开哀悼会，适与乐亭非独友朋之感而已，岂可默然无一言以写吾哀！惟顷见怡荪已有长诗哭之，适心绪如焚，不克有所作，仅集文选句成一联。弟能为我请人

书之否？

此间耶教学生会乃合二会成：一为美国东省耶教学生会，一为中国留美东省耶教会。中国学生到者约三十余人。适连日聆诸名人演说，又观旧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适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现尚未能真正奉行，惟日读Bible，冀有所得耳。

来书言有“无恒”之病，此为今日通病，不止弟一人而已也。治之之法，在于痛改。其法大概如下：

（一）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

（二）每日常课之外，须自定课程而敬谨守之。

（三）时时自警省。如懈怠时，可取先哲格言如“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古谚）”，“德不进，学不勇，只可责志（朱子）”，“精神愈用则愈出（曾文正）”之类置诸座右，以代严师益友，则庶可有济乎？

居此十日，便仍归去。适有去Cornell之心，不知能实行否？匆匆奉闻，即祝

无恙。

小兄适顿首

一九一一，六，十七。

# 致许怡荪：

## 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

（1911 年 6 月 21 日）

怡荪吾兄足下：

得手书，及哭乐亭诗之后，已有书奉复，想已得之。此后日益无聊，适大考已毕，益无所事事，适此闻耶教学生会会于李可诺（Pocono）山之巅，余往赴之。此会合二会而成：一为 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为美国东省耶教学生会。计中国学生到者约三十五人，美国学生约二百人。此山地高二千英尺，故寒如在深秋，早晚有拥炉者，可称避暑福地。会中有名人演说，如 Mott，（即青年会报所称之穆德，乃世界名人），Beach，（此君曾居中国，能通说文，亦一奇也），Gilbert Reid（李佳白）等。弟愁苦之中，处此胜境，日聆妙论；颇足杀吾悲怀。连日身所经历，受感益甚，昨日之夜，弟遂为耶氏之徒矣。

想故人闻之，必多所骇怪，颇思以五日以来感人最甚之事为足下言之。

方弟入中国公学时，有同学陈绍唐君（广西人），与弟同班，一年之后，此君忽入守真堂专读英文，后遂受洗为耶教徒。他于前年来美，今于此相见。其人之言行，真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其人信道之笃，真令人可惊。然其人之学问见识非不如吾辈也。此可见宗教之能变化气质矣。

昨日之夜，有 Mercer 者，为 Mott 之副，其人自言在大学时染有种种恶习（美国大学学生之风俗有时真如地狱），无所不为，其父遂摈弃之，逐之于外。后此人流落四方，贫不能自活，遂自投于河；适为水上巡警所救，得不死，而送之于一善堂。堂中人劝令奉耶教。从此此人大悔前行，遂力行善以自赎。数年之后，一日有会集，此君偶自述其一生所历，有一报纸为揭登其词；其父于千里之外偶阅是报，知为其子，遂自往觅之。既至，知其果能改行，遂为父子如初。此君现卒成善士，知名于时。此君之父为甚富之律师，其戚即美国前任总统也。此君幼时育于白宫（总统之宫），则所受教育不言可知，卒至于此，一旦以宗教之力，乃举一切教育所不能助，财产所不能助，家世所不能助，友朋所不能助，贫穷所不能助之恶德而一扫空之，此其功力岂可言喻！方此君述其父再见其子时，抱之于怀而呼曰："My boy，My boy……"，予为堕泪，听众亦无不堕泪。会终有七人（此是中国学会会员，大抵皆教中人，惟八九人未为教徒耳。）起立，自言愿为耶教信徒，其一人即我也。

是会在一小屋之中，门矮可打头，室小如吾南林里所居之半，拾门外落叶枯枝为炉火，围炉而坐，初无宗教礼仪之声容节奏，而感人之深一至于此，不亦异乎？现弟尚留此，三日后即归 Ithaca 城……

匆匆奉闻，即祝
无恙。

弟适顿首
六月廿一日

此书所云“遂为耶氏之徒”一层，后竟不成事实。然此书所记他们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实是真情。后来我细想此事，深恨其玩这种“把戏”，故起一种反动。但是这书所记，可代表一种重要的过渡，也是一件个人历史的好材料。

适。八年十月追记。

# 致钱玄同：

## 赚几个钱来请喜酒

（1918 年 1 月 12 日）

玄同先生：

得十二月十三日手书，感谢感谢！曾有小诗一首奉寄，想已收到了。此次新婚，曾做了几首杂诗，大都记述家事，不足以示外人。只有一首是切本题的，写出来请先生和尹默、仲甫诸位先生指教指教罢！诗如下：

十三年没见面的相思，如今完结。
把一桩桩伤心旧事，从头细说。
你莫说你对不住我，我也不说我对不住你，——
且牢牢记取这“三十夜”的中天明月！

你老先生的《〈尝试集〉序》想早已脱稿，可惜我还没有读过。我大概能于一月廿日左右（老实说个“后”字罢！）动身来京，所以，你若不曾把序稿寄下，请你就不必寄吧！

《新婚诗》还没有做完，便又要做《新婚别》了！你想我那里还有工夫做什么“钧者负鱼，鱼何负于钓”的文章?

然而百忙中居然还做一篇《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预备送与《东方杂志》，赚几个钱来请喜酒！你老别见笑罢！

昨日同一班朋友去游一个明末遗民叫做“采薇子”的坟墓，[1] 人家要我做诗，我便做了二十个字。:

野竹遮荒冢，残碑认故臣。
前年亡虏日，几个采薇人?

这首诗有点旧派习气，先生定笑我又“掉文”了。

如今没有工夫了，有个俗客来会，只好不写了。

尹默、仲甫、幼渔、叔雅、半农诸位先生均此，不一一。

适

① 〔原注〕墓上有碑“明采薇子之墓”。此人清初来吾乡，不言姓名，自称“采薇子”，遗墨颇多，洪杨乱后多散失。

# 致友人：

##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

（1918 年）

……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事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吾之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岂意反以此令堂上介意乎？……

# 致高一涵、张慰慈等：

## 只有早死的人能免了落后的危险

（1919 年 10 月 8 日）

一涵、慰慈、洛声诸兄：

别后我们就睡觉了。七日早到石家庄，在吴禄贞墓侧的一间屋子内休息，吃了一点面包当早饭。吴墓选得很好，有石台，台上有碑铭，是阎督军做的。我在这墓上颇有点感想，很想做一首吊古的诗，但是一时竟不曾做好，就走了。吴禄贞的死总算是一件很可纪念的事。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只有早死的人既能免了落后的危险，又能留下一段去思碑。这两天威尔逊病重，也许会死。倘他死在去年十一月，他便真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伟人了！威尔

逊真倒霉！

七时后，我们上了正太铁路。这条路走过的都是山地，风景极好。路上终日没有饭吃。我们带得有面包、黄油、水果等，吃得很畅快。山西人生计很困难，养成了节俭的习惯，故在火车上不肯吃车上的饭。正太路初成时，车上本有饭，后来因为没有人吃，赔累太多，故停止了。近年南人渐多，仍旧弄不到饭吃（自七时至下午五时），很觉不便。

山西大患在一贫字。年来新政不能不用本地人，不能招用客卿，也是因此，客卿远来，很不能与本地人争生计上的优胜。但是山西现在的发展计划决不能全靠本地人才，本地人才绝不够用。现在本省曾招了一大班直隶的中学毕业生来太原，另设“二部师范”，预备一年之后出去做高等小学的教员。但是高级机关中，外省人才太少，故很有狭陋的现象。这个困难问题将来正不知如何能解决。

到太原后，本地官署招呼极周到。因杜威夫人女士同来，故设备颇不易。我们看他们设备得如此周到，心里很不安。今天去见阎督军，他是一个很脱略的人，杜威先生颇满意。杜威去时，颈上带着软领！——可谓哲学家本色。

今天没有讲演，明天开讲。今天我出去走了几处，观察很浅，不敢就下评判。下午见着李泰棻君，谈了半点钟，得益不少。

街上今天（中秋）到处是穿蓝布衣的学生，气象很好。中国旧日的蓝布衣服现在渐渐绝迹，改为浅色的长衫，——以至于白衣。这是很坏的趋势。白衣最不耐污，穿白衣是不做粗事的“绅士架子”——是游民的招牌。山西学生的深蓝布衣服使我很欢喜。

街上路灯柱上都贴着黑地白字的格言，如“公道为社会精

神，国家元气”，“公道森严驾富强而上之”，“天下具万能之力者，其唯秩序乎！”“不适时之思想言行，愈觉得好，其害愈大”，“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等。有许多条都剥落模糊了。我希望剥落之后不要再贴了。这种“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是不会有良好的效果的。人人嘴上能说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如“公道”、“秩序”之类，——是道德教育的一大障碍。这个意思，我将来当作文详细说明。

今天所说止此。可与仲甫、守常诸位同看。

适

十月八日

冬秀来了没有？

# 致王子直：

## 中国是用家族伦理作中心的社会

（1920年5月18日）

中国是用家族伦理作中心的社会，故中国人最爱把家族的亲谊硬加到朋友的关系上去。朋友相称为弟兄，——“吾兄”，“仁兄”，“弟”，“小弟，——又称朋友的父母为“老伯”，“老伯母”，都是这个道理。朋友结拜为弟兄，更是这个道理的极端。

其实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人伦”，弟兄是天然的关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人伦”。把朋友认作弟兄，并不能加上什么亲谊。自己弟兄尽有不和睦的，还有争财产相谋害的。朋友也有比弟兄更亲热，更可靠的。所以我主张朋友不应该结拜为弟兄。不但新时代不应有，其实古人并无此礼。汉人始有“结交为弟昆”的话，但古人通信，仍不称弟兄。

胡适　　九，五，十八

# 致张东荪：

## 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

（1920 年 5 月）

东荪生生：

……

我的意思以为改诗是很不容易的事，我自己的经验，诗只有诗人自己能改的，替人改诗至多能贡献一两个字，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诗人的“烟士披里纯”是独一的，是个人的，是别人很难参与的。我想做过诗的人大概都能承认我这话。……

……

我很希望大家切实批评我的诗，但我不希望别人替我改诗。请大家指出某篇某句的坏处，好让我自己将来修改，我就感谢不尽了。

# 致萧宜森：

## 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

（1920年6月22日）

（1）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

我们男子夜行，遇有强盗，他用手枪指着你，叫你把银钱戒指拿下来送给他。你手无寸铁，只好依着他吩咐。这算不得懦怯。女子被污，平心想来，与此无异，都只是一种“害之中取小”。不过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

（2）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

平心而论，他损失了什么？

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只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碰伤了一根骨根。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

（3）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

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

九，六，二二

# 致吴虞：

## 我所以失望，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恋爱关系

（1920 年 9 月 3 日）

前接先生三月二十一日手书，当时匆匆未及即时作答，现闻成都报纸因先生的女儿辟疆女士的事竟攻击先生，我觉得我此时不能不写几句话来劝慰先生。春间辟疆因留学的事来见我，我觉得他少年有志，冒险远来，胆识都不愧为名父之女，故很敬重他。他临行时，我给他几封介绍信，都很带有期望他的意思。我所以失望，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恋爱关系——那另是一个问题，——我最失望的是辟疆一腔志气不曾做到分毫，便自己甘心做一个人的妻子；将来家庭的担负，儿女的牵挂，都可以葬送他的前途。后来任叔永回国。告诉我他过卜克利见辟疆时的情形，果然辟疆躬自操作持家，努力作主妇了。此事使我心里不能不怨潘君。潘君爱辟疆，亦是人情之常，本不可怪。但

他果真爱辟疆，当设法使他先达到求学的志愿，使他充分发展他的天才，不当中道拦截他的进程。我曾与叔永言，我终不愿意不管此事，我若有机会，我总要设法使辟疆继续求学。此虽是一时私愿，确是很诚恳的，但此时尚无法下手耳。

先生对于此事，不知感想如何。我怕外间纷纷的议论，定已使先生心里不快。先生廿年来日与恶社会宣战，恶社会现在借刀报复，自是意中之事。但此乃我们必不可免的牺牲，我们若怕社会的报复，决不来干这种与社会宣战的事了。乡间有人出来提倡毁寺观庙宇，改为学堂；过了几年，那人得暴病死了，乡下人都拍手称快，大家造出谣言，说那人是被菩萨提去地狱里受罪去了！这是很平常的事。我们不能预料我们的儿女的将来，正如我们不能预料我们的房子不被“天火”烧，我们的“灵魂”不被菩萨“提去地狱里受罪”。

况且我们既主张使儿女自由自动，我们便不能妄想一生过老太爷的太平日子。自由不是容易得来的。自由有时可以发生流弊，但我们决不因为自由有流弊便不主张自由。“因噎废食”一句套语，此时真用得着了。自由的流弊有时或发现于我们自己的家里，但我们不可因此便失望，不可因此便对于自由起怀疑的心。我们还要因此更希望人类能从这种流弊里学得自由的真意义，从此得着更纯粹的自由。

从前英国的高德温（Godwin）主张无政府主义，主张自由恋爱，后来他的女儿爱了诗人薛莱（Shelley），跟他跑了。社会的守旧党遂借此攻击他老人家。但高德温的价值并不因此减损。当时那班借刀报复的人，现在谁也不提起了。

我是很敬重先生的奋斗精神的。年来所以不曾通一信、寄一字者，正因为我们本是神交，不必拘泥形迹。此次我因此事第一次寄书给先生，固是我从前不曾预料到的，但此时我若再

不寄此信，我就真对不起先生了。

九，九，三

# 致周作人：

## 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

(1921年2月14日)

启孟兄：

北京的燕京大学虽是个教会的学校，但这里的办事人——如校长 Dr. Stuart［司徒博士］及教务长 Porter［博晨光］都是很开通的人。上星期他们议决要大大的整顿他们的“中国文”一门。他们要请一位懂得外国文学的中国学者去做国文门的主任，给他全权做改革的计划与实行。

可是这个人不容易寻找！昨天他们托我的朋友朱经农来和我商量。朱君和我都以为你是最适当的人，朱君便请我转达此意，并为他们劝驾。我细想了一回，觉得此事确是很重要。这个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的学校。最要紧的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这一层他们

已答应我了。我想你若肯任此事，独当一面的去办一个“新的国文学门”，岂不远胜于现在在大学的教课？

他们的条件是：

（1）薪俸，不论多少，都肯出。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

（2）全不受干涉。

他们很诚恳的托我，我也很诚恳的请你对于这个提议作一番细细的斟酌，并望你给我一个回信。

适

十，二，十四

# 致钱玄同：

## 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

（1921年2月20日）

玄同吾兄：

昨日，公等丑诋宋春舫君之戏谈，别后即取《公言报》读之，觉此君末段所言（十九日）全与吾辈无异，且明言歌剧之影响远不如白话剧。吾因疑第一段（十七日）“歌剧之势力且驾文剧而上之”一语，必有误会处，因就宋君问之，宋君言此所谓“势力”并非influence（影响），本意作号召听者之能力，随笔写去，不图有此误会也。适既亲得此于宋君，故不敢不告，并望与仲甫兄观之。

适意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宋君无论如何，他总算是一个新派人物。其人作文太粗心则有之（此乃多作日报文字之过，且少年得志太早之过），然不当把他骂出我们

的大门去也。老兄以为然否？

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谬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志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我请他做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谬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老兄请想想我这话对不对。——我说到这里，又想起老兄是个多疑的人，或者又疑我有意“挖苦”。其实我的意思只要大家说个明明白白，不要使我们内部有意见就是了。

适上
廿夜

# 附：钱玄同致胡适

（1921 年 2 月）

适之先生：

你那天的信收到了。你忽然用起《红楼梦》里贾宝玉对林黛玉的口吻来对我，我觉得很是奇怪；但这是无关宏旨的，搁起不谈罢。

我对于宋春舫，原没有什么恶感；不过先头听了你和蔡先生如此的恭维他，而亲见其人，却是“碌碌”得很，因此不免把尊敬他的心理消灭许多罢了。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的《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平日对外的议论，很该旗帜鲜明，不必和那些腐臭的人去周旋。老兄可知道外面骂胡适之的人很多吗？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又何必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呢？我这是对于同志的真心话，不知道老兄以为怎样？

为了 Esperanto [世界语] 的问题，以两极端的人，在《新青年》上辩论，原是无谓。但我以为这“世界语”的问题，《新青年》上实在可以讨论的；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讳而不言，似乎也可不必罢！

《新青年》五卷二号，准明晨交仲甫去寄。三号系半农编辑。你如其有大稿，请早日交给他（三号极迟九月十五一定要寄出）。还有孟和的《国民之敌》以下续稿，在你那里，也请你早日改妥了送交半农。

弟玄同

再：朱梅苏的附件——即罗马字拼音的报——来了吗？

# 致钱玄同：

## 我又如何敢讨老兄的便宜

（1921 年 2 月）

玄同先生：

我写的信是胡适之与钱玄同赔不是的，你们偏要说是宝玉对林妹妹的手段，这是“古典主义”，我是不赞成的。况且我又如何敢讨老兄的便宜，把老兄当作林妹妹呢？

宋君的缺点，我也知道，故前信中也明说出，不过我觉得他很想加入我们的一派，故我劝大家不要赶他出去。老兄所下“碌碌”两字的评语，的当得很。

人至于张缪子，我现在且不谈他。我已请他为我做文，我且等他的文章来了再说。好在我还有轮着编辑的一期，到了那时，我可以把他的文字或作我的文字的“附录”，或作《读者论坛》都无不可。“本记者自有权衡”！

至于老兄说我“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我用不着替自己辩护。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1]。(老兄的目的，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意”而非“真心”的。)故老兄便疑心我“低首下心去受他们的气”。但老兄说“你无论如何敷衍他们，他们还是很骂你”，老兄似乎疑心我的“与他们周旋”是要想“免骂”的！这句话是老兄的失言，恕不驳回了。

适

朱梅苏的附件还不曾来。

① 正当的“立异”皆所以“求同”。

# 致范源濂：

## 好人做官，自然不是为名利

(1921 年 3 月 13 日)

静生先生：

顷闻先生卧病已数日，甚念甚念，不知近日见好否？又闻先生病中听见国立各校教职员罢工之举，颇萌去志。我知道先生本来不爱干此事，故去秋相见时，先生曾有“应该吊我，有何可贺”的话。但我是爱敬先生的人，深不愿见先生因我们罢工而去位。此次教职员罢工之举，并非对先生有所不满意，实因政府太无办法，故有此举。现在中国政府有一个怪现状，就是各部的收入都成了各部的私产。当此国立各大校窘迫万状之时，而交通部方大兴教育事业。交通大学也，铁路职工师范学校也，铁路职工演讲员养成所也，——这些计画，有已实行者（其演讲员养成所本月毕业第一班），不但教职员薪俸无亏，并

且学生每月得津贴十八元。此中款项皆由国有各铁道摊派。此路人皆知者也。即如此次中法在上海合办之工商学校，此虽属教育部，闻亦由交通部出钱，故校中人员皆为交通界中人，此次招考，外间啧有烦言，皆知此校又成为交通系新教育事业之一了！

政府既有余财兴办这些新的教育事业，何以对于国立各大校之区区每月十七八万元独置之不闻不问呢？

此次教职员要求政府于国有各铁路收入项下拨付各校欠薪及以后国立各大校的经费，并非单为我们讨账，乃是正式提出一个大问题："政府各机关的收入是否应为各机关的私有，抑应为国家的公共收入？"

我们爱敬先生的人，都希望先生勉力提出这个议案，若不通过，然后去位。若先生于此时先去，定使无数人大失望：并非因我们拿不到钱而失望，乃是因先生不能副我们的期望而失望。

还有一件大事，也可以值得先生以去就力争的。蒙古的现状，现在我国政府似已无法应付了。我近来访问多数英美人熟于蒙古情形者，他们都说，只有速承认远东共和国，与立助剿蒙乱的协约一个法子。远东共和国为东亚唯一之无侵略政策之国家，且俄之旧党在蒙古活动，亦于远东共和国大不利，故中国此时若承认远东共和国，而以助剿蒙乱为承认之条件，彼自无不乐从之理。此唯一之救蒙方法，而内阁中竟无人肯力争，坐令蒙乱日深而不可救，将来公等皆应负"断送蒙古"的罪名；余人固不足惜，独先生与颜、董诸君似乎应该有点主张才好。若先生以此事力争而去，亦可以算是尽了一点心力而去了。

好人做官，自然不是为名利。为什么呢？为的是有一个做点好事的机会。我们敬爱先生的人，都不愿见先生于此时默默

的就去了。我们很希望先生做一两件大事，提出一两个应该提出的大问题，然后以去就争之，争之不得，然后去。

古人说，“君子爱人以德”，我想先生定不怪我多事。

胡适敬上

十年三月十三晨

# 致周作人：

## 你病后，千万不要太劳

（1921 年 8 月 30 日）

启明兄：

今天得你十五日的信（此信半个月始到），谈起令弟的事。这事我十几日前已有信给你，托孙伏园转交，不知此信曾寄到否？信中大意是请令弟即来，月薪六十元，来时可先见《东方》主任钱君及编译所长高梦旦君。此事之成，以钱君之力为多。

你病后，千万不要太劳。我看见你又已动手大译小说了，故作此忠告。

我想你们兄弟做的小说已可以成一集，可否汇集起来，交“世界丛书社”出版？又《点滴》以后，你译的小说也不少了，我希望你能把这一集交“世界丛书社”出版。《点滴》排印错误

太多，殊使人失望。商务印刷，可无此病。

此两事，确系我替你的身体计的。此两事皆不须你自己劳心力，并且可得较好的酬报，并且于读者大有益。

千万回我一信。

适

十，八，卅

# 致蔡元培[1]

## 有几件事，写出来供先生考虑

（1921 年 9 月 25 日）

孑民先生：

有几件事，想趁先生未南下之前，写出来供先生与梦渔先生的考虑。时间甚短，定多不详不尽之处。

（一）这一年收束的问题。

我在上海时，北京教职员联席会议议决延长一学期。此议最为平允，上海的朋友都很赞成。但后来忽变为补课一个月之议，自九月八日起，至十月十日止。我觉得这个办法实在是敷衍欺骗的办法，虽可以使懒惰学生高兴，但于情理上实在讲不

① 此信是胡适用日记稿纸写的，原信首页页旁有蔡元培批语："胡先生提议各条，元培均甚赞同，惟进行程序须经教务会议议定，请提出为幸。元培附志"

过去。三个半月的罢课，仅仅补一个月，虽一点钟不辍，也决不能补完。这是一困难。当此补课期中，学生也未到齐，教员也未到齐，教员无有名册，注册部又无力查课点名。当日我们登报宣言“学生不到，以旷课论”的话，决不能实行。这是二困难。一月之期，转瞬即满；似此情形（教员学生俱未到齐），如何能办考绩的事？这是三困难。上周学生已有要求废考试的大会，本周又借山东问题为名，明日起即出外讲演。讲演人数自必不多，但此等人即可借此捣乱。稍一不慎，即难收束。补课只剩两星期,即此两星期中日日有罢课或辍课或捣乱之机会。这是四困难。

以此种种情形看来，似乎十月十日很难收束这一学期。即使能收束，以一个月补完三个半月的课，已为自欺欺人。何况此时事实上有这种种困难，很难有收束的希望呢？试假定十月第二星期为考试之期，试问将从何考起？考的什么东西？对于那些迟到或未到的学生，对于那些未补之课，又如何结束？

我仔细想来，只有仍回复那延长一学期的计划，至十二月一日为下学年开始。办法略如下：

一，十月一日学生犹有未到者，休学或除名。

二，自十月一日严行查课点名。

三，各学科依平常限度授完。授完时，只有学科试验，无有年级试验。

四，本年新聘之教员，其已到京者，可于十月一日以后，先开始讲演，例如唐钺先生之前例。

（二）预科改良问题

预科改良之议，四年以来，终未能实行。今年预科新生只有百人左右，此乃绝好机会，决不可错过。我以为此时应预先计划预科改良的下手层次了。我想拟一个大纲，作将来讨论的

底子：

（1）明定预科卒业的标准（即本科入学的标准）：

凡预科所有之学科，每一种皆须规定此科授完时学生应具之程度。试举乙部预科为例：

（甲）国文卒业程度：

（子）能了解本校所用的《模范文》、《学术文》、《文论》等书之内容。

（丑）能略知文字源流、音韵要旨。

（寅）能作白话文与古文，无文法上的错误，并能用标点符号点读古书。

（乙）第一外国语：

（子）能看平常（不艰深）的书籍。（以面试定之。）

（丑）能用此种语言听讲。（以口试定之。）

（寅）能用此种语言作浅易的会话。（以口试定之。）

（卯）能作文翻译，无大错误。

（丙）第二外国语：

（子）能知文法大意。（笔试。）

（丑）读音正确。（口试。）

（寅）能作句，能作浅近之翻译。

（丁）历史：<br>（戊）地理：——指定教本与参考书，明定程度。

（己）数学：<br>（庚）物理化学：<br>（辛）博物：——规定本科入学应需之程度，指定补习应用之书籍。

（壬）论理学：
（癸）上，哲学概论
（癸）下，社会学大意

指定用书及参考书，例如哲学概论暂定陈大齐《哲学概论》，罗素《哲学问题》译本，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三书。

以上论定每科卒业时之标准。

(2) 办一个“试验的预科”：

于本年新生中，拣选成绩最优者十人以上、二十人以下，组成一个“试验班”。

试验班的目的，在于用实地试验来证明“预科卒业的标准程度是否能于一年之中做到”。

试验班之教员，概用各科主要教授。

试验班的教授法，注重自修，减轻钟点。

例如国文各目所用选本（如《学术文录》之类）概不须在课堂上讲解，概由学生自修，上课钟点自可大减。略如：

| | |
|---|---|
| 模范文（第一学期） | 二时 |
| 学术文（第二三学期） | 二时 |
| 文论（第三学期） | 一时 |
| 文字学（第一二学期） | 一时 |
| 作文（自修时作） | |
| 共计一学年 | 三时 |

第一外国语亦可如此办法，每周至多五时，尽够了。历史地理等科，至多一时。论理学与哲学概论尚可不须一时，两科合为一时，但分前后半年。

入学试验时成绩不甚高而志愿入试验班者，准其受一种特别考试，然后定之。

试验班一年修业期满时，与二年级预科生受同等的考试。及

格者，得升入本科。不及格者，随下学年之二年级补习。

现在的预科学制实在不易改革，若无实验，则一切改革的空谈都不能取信于人。现在若依这个办法，我们可以定出一个实验的标准来，一可以尽量试行新的教授方法；二可以促进本校同人的效率；三可以鼓励高才学生；四可以为改革学制的张本，使将来预科缩短一年，本科毕业后加长一年为研究科。

以上论预科试验班。

（3）非试验班的预科新生办法：

此项新生，人数既不甚多，似亦易于整顿。整顿之法略如下：

（甲）实行“免习试验”，以减轻其上课钟点。免习试验，须主任教授任之，不宜用讲师阅卷。

（乙）人数既少，可概用教授授课。

（丙）有几项科目似可改为“补习科目”；补习科目概由学生于课外自修或请人补授，由校中每年定期考试。例如乙部之物理化学博物等，又如甲部之国文等。

（丁）严定考绩章程，实力施行。

假如上文延长一学期之议得实行，则新预科开学之第一二个月，上学年之第一二年级预科各教员均有现任之工课，非有任课较少之本科各教授担任新预科不可。如此则（乙）条更容易实行。俟延长之学期完了时，然后慎择预科教授来接办下去，亦不为晚。

以上两件事，亟须于先生未行之前先行提出，故草草写出，请先生省察，并望与梦渔先生一观。此外尚有许多事，只好等先生北回时再谈了。

胡适敬上

十，九，廿五夜

# 致罗钧任

## 我是主张奋斗的人

（1922 年 9 月 6 日）

钧任先生：

别后，即以今天两次会谈的结果转告尔和，尔和虽感谢各位敦劝的好意，但他说，望梅止渴已是难事，何况现在连画梅都没有，虽有肯牺牲的人，亦无补于事，故他决计不肯担任此事，并托我转达亮畴，早日准他辞职。他的意思很坚决，故我只能将此意托你转告亮畴。我们劝驾的事虽没有结果，但为此事跑了三天，也不能不算是尽心了。

平心而论，亮畴终不能脱卸“不负责任”的批评。他是教育总长，若能在阁议席上力争，当不难通过这一道指令。尔和所拟之稿，在你们诸位虽始终视为迂阔，但教育界方面看来，确是一粒定心丹。况此款既有阁议在先，将来后起任其事者，无

论是谁，若非单为做官而来，必不能不提此一案。这是可以预料的。

但以上所说，仍是迂远之谈。北京局面已很难维持了。社会的秩序全靠中级人士为中坚，今中级人士已无守秩序的能力；昨日国会与国务院的情形便是明证。亮畴当此残局，未免太苦；似不如早日远引，留一个有用之才为将来之用。我是主张奋斗的人；但“知其不可而为之”，究竟于事何补？你以为如何？

草草达意，不尽欲言。

胡适敬上

十一，九，六

# 致郭沫若、郁达夫：

## 我对于你们，只有爱惜，而无恶意

（1923年5月15日）

沫若、达夫两位先生：

我这回南来，本想早日来看你们两位，不幸在南方二十天，无一日不病，已有十天不曾出门一步了。病中读到《创造》二卷一号，使我不能不写这封信同你们谈谈我久想面谈的话。

我最注意的是达夫在一五二页上说的："因为我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旧作的文字，淘了许多无聊的闲气。更有些忌刻我的恶劣分子，就想以此来作我的葬歌，纷纷的攻击我起来。"

我很诚恳地希望达夫的第二句话里不含有与我有关的意义。我是最爱惜少年天才的人；对于新兴的少年同志，真如爱花的人望着鲜花怒放，心里只有欢欣，绝无丝毫"忌刻"之念。但因为我爱惜他们，我希望永远能作他们的诤友，而不至于仅

作他们的盲徒。

至于我对你们两位的文学上的成绩，虽然也常有不能完全表同情之点，却只有敬意，而毫无恶感。我是提倡大胆尝试的人，但我自知“提倡有心，而实行无力”的毛病，所以对于你们的尝试，只有乐观的欣喜，而无丝毫的恶意与忌刻。

至于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一条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

后来达夫做了一篇短文，内中全不提起译文，而说我所以强出头，是因为原文有跟着外国学者跑来跑去的话，而我是曾跟杜威做翻译的，所以借题雪恨。这篇文章，他寄给北京《晨报》社，社中记者给我看了，我劝他不要登。他说，他因为要表示作者的人格的堕落，所以主张登出；我说：“正因为我爱惜作者的人格，所以不愿你登出。”后来他回信赞成我的态度，所以不登了。——然而此文终于在别处发表了。——我追叙这一段故事，只是要你们知道我对于你们，只有爱惜，而无恶意。

后来你们和几位别人，做了许多文章，很有许多意气的话，但我始终不曾计较。因为有许多是“节外生枝”的话，徒伤感情与日力，没有什么益处，我还是退避为妙。

至于就译书一事的本题而论，我还要劝你们多存研究态度而少用意气。在英文的方面，我费了几十年的苦功，至今只觉其难，不见其易。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

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信的刺激而多读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

如果你们不见怪,我很诚恳地盼望你们对我个人的不满意,不要迁怒到“考据学”上去。你们做文学事业,也许有时要用得着考据的帮助。例如译 Omar [莪默·伽亚谟(Omar Khayyam),波斯诗人]的诗,多用几种本子作考据,也许可以帮助本文的了解。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学的本身。

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胡　适

十二,五,十五

此信能不发表最好,倘有赐复,请寄亚东图书馆转。适。

# 附一:郭沫若致胡适

(1923 年 5 月 17 日)

适之先生:

手札奉到了。所有种种释明和教训两都敬悉。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至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目下士气沦亡,公道凋丧,我辈

极思有所振作，尚望明晰如先生者大胆尝试，以身作则，则济世之功恐不在提倡文学革命之下。最后我虔诚地默祷你的病恙痊愈。

沫　若

五月十七日

# 附二：郁达夫致胡适

（1923 年 5 月 17 日）

适之先生：

五月十五日的来函接读了。我也想来看你，不过因为刚从浙江回来，还有种种事情没有干了，所以不能来奉访，是很抱歉的。

我在《创造》二卷一期一五二页上所说的话，你既辩明说你“并无恶意”，那我这话当然是指有恶意的人说的，与你终无关系。

《晨报》的记者说我回答你的那篇文字，是“作者的人格的堕落”，我简直不懂他说的是什么话。若要说人格，《晨报》记者的那种卑鄙的行为，才可说是堕落的极点呢！

我们讨论翻译，能主持公道，不用意气，不放暗箭，是我们素所主张的事情，你这句话是我们最所敬服的。

至于“节外生枝”，你我恐怕都不免有此毛病，我们既都是初出学堂门的学生，自然大家更要努力，自然大家更要多读一点英文。

说到攻击考据学的话，我们对你本来没有什么恶感，岂有因你而来攻击考据学之理？

沫若的 Omar Khayyam 的译诗，原是失于检点，他在答闻一多的评论里已经认错了，这是他的虚己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表敬意的。

我的骂人作“粪蛆”，亦是我一时的意气，说话说得太过火了。你若肯用诚意来规劝我，我尽可对世人谢罪的。

我们对你本来没有恶感，你若能诚恳的规劝我们，我们对你只有敬意，万无恶感发生的道理。

你若能在南方多住几天，我们很希望和你有面谈的机会。

郁达夫敬复

五月十七日

# 致高一涵、陶孟和等：

## 关于《努力》

(1923 年 10 月 9 日)

一涵　孟和<br>慰慈　性仁 四位同鉴：

《努力》事承你们努力维持，至于今日，使我得安心在山中养病，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们才好！

我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虽然很安逸，很快乐，但我真住的不耐烦了。并不是地方不好，实在是心里不安。一来因为我在大学的功课无人担任；二来因为《努力》久累朋友；三来因为离家日久。所以我决计"下山"来了。（"下山"二字是浙江教育厅长张宗祥用的《思凡》典故！）

四日下山，五夜到上海，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作总统了。上海一班朋友，都不愿意我此时回来，大家谈论的结果，都劝

我暂不回京，医生也不赞成我此时出来工作。因为我现在肛门还有一处痔瘤每天要发二三次，每正坐二时以上，背脊便酸痛。

因此，我于七日晚上请叔永夫妇、经农、振飞们来商议一次。结果是：

(1)《努力》暂时停办，将来改组为半月刊、或月刊，专从文艺思想方面着力，但亦不放弃政治。俟改组就绪，再行出版。出版当在我恢复健康之时；此时仍继续《读书杂志》。

(2) 我此时暂不回京授课，俟一年假满之时再说。

以上二事皆以我病体未复元为主要理由。

停办之事，原非我的本意。但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若撇开人而谈问题和主张，——如全国会议，息兵，宪法之类，——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而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

展转寻思，只有暂时停办而另谋换一方向僇力的办法。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

《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直到今日。倘使《新青年》继续至今，六年不断的作文学思想革命的事业，影响定然不小了。

我想，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张《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

在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孑民先生，一齐加入。此外少年的同志，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

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

九月二十三日，自云栖回到烟霞洞，看见山前的梅树都憔悴不堪了，曾有一诗如下：

树叶都带着秋容了，
但大多数都还在秋风里撑持着。
只有山前路上的许多梅树
却早已憔悴的很难看了。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雕；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让我这首小诗预祝我们的新《努力》的生命罢！谢谢你们维持《努力》的热诚和辛苦。

适上

十二，十，九

# 致梁启超：

## 戴东原生日纪念，我很想参加

（1923 年 11 月 13 日）

手书敬悉，戴东原生日纪念，我很想参加，日内即动身离上海，在南京尚有小勾留，约廿日可抵北京了。东原遗像外间不多见，已托人向其族中求之，如得画容固最妙，否则向其族谱中描取道像来，但不知结果如何，先此奉闻，余俟面罄。

# 致刘文典：

## 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

(1923 年 12 月)

叔雅吾兄：

十八日的大札到时，正值我发愤替我们那位同乡“前辈”——不是翰林们所谓“前辈”——戴先生做生日的寿文，所以就请我的夫人赶到李辛白兄家，希望遇见你们夫妇，面白此事全无根据。不料那天你们俩都不在，倒使我很为难，次日为东原生日，又是怕人的大风沙，我们知道你们不能来李家了。廿、廿一两日，为了一件很无谓的事忙了两天，到今天才能执笔写信。

你说我怪你的事，当是传闻的瞎说，或者是你神经过敏，有所误会。我确有点怪你，但从不曾对一个人说过。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

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我在这种介绍上，只图救人之急，成人之名，丝毫不想及自身，并且还赔工夫写信作序，究竟所为何来？为的是要替国家开一条生路，如是而已。

# 附：刘文典致胡适

（1923年12月18日）

适之尊兄左右：

弟听见有人说，你很怪我的，说者也是间接又间接的听来，也说不清是为什么事，只晓得是为“书”的事。弟自己细想，书的事只有《论衡》和《诸子文粹》。关于《论衡》，书贾叫弟和你接洽，那时候你初到西山，何日回京不得而知，弟因为阴历年关就在目前，所以教他们赶快把他办结。这件事弟确乎有些不对，但是诸事没有不听你的话的（致书贾函屡次如此说的）。至于《诸子文粹》的事，弟因上海有个朋友死了，遗族极苦，他们虽然没有来向弟开口，但是年底必然不了。北京又有一个人更是奇窘。弟所得稿费，舍弟在沪已经用了一小部分，所余仅敷过年，不能分润，又万不能坐视，所以和他们商量，垫一百

元，托张菊生先生转交于君右任，转给亡友家族（余下的给了北京的这个人）。这件事也有不是，但是你调查弟这笔钱的用途，必然就不以为非了。总之，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所以弟之对于你，只有敬爱和感谢，决不会有别的。听见说你怪我了，弟心里十分的难过，因为你如怪我而绝我，是我学业上、精神上最大的损失。或者弟此外有开罪的地方，也是弟诸事不留神的结果。你的性情素来是不存芥蒂的，都总可以原宥的罢？弟本想到你家里当面说开，又恐怕你或者不见我，所以才写这封信。你如果认为弟是不成东西，那就无法了。如果可以释然，务乞复弟一信，免得弟心里十分的难受啊。

弟典再拜

十八日

# 致高一涵：

## 拿尽心做的文字去卖钱，不算是可耻的事

（1924 年 9 月 8 日）

一涵：

久不看报，前日检得你在《晨报副刊》上《关于〈努力月刊〉的几句话》，我仔细读了，实在不懂得你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要表示清高，就不惜把一切卖文的人都骂为“文丐”，这是什么道德？

拿尽心做的文字去卖三块钱至五块钱，不算是可耻的事。献寿文，作瞒心昧己的谀墓文，那是文丐。借文字敲竹杠，那是文丐。用抄窃敷衍的文字骗钱，那是文丐。迎合社会的恶劣心理，制造下流读物，那是文丐。但拿不苟且而有价值的文字换得相当的报酬，那是一种正当的生活；我们如果有一点忠恕之心，不应该这样嘲骂他们。如吴稚晖先生在极穷困之中，作文

亦不受酬，那是超人待己之严，是可佩服的。但不以此自律，而以此骂人，那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做的，尤其不希望你干的。

办一个有资本的杂志，像美国的《新共和》，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努力周刊》不出稿费，连发行部的人也不支薪，这是我最不安的事。所以改办《月刊》时，我极力主张，非集点资本，正不必办。《月刊》应该格外注重文字的质量；既要朋友白帮忙，又要挑剔文字的好歹，那是不容易的事。所以我主张《月刊》每月应有最低限度的编辑费。

但我们既不要军阀的钱，又不愿把自己卖给那一个帝国主义的或反帝国主义的政府，这笔钱打那儿来呢？

“商务”同“亚东”承办《努力月刊》时，我们即提出这笔编辑费作为一个条件。“亚东”情愿借贷来承办此报，但独秀劝他们不必竞争，只要求几个条件，内中有一条是独秀和我的文字不受酬，保留版权（独秀当日也是担任《月刊》撰文的人)。“商务”承办的杂志本无担任编辑费的先例；但对一切杂志皆有“销数满二千部后，其二千部以外销出之数，发行人应以版税二成交付著作人”的规定，《努力月刊》因有《周刊》八千份的底子，故“商务”肯以六千部的销数作为计算的基础，决定即以此项预支的版税作为编辑费。此是“商务”承办此报的事实，并无如你说，“商务印书馆于是便板起资本家的面孔，说：‘给你们做文字的人三块钱至五块钱一千字’”的情形。这样说话，但求一时的快意，而不顾事实的不符，也是我不希望我的朋友做的。

至于“商务”对《努力》的关系，并非谋“红利”，乃是“商务”里面有几位朋友赞成我们的奋斗牺牲的态度，故为友谊的帮助。《周刊》出版后，“商务”即破例愿为代售，并为代定。

以几百万资本的公司，而担此三个铜子的小生意，至一年半之久，这是他们谋“挣红利”的表示吗？《月刊》之非挣钱营业，人皆知之。“商务”所办杂志，至今能挣钱者，有几个呢？他们这一次不恤冒险而担任《努力月刊》的编辑费，我们自己计算，姑以每年五千四百元编辑费而论，加上印刷、发行、广告的费，须真有八千份的销数方可够本，而月刊不比周刊，周刊能有八千份而月刊不易至此数。“商务”契约上并声明，“以三年为限，限满清算；如著作人应得版税及广告费总数超过三年内预支之总数，应由发行人照数补送。”但如三年内销数不满八千，我们却不须赔偿他的损失。这种单方的条件，我们能说他们是谋红利吗？这种资本家有何威可畏？

君子立论，宜存心忠厚。凡不知其真实动机，而事迹有可取者，尚当嘉许其行为，而不当学理学家苛刻诛心的谬论，——何况我深知“商务”此番全出于好意的友谊，而你说的话太过火了，使我觉得很对“商务”不住。我又不愿把我们的契约无故披露在报纸上，以博一班神经过敏的人的谅解。所以我写这封信给你，请你替我想想我处此境地，应该怎样办法。

我说的话有不免太直切之处，但我对朋友的通信是从来不会作伪的，对你尤其不敢矫饰，想你能谅解。

适

十三，九，八

# 致王正廷：

## 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

（1924 年 11 月 5 日）

儒堂先生：

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我初不信，后来打听，才知道是真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

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我对于此次政变，还不曾说过话；今天感于一时的冲动，不敢不说几句不中听的话。倘见着膺白先生，我盼望先生把此信给他看看。

胡适敬上

十三，十一，五

# 致周作人：

## 真可谓“两地相思”

(1924年11月12日)

启明兄：

前晚在西山月光中写了一封信给你，昨天回来即得你的信，这真可谓“两地相思”了。

你的信我很能谅解。你不知道此信发于五夜十时，故疑我“不免有点为外国人的谬论所惑”。

我两年前见过溥仪君，他那时就说要取消帝号，不受优待费，并说已召李经迈来清理财产。其后他改派郑孝胥君，与以全权，在醇亲王之上，其意不可谓不诚。外间人说，解决此事，只有暴力一途；若假以时日，则必不成。(王正廷君对我如此说。)我不信此是实情。我以为，此次若从容提议，多保存一点“绅士的行为”，此事亦未尝不可办到，只此一点是你和我的不同之

点。此外我并没有什么异议。

外国人与清室有关系的，如庄士敦君，我颇相熟，深知他们并没有什么复辟谬论。庄君主张取消优待条件最力；清理财产，整顿颐和园收入，皆他所主张。此外，以我所知，英文报纸上也没有鼓吹复辟的论。

你以为“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这话里的感情分子之多，正与我的原书不相上下。我们若讨论“什么是极正当”，那就又要引起二十五万字的讨论了。所以我不愿意讨论此语，只说明我对此事的态度。

谢谢你的长信。

适

十二日

# 附：周作人致胡适

（1924年11月9日）

适之兄：

在报上见你致王正廷君信的断片，知道你很反对这回政府对于清室的处置。我没有见到全信，不能知道你的意见的全部，但是我怕你不免有点为外国人的谬论所惑。在中国的外国人大抵多是谬人，不大能了解中国（当然是新的中国），至于报馆中

人尤甚。例如《顺天时报》曾说优待条件系由朱尔典居中斡旋而议定的，这回政变恐列国不能赞同云云，好像言之成理，其实乃是无理取闹的话。倘若那条件真是由朱尔典与列国担保，那么复辟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出来说话，难道条件中有许可复辟的明文么？那时说这是中国内政，不能干涉，现在怎么可以来说废话？总之，这些帝国主义的（这里要模仿一句时髦的口吻）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上了他们的老当。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只因当局的妇人之仁，当时不即断行，这真是民国的最可惜的愚事之一。在清室方面倘若有明白的人，或是真心同情于溥仪君的外宾，早就应该设法自己移让，不心等暴力的来到。在民国放着一个复过辟而保存着皇帝尊号的人，在中国的外国报纸又时常明说暗说的鼓吹复辟，这是怎么危险的事。这时侯遇见暴力，那是谁的责任？不是当初姑息的当局（段芝泉君），不知自重的清室，以及复辟派的外国人，还有谁呢？这次的事从我们的秀才似的迂阔的头脑去判断，或者可以说是不甚合于“仁义”，不是绅上的行为，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虽然说不上是历史上的荣誉，但也决不是污点（在段芝泉君也应感谢，因为这也算是替他补过），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不能和你同意。我不是反帝国主义同盟员，却也不是讲仁义的理想家，我想孔老先生所说的以直报怨最为不错，所以对于清室问题是这样的看法。我与清室及国民军均无关系，不想为那一方面辩解，只是直抒所感，写给你一看罢了。

作人

九日

# 致李书华、李宗侗：

## 人各有所见，不能强同

（1924 年 11 月 28 日）

书华、玄伯两先生：

谢谢你们的信。

人各有所见，不能强同。你们两位既屡以民国为前提，我要请你们认清一个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我并不主张王室的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我只要求一点自由说话的权利。我说我良心上的话，我也不反对别人驳我。但十几日来，只见谩骂之声，诬蔑之话，只见一片不容忍的狭陋空气而已。贤如两位先生，尚疑

我要“先等待复辟成功，清室复兴，再乘其复兴后之全盛时代，以温和、谦逊、恭敬或他种方法行之”！此语在两位先生或以为是逻辑的推论，但我读了只觉得字里行间充满着苛刻不容忍的空气，使人难受。你们既说我是“根本错误”，我也不愿意申辩。我只要指出，在一个民国里，我偶然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

弟胡适

十三，十一，廿八

# 附一：李书华、李宗侗致胡适

（1924年11月19日）

适之先生：

本月九号《晨报》上载有新闻一段，题目是《清室问题与各方面》；其中一部分是说：北京大学教授胡适日前因此事特致函王正廷，中有一节照录于下：“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优待条件，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是可以修正或废止的，但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我们读了这段新闻以后，觉得非常骇异，这种议论，若出于“清室臣仆变为民国官吏”的

一般人，或其他“与清室有关系”的一般人之口中，当然不足为怪，但是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真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首先要声明的，就是我们与你是朋友，是同事，你的学问文章及思想，我们素来是很钦佩的。但是你对于清室问题的意见，我们以为你是根本错误了，并且恐怕这种根本错误的议论，将来或者发生不良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不同你辩一辩。我们根本上认为中华民国国土以内，绝对不应该有一个皇帝与中华民国同时存在，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所以我们对于清帝废除帝号，迁出皇宫，是根本上绝对赞同的。这是辛亥革命应该做完的事，而现在才做完，已经是迟了十三年了。清室优待条件，乃非牛非马、不伦不类、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一种条件。这是民国对于清废帝的关系，与国际条约的性质，当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你已承认“可以修正或废止”，我们亦不必深辩。我们对于这次发表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仍然大不满意，照“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第二条，民国政府每年仍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第四条，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第五条，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等等看来，溥仪先生仍然是在中华民国法律以外享有特别权利的一个人。这种不痛快，不彻底，不合理，特别又特别的条件，恐怕在中外的历史上找不到一个先例出来，当局与清室订了这种条件，实在是你所谓“以强暴行之”的反对方向。

你说你“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换言之，当然就是赞成清室取消帝号的，至于如何取消，惜未具体举出，但是一看下文：“但欺人之弱，乘之人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然则欲使清室取消帝号，必先等待复辟成功，清室复兴，再乘其复兴后之全盛时代，以温和、谦逊、恭

敬或他种……方法行之，方为民国史上一件最名誉的事，你这种议论，似乎令人不解。

寻常所谓“其人之弱，……以强暴行之”的意义，当然系指强者对于弱者应有之权利，而强行夺取之谓，如果现在我们脑筋中已经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则对于溥仪先生的帝号，当然不能承认是他应有的权利。所以修改优待条件的举动，当然与强者对弱者强夺完全不同。至于“乘人之丧”的理由，尤其不能成立。清室取消帝号的问题，是民国国体的问题，焉能与一妃之丧拉在一齐？

总之，吾辈如果赞成中华民国这块招牌，即须承认“清室帝号取消”为正当的、必须的一件事，无所谓“丧”、“弱”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话，直率的很，还要请你原谅。

弟李书华　李宗侗同上

十三，十一，十九，北京

# 附二：李书华、李宗侗致胡适

（1924 年 12 月 5 日）

适之先生：

谢谢你的复信。

你说“民国的要素，在于容忍对方的言论自由”，这个话我们是十分赞成。我们的信，不过是与你辩论是非，并没有一点干涉你自由说话权利的意思。你的信中，屡次提到言论自由，似乎已到题外！

你又说，“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这话我们也不能十分赞同。英国是个运用议会政治的君主立宪国，终不能以民国名之，法国虽“容忍王党”，但绝未保存王号。法国大革命时，国王路易十六曾上断头台，巴黎及瓦尔萨的旧王宫，早已改建了有名的大博物馆，法王近族，现且免夺公权，逐居国外。法国的学问家、历史家从未说道这是法国革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我们素来反对“谩骂之声，诬蔑之语”。这次与你辩驳，似乎也没有“苛刻不容忍”的意味。我们知道你是个“并不主张王室存在，也并不赞成复辟的活动”的人，但是这种人，国内仍然不少，异日他们如果对于中华民国弄出他种是非的时候，还要以你“偶然说的两句话”为借口，那个时候，“你懊悔就太迟了”！

弟李书华 李宗侗

十三，十二，五

# 致邵飘萍

## 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

(1925年1月)

飘萍先生：

十九日的信收到了，多谢多谢。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先生是研究新闻学的人，对于来稿的收受与采择，对于评论人物的态度，皆曾有所论列。我知道先生自能选择判断，不至以爱惜私交之故而废公道。然来书中云：

“故对于来稿有关于公者，当然慎重发表。且微闻当局对弟极为不满。此固意中，亦无所惧。然发表此类稿件，或疑弟有

意与开玩笑，故亦不欲取挑战的态度。……”

先生在此处把我和“当局”拉在一块，颇使我诧异。假使先生发表此类稿件，难道“当局”会替我报复吗?“当局”与我，截然两事，毫无关系。明眼如先生者，岂不知之?然先生前日记载我参加善后会议的事，忽云，“其同乡胡适，同派林长民”。此语出之他人，我心不介意；然出之“新闻学者”之笔下，则我不能不感觉一种不愉快。今读来书云云，益知先生真疑我与“当局”有何关系，或疑我之参加善后会议是为“同乡”捧场。如先生果有此意，那就是大错了。我与今日之“当局”毫无关系。

## 附：邵飘萍致胡适

(1925 年 1 月 19 日)

适之先生如晤：

多日不谈，岂胜企恋。近时青年界对公似有误解，弟与我虽意见未必尽同，而爱惜 始终如一，故对于来稿有关于公者，当然慎重发表。且微闻当局对弟极为不满，此固意中，亦无可惧。然发表此类稿件，或疑弟有意与开玩笑，故亦不欲取挑战的态度。自合肥先生入京，弟所论事均极平凡，自问毫无偏见或感情之作用，若并此而不能纳，则惟有沉默而已。并非畏罪惧祸，

欲免失言之讥耳，极念何时得一谈。两稿仅供参考，且系个人友谊关系，最好不必有何表示。敬颂无恙。

弟振青顿首

十九日

（原信所附有关胡适的两篇稿件略）

# 致陈独秀：

## 期望大家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

(1925 年 12 月)

独秀兄：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来往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

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容忍异已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已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 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侯，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侯，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我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 致鲁迅、周作人、陈源：

## 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

（1926 年 5 月 24 日）

豫才、启明、通伯三位先生：

昨天在天津旅馆里读鲁迅的《热风》，在页 33—34 上读到这一段：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

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一段有力的散文使我很感动。我昨夜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又想到在北京时半农同我谈的话。今天再忍不住了，所以写这封信给你们三位朋友。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我十月到上海时，一班少年朋友常来问我你们争的是什么；我那时还能约略解释一点。越到了后来，你们的论战离题越远，不但南方的读者不懂得你们说的什么话，连我这个老北京也往往看不懂你们用的什么“典”，打的什么官司了。我们若设身处地，为几千里外或三五年后的读者着想，为国内崇敬你们的无数青年着想，他们对于这种“无头”官司有何意义？有何兴趣？

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业多着咧！耶稣说的好，“收成是很丰足的，可惜作工的人太少了！”国内只有这些可以作工

的人，大家努力“有一份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

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

所以我不能忘记《热风》里那一段文章：

“‘这便是海，在他这里，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我写这信时，怀抱着无限的友谊的好意，无限的希望。

适之

十五，五，廿四，

天津，裕中饭店

# 致 太 虚：

## 扫除我执，作一个虚怀的学生

（1927 年 10 月 8 日）

太虚先生：

功德林席上，太匆匆了，不及细谈。别后又因事忙，不曾得机会写信。千万请恕罪。鄙意以为先生到欧美，不如到日本；去讲演，不如去考察；去宣传教育，不如去做学生。此三层意思，说来甚长，现在只能略引申之。

先生能读日本书籍，若能住日本多读一点基础科学及梵文，巴利文，三五年之后进益当不浅。往欧美则有语言上的困难，虽有译人，终觉相隔几层，用力多而成功少，且费用又很大。故我说，到欧美不如到日本。

传闻先生之行带有讲演与宣传教育之意。此意在今日夸大狂的中国，定有人劝驾。然鄙意则甚不赞成。佛教在中国已成

强弩之末，仪式或尚存千万分之一二，而精神已完全没有了。先生是有志复兴佛教的一个人，我虽不热心于此事，然未尝不赞叹先生的热心，倘先生与座下的一班信徒能用全副精力做佛教中兴的运动，灌输一点新信心到这已死的宗教里去，这自然是可敬的事。然此事去成功尚太远太远，此时正是努力向国内做工作的时候，还不是拿什么“精神文明”向外国人宣传的时候。西洋民族文化之高，精神生活之注重，道德之进步，远非东方那班吃素念佛妄想“往生”的佛教徒所能梦见。先生此次若决计去西方，我很盼望先生先打消一切“精神文明”的我执，存一个虚怀求学的宗旨，打定主意，不但要观察教堂教会中的组织与社会服务，还要考察各国家庭、社会、法律、政治里的道德生活。昔日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于印度僧徒的毛厕上用的拭秽土块，尚且琐琐详述，如今看了，似觉好笑，然古人虚怀求学的精神，殊不可及。先生此行，无论在欧美，在日本，若能处处扫除我执，作一个虚怀的学生，则玄奘、义净的遗风有嗣人了。如为一班夸大狂的盲人所误，存一个宣传东方文化的使命出去，则非我所敢附和的了。

因为先生曾征求鄙见，不敢随便应酬，故贡其狂言，千万请原谅。

胡适敬上

十六，十，八日

# 致徐志摩：

## 我现在决计脱离新月书店

（1928年1月28日）

志摩兄：

新月书店的事，我仔细想过。现在决定主意，对于董事会提出下列几件请求：

（1）请准我辞去董事之职。

（2）请准我辞去书稿审查委员会委员之职。

（3）我前次招来的三股——江冬秀、张慰慈、胡思杜——请退还给我，由我还给原主。

（4）我自己的一股，也请诸公准予退还，我最感激，情愿不取官利红利。

（5）我的《白话文学史》已排好三百五十页，尚未做完，故未付印，请诸公准我取回纸版，另行出版，由我算还排版与打

纸版之费用。如有已登广告费或他种费用，应由我补偿的，我也愿出。

右五项，千万请你提出下次董事会。

我现在决计脱离新月书店，很觉得对不起诸位同事的朋友。但我已仔细想过，我是一个穷书生，一百块钱是件大事，代人投资三百元更是大事，我不敢把这点钱付托给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所以早点脱离。这是我唯一的理由，要请诸公原谅。

胡适

十七年一月廿八日

# 致胡朴安：

## 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

(1928 年 11 月)

接到先生十一月二日的信和《中国学会》的草章，多谢，多谢。

我不愿加入发起这个会，因为我不能赞成会章的第一条。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近时学者很少能了解此意的。但先生从朴学门户中出来，定能许可此意吧？匆匆奉闻，即乞原谅。

答胡朴安

胡适

十七，十一月

# 致罗家伦：

## 此事我等了十年

（1928 年）

志希兄：

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要请你尽力主张，但不必说是我的建议。

前天听说你把泉币司改为钱币司，我很高兴。我因此想，你现在政府里，何不趁此大改革的机会，提议由政府规定以后一切命令、公文、法令、条约，都须用国语，并须加标点，分段。此事我等了十年，至今日始有实行的希望。若今日的革命政府尚不能行此事，若罗志希尚不能提议此事，我就真要失望了。

……

# 致王宠惠：

## 处刑又何必劳动法庭？

（1929 年 3 月 26 日）

亮畴先生：

近日国中怪象百出，说不胜说。最可怪者，此次三全大会有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提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先生曾见过吗？

此案大意是说法院往往过于拘泥证据，使反革命分子容易漏网，故他的办法是：“凡经省或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

这就是说，法院可以不须审问，只凭党部的一纸证明，便须定罪处刑。

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那一世纪那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的专电，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的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

其实陈君之议尚嫌不彻底。审判既不须经过法庭，处刑又何必劳动法庭？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刑，与执行，皆归党部，如今日反日会之所为，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写这封信给先生。也许此信到时，此案早已通过三全大会了。司法院也大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我们还说什么呢？

胡适

十八，三，廿六

# 致周作人：

## 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

（1929 年 9 月 4 日）

启明兄：

谢谢你的长信，更谢谢你的厚意。

我此时不想到北京来，有几层原因：一是因为怕“搬穷”，我此刻的经济状况，真禁不起再搬家了。二是因为二年以来住惯了物质设备较高的上海，回看北京的尘土有点畏惧。三是因为党部有人攻击我，我不愿连累北大做反革命的逋逃薮。前几天百年兄来邀我回北京去，正是上海市党部二次决议要严办我的议案发表的一天，我请他看，说明此时不愿回去的理由，他也能谅解。俟将来局面稍稍安定，我大概总还是回来的。

至于爱说闲话，爱管闲事，你批评的十分对。受病之源在于一个“热”字。任公早年有“饮冰”之号，也正是一个热病

者。我对于名利，自信毫无沾恋。但有时候总有点看不过，忍不住。王仲任所谓“心喷涌，笔手扰”，最足写此心境。自恨“养气不到家”，但实在也没有法子制止自己。

近来因为一班朋友的劝告——大致和你的忠告相同，——我也有悔意，很想发愤理故业。如果能如尊论所料，“不会有什么”，我也可以卷旗息鼓，重做故纸生涯。但事实上也许不能如此乐观，若到逼人太甚的时候，我也许会被“逼上梁山”的，那就更糟了。但我一定时时翻读你的来信，常记着 Rabelais [拉伯雷] 的名言，也许免得下油锅的危险。

你信上提起“交浅言深”的话，使我有点感触。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你的“老朽”之感，我也很有同情。向来自负少年，以为十年著一部书，算不得迟缓。去年去赴任公的大殓忽然堕泪，深觉人生只有这几个十年，不可不趁精力未衰时做点能做而又爱做的事。这一学年，已决计谢绝一切酬应及一切教课，专力把《哲学史》做起来。秋后北来，或可报告一点成绩。

匆匆即祝珍重，并问

各位老朋友安好。

适

十八，九，四

# 附：周作人致胡适

（1929 年 8 月 30 日）

适之兄：

久不通信，并非事忙，实在只是懒而已。去年冬兄来北平，我们有些人都劝兄回北平来，回大学仍做一个教授，当系主任，教书做书。昨天报载沪党部有什么决议，对于这件事如乐观说，不会有什么，自然亦可以；又如愤慨说，应该抵抗，自然也应当。不过我想，"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Rabelais［拉伯雷，法国十六世纪讽刺作家］说得对，"我自己已经够热了，不想再被烤。"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说闲话不但是有危险，并且妨碍你的工作，这与"在上海"一样地有妨碍于你的工作，——请恕我老实地说。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完成那《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别的考据工作（《水浒传考》那一类。）（关于这一点我与陈通伯先生同一意见。）而做这个工作是非回北平来不可，如在上海（即使不再说闲话惹祸祟），是未必能成功的。我常背地批评你，说适之不及任公，因任公能尽其性而适之则否。任公我承认也是很有天才的人，但外国文与（新?）思想总稍差，他的成绩的最大限度恐怕不过如现在那样，即使他不做财政、司法总长及种种政治活动。适之的才力只施展了一点儿，有许多事应得做，而且也

非他不可，然而他却耗费于别的不相干的事情上面（还有别的，例如说我如做了卫戍司令，想派一连宪兵把适之优待在秘魔崖等谬论）。这些不敬的话对玄同就说过好几次，现在直接奉告，请你不要见怪。总之，我想奉劝你回北平来教书，这是我几年来的意思，一直不敢说，现在因为听见报上所记消息的机会胡乱写这一封信。我自己觉得有点踌躇，这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吧？我仿佛觉得“有”，又觉得没有。假如所说的话有些过分的地方，请你原谅。万一不无可取，希望兄能够毅然决然抛开了上海的便利与繁华，回到萧条的北平来，——在冷静寂寞中产生出丰富的工作。我自己觉得近来更老朽了，喜欢叫人刻点图章，看了好玩，下面且印一两个呈览。小儿丰一今夏在孔德中学部毕业，日前往东京留学去了，——我觉得自己已渐益老朽更是当然了。匆匆不尽，诸祈珍重。

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作人

# 致 白 薇：

## 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

（1930 年 4 月 14 日）

白薇女士：

你四月十三日的信颇使我失望。我对于你的四条质问，答复如下：

（一）学校不希望有教授私人"激迫"其他教授辞职的事。私人的激迫，即有其事，也决无效。但以我所知，你的辞职是时时提出的；四月六日一品香席后，你已说辞职，丁、凌诸君都坚留你，后来我知道了，也劝丁、凌诸君留你，在此次以前，你也辞过许多次。也许侃如信你辞职是真为了现代书局的事，故他屡次留你的。此次不曾坚决留你则有之；若说侃如夫妇"激迫"你辞职，则未免太离奇了。

（二）教授不应"用授课时间，造谣毁坏其他教授的名誉"。

但上星期学校已经坚决挽留你之后，你却用上课时间对学生说你如何受“激迫”而要辞职。学生代表来对我说你在课堂上说的事，我听了真如读一部离奇小说。无论此事有无（这是另一问题），至少是你先在授课时间说一件关于两个教授名誉的事。这一点我认为大错。如真有此事，你应该对学校负责任的人说，不应该先煽动学生，以至于学生开会几乎决议要请学校赶走两个教授（这是学生代表姚残石君对我和丁先生说的）。你已诉之于学生了，却不许被诉的人有一个答辩的机会，这也不算平允。

（三）陆先生对学生说的什么话，我还未得到学生代表正式报告。现在我知道的只有（1）学生代表说你报告陆先生怎样“激迫”你辞职的事，（2）丁先生报告你对他说的话，（3）你报告陆先生“真该地杀天诛”的话，（4）陆先生绝对否认有激迫你的事，并且正式来信说，无论你怎样误会，“我（他）是始终希望她（你）教下去的”。

（四）我的前信并不是“讲和”，只是报告我听了学生代表的报告的时候对于此事的观察和我对于中国文学一门的主张。我极希望我的朋友同事都能从黑暗中出来，做光明的人。

最后我要说一句我个人的信仰。我常说：“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若不如此，必致视朋友为仇雠，视世界为荆天棘地，你以为何如？

胡 适

十九，四，十四

# 致杨杏佛：

## 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

（1930 年 4 月 30 日）

杏佛兄：

昨日孑民先生交来吾兄手示，谢谢。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

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报纸记载讲演，非有训练，每多谬误；我也常是此中的一个牺牲者，故决不会因此介意于你。

适

十九，四，三十

# 附：杨杏佛致胡适

（1930年4月29日）

适之我兄大鉴：

在京见《民国日报》载弟在京市〔党〕部演说，中多颠倒错误。对吴先生者亦然。曾与吴先生商议致函更正。吴先生谓现在笔记往往大错，甚至与原意相反，然更正则不胜其烦，且笔记多如此，只可听之而已。故弟亦遂置之。顷闻蔡先生谈及，因草此奉告。演说中"走江湖的博士"乃指江亢虎先生（原文似载《向导周报》），下文有"胡先生亦犯此毛病，不肯作第二

人，故好立异”。笔记者必误念“江胡”乃暗指两姓，故混为一谈。以下所言，皆列举对政治主张之变更，以证明“好立异”而已。末段曾屡言“今日吴先生与我批评胡先生，而胡先生并不在场，如此缺席裁判，很不公道。胡先生若在，必能指出我们之错误”，等语，笔记皆不载。吴先生谓“胡先生便到玉皇大帝那里也未必有完全自由”，笔记竟误为“到阎王大帝处，我亦不认知难行易是错”。诸如此类甚多。此次在教育会议立誓不演说（仅在北大同学会中略说笑话），不谓在市党部竟被吴先生拉作陪绑，偏遇此笔记者，亦所谓防不胜防也。幸勿介意，得暇当面罄。即颂

弟铨顿首

四月二十九日

# 致夏蕴兰

## 纸堆里翻筋斗乃是死路

(1930 年 9 月 26 日)

蕴兰女士：

谢谢你的信。

你问的问题都是很大的，我无法回答。如“人格的修养”岂是一封短信所能解答的？如“学术的选择”也不是别人所能代答，大要需以“性之所近而力所能勉者”(章实斋语)为选择的标准。但“性之所近”也不易发现，当先充分发展各种兴趣。如向不习科学者，当多学科学，然后可知究竟性情是否近于科学。“力之所能勉”，也不是指眼前的能力，当充分培养自己的能力；今日所不能，明年也许能够做了。故人在青年时代，当尽力做“增加求学的能力”和“发展向来不曾发现的兴趣”两项工作。能力增加了，兴趣博大浓厚了，再加上良好习惯的养成，这便

是人格的养成，不仅仅是知识上的进境而已。你信上似乎轻视英文的工课，这是错的。我劝你借这机会努力学一种外国文，要学到看书作文全有乐无苦的境界。这便是打开一条求知识学问的生路。故纸堆里翻筋斗，乃是死路，不是少年人应该走的。

胡　适

十九，九，廿六

# 致陈布雷

## 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

（1931年1月18日）

布雷先生：

谢谢先生一月十七日的信。我非不知“此事部中既决定，当不能变更”。但我当日妄想天下事也许有更大于变更一个决定者，故不避冒昧，为先生进一解。

先生之不能赞同鄙见，我很能谅解。但我关于此事要说的话，已大致写出来了；白纸写黑字，还不能使先生认识我们，口谈如何能望得着“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

鄙意“一个初步的共同认识”必须建筑在“互相认识”之上。故托井羊先生带上《新月》二卷全部及三卷已出之三期各两份，一份赠与先生，一份乞先生转赠介石先生。《新月》谈政治起于二卷四期，甚盼先生们能腾出一部分时间，稍稍流览这

几期的言论。该“没收焚毁”（中宣部密令中语），或该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们的文字而但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心服的。（例如先生对井羊兄提及罗隆基君被捕保释后所作文字，此文现载三卷三期，先生试一读之，其中有何挟忿诋毁的言语否？）

我本已答应十六、十七日在青岛大学讲学；因罗君事，遂去电展期。今此事既无可挽回，我拟由海道赴青岛，船期定后即须北去，恐怕不能来南京面承教益了。歉怅之至，千万请原谅。

胡适上

# 致王云五：

## 你竟成了“社会之公敌”

（1931 年 1 月 21 日）

云五先生：

今天见报纸所载，知前日我的戏言大有成为事实之势，你竟成了“社会之公敌”，阔哉阔哉。

我很盼望你不要因此灰心；但也盼望你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凡改革之际，总有阻力，似可用“满天讨价，就地还钱”之法，充分与大众商量，得一寸便是一寸的进步，得一尺便是一尺的进步。及其信用已著，威权已立，改革自然顺利。这个国家是个最 individualistic［个人主义的］国家，渐进则易收功，急进则多阻力；商量之法似迂缓而实最快捷，，似不妨暂时迁就也。

中公之事，昨报所记，果然政府有干涉之举。此实意中之

事，挽救不易，全赖校董会出来挡一阵，想一个和平解决方法。

我今日不曾上船，恐须趁奉天丸走了。中公之事，只希望你和蔡、刘诸公设法救济。鄙意此事只宜请第三者出来做校长，或南陔，或经农，皆可救济。（即不得已而须请杏佛，亦胜于长期的纠纷。）

我对君武先生，虽曾劝告数次，然皆已太晚了，无济于逼人而来的大风潮。他在十六夜曾写信来向我道歉，承认一部分的错误，但祸根已经种下了，我昨日想来想去，想不出可以帮忙之处。奈何！奈何！

别了！

适 之

廿，一，21

# 致周作人

##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1931 年 9 月 26 日）

启明兄：

谢谢你的信。

王维做梵志体，可见梵志时代确很早，又可见他的影响很大。今天遍检《四部丛刊》，只不见《右丞集》，稍暇当寻出这两首诗看看。

说到“没落”，我更一日千丈。十九那天，什么事也不能做，翻开寅恪要我题的唐景崧（他的夫人的祖父）遗墨，见那位台湾民主国伯里玺天德说什么“一枝无用笔，投去又收回”，我也写了一首律诗在上面：

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

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
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

胡适之做律诗，没落可想！

胡适　廿，九，廿六

# 致李石曾：

## 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

（1931 年 12 月 19 日）

石曾先生：

在上海别后，至今未得继续畅谈，现在先生已来北平，倘有暇时，请示知，以便走访。

连日报纸宣传将有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组织，并且有人选名单的拟议，其中有我的名字。此事不知确否？如果这消息是确的，千万请先生代为向政府方面声明我不愿加入此项政务委员会。

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这并非鄙薄实际政治，只是人各有能有不能，我自有我自己的工作，为己为人都比较有益，

故不愿抛弃了我自己的工作来干实际的政治。此次华北政务员会似是一种委员制的组织，我自信最不适宜，所以不愿加入。倘蒙先生代达此意，我真感谢不尽。

匆匆，敬问

起居

胡适敬上

廿，十二，十九

# 致《探讨与批判》社：

## 最好先调查一点事实，作讨论的根据

（1932年5月13日）

编辑先生：

承贵社赠我《探讨与批判》一、二两期，都收到了，多谢多谢。

在第二期的《国立各校罢课问题与庚款》一文里，我想替先生们指出两点，都是由于不曾调查事实的错误：

（一）此文的作者发问："难道国立各校的同学们没有担负一切学费，如私立学校的同学们一样么？"作者何不费半日工夫去调查各校的实情？北平国立各校的学、宿等费本来就是最轻微的，然而实际上能收到学、宿费的有几个学校呢？北京大学每年预算九十万，但全校学费（除了灾区、国难区免费之外）只有一万二千元，只占千分之十三而已。

先生，我们没有做到免费的小学教育，可是已快做到完全免费的大学教育了，岂不是开世界风气之先吗？

（二）此文作者又发问："为什么胡适、任鸿隽等可以支配中美庚款补助留学生及其他文化事业？为什么中美庚款只补助清华大学？为什么这一切一切的庚款用途等等大小账目至今未有一次公诸社会？为什么一切庚款的保管者、支配者，到今天没有听到更换过？"

先生们既然要讨论这些问题，最好先调查一点事实，作讨论的根据。胡适、任鸿隽等是正式保管中美庚款的董事，他们的权限是有明文规定的，他们的任期是有一定的长短的，董事的安期改选是每年公布的，——最近一月八日蒋梦麟，赵元任两董事辞职，改选周诒春，徐新六两君，作者难道没有看见报纸上的公布？

至于一九０八处第一次退还的中美庚款专用于清华大学，这事的历史已有二十四年之久了，作者难道也不曾听见过？

至于中美庚款的"用途等等大小账目"，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印有详细报告，都有中外会计师的审查报告的证明，国内外的公共图书馆都藏有此项报告书，作者只须向南长街二十二号函索，就可以得一全份。

匆匆，敬问

大安

胡适上

廿一，五，十三

# 致张学良

## 精卫先生此举，颇失政体

(1932 年 8 月 7 日)

汉卿先生：

今早见报载精卫先生辞职的五电，又见先生的谈话，此事劈空而来，使我们向不与闻政治内幕者感觉如堕五里迷雾中，四顾不知方向。

精卫先生此举，颇失政体，自无可讳言。他应该命令先生尽力抵抗；或者竟下令免先生之职。但他自己先辞职，是很失大体的。况且昨日日本军部发表蛮横的宣言，以近日义勇军的活动完全归功于先生，当此时候，政府即不满意于先生，也不应该在此时发表劝先生辞职的通电。

精卫先生有此二失，颇使人失望。然为先生计，当此吃紧关头，一人的行止与大局甚有关系；稍一不慎，可以造成一个

再分裂的局面。故我以朋友的私谊，很想为先生进一言，供先生的参考。

我的私意以为先生此时应该决心求去，以示无反抗中央之意，以免仇视先生者利用这个局面为攻击先生之具。难进易退，为大丈夫处世的风度；而在不得已时整军而退亦正是军人的本领。先生此时自不应“拂袖而去，而危及治安”；然而如此撑持下去，恐舆论将疑先生为恋栈，恐世界将谓先生为反抗政府，而中国果然不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此真千钧一发之时，先生下半世的令名与功业均系于此时的一个决断。先生已宣示：个人身家性合，均早经置之度外了；此时所顾虑者，内则治安的维持，外则东北与热河的抗敌工作之继续。此时，先生若能决然声明下野，而一面将军事政治付托向日最可信任的人，并且声明这个态度完全是出于维护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血诚，——倘先生能出此上策，则国人与外人皆将原谅先生的苦心，并且钦敬先生的高风雅度。倘先生能以维护统一国家的意旨勉励所属将领、兵士及行政人员，并且声明情愿以在野之身襄助继任者维持华北的治安与对外的御侮工作，如此则此二点皆可不成问题了。

我承先生不弃，前月曾有令我贡献鄙见之言，当时因既有委员会的会议。

# 附：张学良致胡适

适之仁兄大鉴：

手书敬悉，高论同愚见甚相符合，非素日爱良之深者，安

能出此诚恳之言论。弟决不作仇者比现在更再快乐之事，重抄旧式军人之手段。弟愿同先生再〔作〕进一步之谈，不过日来甚忙，想先生知之，拟于今晚或明日过贵宅一访，请先生切勿客气，勿来敝寓，因已嘱门房不引领客人，如兄来时，必受闭门羹也，此复，敬请

秋安

弟学良顿首〔八月〕十一日

尊稿附送还

# 致罗文干：

## 我至今还以为中日问题应该直接交涉

(1932 年 9 月 15 日)

……我至今还以为中日问题应该直接交涉，六月间你们说是不可能，此时似又有直接交涉的可能了。不知道你们此时有何对付之策。我的意思以为，此时如果有人敢作直接交涉，其所得之条件必较任何国际处理所能得之条件为更优，日本自币原下台以后，所争在直接处理远东事件而不受第三方面之干涉。观上海协定所争之日军撤退期限一点，我方代表让步至四个月，至六个月，而卒不能将此条列入协定。及至我方受 Lampson [兰普森，英驻华大使] 之暗示而不争将此条列入协定，签字之日，日本政府即下令于一个月之中撤完。此一前例，可耐人寻思。

我以为我国必须决定一个基本方针：究竟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自信心决定和日本拚死活？如真有此决心作拚命到底的计划，

那自然不妨牺牲一时而谋最后的总算账。

如果我们无此自信力，如果我们不能悬知那“总算帐”究竟有多大把握，那么，我们不能不早早打算一个挽救目前僵局的计划。

说的更具体一点，我们的方式应该是：“如果直接交涉可以有希望达到（1）取消满洲国，（2）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之目的，则我们应该毅然决然开始直接交涉”。此方式既定，可使有吉知之，亦可使全国人知之，可使世人知之。我六月间所谓政府应宣言愿意交涉，即此意也。……

廿一，九，十五

# 致汪精卫：

## 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

（1933 年 4 月 8 日）

精卫先生：

慰慈兄带来的手书，使我很感动，又使我很惭愧。先生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时期，肯出来担负国家的重任。这种精神真使 我十分感动，岂止如来信说的“恻然有动于中”而已！与先生一同为国家服劳出力，无论谁人都应该感觉这是最荣幸的事。但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

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净友。想先生定能鉴谅此意。

其次，是我个人在学术上负的旧债太多，哲学史与文学史皆有头无尾，而两鬓已斑白了。所幸近年研究兴趣尚甚浓，深想趁此精力未衰、见解稍成熟之时，在一二年中将十余年来积下的材料整理成书。一犬不能同时逐两兔，又积习已深，近年稍任学校行政，每苦毫不感觉兴趣，只有夜深人静伏案治学之时，始感觉人生最愉快的境界。以此种恶性行政的心理，即使我勉 强入政府，也不过添一个身在魏阙而 心存江湖的废物，于政事无补，而于学问大有损失，先生素爱我，定能谅解此情。

再者，此次夏间出国，已定七月在芝加哥大学讲学，八月到加拿大赴太平洋国际学会，六月十八日即须从上海起程。当此国耻重重之日，出国真无颜开口说话，亦无颜抬头见人。出国本非所愿，我不过借此行摆脱学校行政之事，回来后拟即专心著述，了我十五年的学术旧债。即已与国外有成约，就不容再作他种计画。此亦是不能不辞谢先生厚意的一个小理由。

此三种理由，我知道爱我如先生者定能充分谅解。故今早已托慰慈兄电托孟余先生代为转达鄙意。先生之厚意深情，感激之私，非笔墨所能达。出国之前过京当来面谢。

教育部长一缺，翁咏霓先生之不肯担任，此间朋友均已深知。翁君有治学的天才，实不宜使他离开学术研究。如一时不易得继任者，先生何不试与王雪艇先生一商，请他告假来京担任此职，雪艇办学成绩极好，又平日对政治甚有见地，教部在此时虽无大可为，然他在政府定可为先生，为政府，添一个有识力的助手，偶思及此，大胆陈说，想能蒙原宥。

匆匆奉复，敬问

起居 二二，四，八，夜

# 致王世杰：

## “史”可以包“文”，“文”不能包“史”

（1933 年）

雪艇吾兄：

北大研究院事，鄙意大部不宜过事干涉。大部职在教育行政，于各国立大学内部之学术的设施，不宜遥相牵掣。例如北大文科研究所，本只设文史部，只因牵就部定章程，改为文科研究所，既谓之文科，则范围加广了，今又有只许办中国文学系之说，夫“史”可以包“文”，“文”不能包“史”，就与我们原来注重“史的研究”的意思相背驰了。又如理科，数理化三系人才皆够设研究科，而此三科交互关系甚深，研究院中研究生应有主科与辅科，以救其偏枯之弊。今乃云单办数学，似不合理。

# 致孙长元：

## 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替了思想

（1933 年 12 月 13 日）

孙先生：

谢谢你寄来的文章。

你的文章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此是时代病，我不希望北大的同学也走上这条死路。

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等，在我读此文时，我毫不懂得这些名词在这文里代表什么东西，更不懂得他们与定县有何关系。此外，如“最后的原因”，“根本的解决”，“温清主义”等等，也属于这一类。

即使有人承认你的“最后的原因”为不错的，你对于定县有何“根本的解决”？

我们有一个妄想，就是要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我们总觉

得，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替了思想。

你是学教育的人，更应该注意此点。

尊文寄还，请你恕我的胡说。

胡适

廿二，十二，十三

# 致吴奔星：

## 许多大名家的稿子也曾屡次被退回

(1933 年 12 月 14 日)

吴先生：

谢谢你的信，并谢谢你上次寄稿的好意。

我每星期日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总在家里见客，你若能来是很欢迎的。

《独立》合订本，已嘱社中寄给你了。

关于投稿不刊的事，不能一概而论。我有两个小意见奉告：第一，许多大名家的稿子也曾屡次被退回，英国女小主家 Jane Austin 的一部小说曾被书店压了十余年；周作人先生有一部译稿也曾在商务印书馆坐了十年的冷宫。我们大可不必生气。

第二，虽然有时是主笔先生瞎了眼，但 们自己总以自省和自责为最有益的态度。受一回挫折，应该加一番功夫，总要使

我们自己的文学和思想都有长进。不可但责人。你的文字还缺少磨炼，还芜杂不干净，还有许多浮辞不扼要的话。求人不如求己。世间无有“登龙术”；若有，只是这一句话。

胡适

廿，十二，十四

# 致汪精卫

## 日本的暴行只是一种倒行逆施

(1933 年 12 月 20 日)

精卫先生：

得十一月廿二日的手示后，无日不想奉答，并想托文伯兄带呈，但这一个月中，既须补课，又须独力撑持《独立评论》，故忙的真不得了，竟不曾有写长信的机会。十一月廿八日的手书，也不曾作复。千万请先生原宥。

先生的第一信所说，与我所陈说，并无不相容之点。先生说，“外交要为军事财政全盘情形而办外交”，此意我决无异议。我所要陈说的只是：外交要顾到世界的局势，而不可限于一隅的局势；外交要顾到国家百年的大计，而不可限于一时的利害。此两义自是先生所深信，不用我来陈说。所可注意者，此两义的具体的应用耳。先生所焦虑者，敌人用三百五十万人来打仗，

三百万对付乙国，五十万对付我们；而我们无做比利时的资格，即使乙、丙、丁终于胜利，我们或许要受瓜分或共管之祸。我的前信与《独立评论》之文只是要解释先生的疑虑的一部分。人多疑虑美、俄携手要促成世界大战；我以为美俄携手之后，“如果日本的浪人不闯出惊人的事件，世界战争的爆发也许真可以展缓一两年”，因为这两个大国的互助，“应该可以使野心的军阀国家稍稍敛 他的野心”。看这一个月的事实，看广田的外交方向，似乎我的观察不为大谬。

复次，比利时所以亡而复存，只是因为它能抓住协约国，只是因为它能坚持一种信心。我们要学比利时，我们就不能不培养一点信心，——一点对于将来一个比较稍稍像个样子的世界组织的信心。所以我说，“我们的将来，无疑的，必须倚靠一个可以使丹麦、瑞士和英吉利、法兰西同时生存的世界组织。我们必须有这种信心，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我们若先疑虑乙、丙、丁、来瓜分共管，那么，除了投到甲国的怀抱去做朝鲜，还有何路可走呢？

我们必须认清，这三十年来，世界的国际关系确有趋向理想主义的事实。威尔逊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国联也不全是维持凡尔赛条约的强者武器。国联与苏俄都是这个理想主义的趋势的产儿。其间确有不能尽如人意的周折，然而小周折终不能掩尽那个如日中天的大趋向。

日本的暴行只是一种倒行逆施，其反响不是令欧美苏俄“尤而效之”，恰是令欧美苏俄以及无数弱小国家更感觉那个理想主义的趋势是不错的，是应该维持培养的。两年来世界人士，欧美国家，对我们的同情，都是这个理想主义受威胁危害时的喊声，我们不可认错了。

先生说，外交态度的改变只是由“鸣钲求救”而转为“默

守待援”。此意我也完全能了解。我所希望的是要政府诸公明了世界的新局势并不是抛弃了我们,“因其默守而以为不必赴援”。世界的新局势，依我的看法，只是由无力的喊志渐渐转到有力的备援。我们切不可因其不喊了，而就认为是无心援助我们了。

前函之意，不过如此。《独立》论外交一文，一半仍是为国人陈说此义，一半是对外国人说的，所以让路透社作英文提要发出去。

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此非立异，实是出于不得已。此心想能蒙先生谅解。

前函所荐“替人”，亦是本于此意。华北停战之后，他不赞成先生的主张，我也知道。但人各有所宜，而时移则备变。当日我赞成先生所行，正为其时应有此委曲求全之举，以挽救一个危局。今日之危局与五、六月间不同。今日所需不在能继续软下去,而在能委婉的硬起来。故当日不能与先生合作的人,也许正是先生今日需要的替人。此其一也。

先生以政府领袖首当外交之冲，甚非所宜。而先生的助手(有壬兄）在五、六月间为最有用，在今日则似不甚相宜。所以然者，他对于甲国虽有认识，而对于先生所谓乙、丙、丁等则甚不了解，且甚怀疑。我为国家前途设想，故不避嫌疑，为先生进言。然想到替人，我也深感困难。颜、顾、郭等皆在此时甚惹人猜忌，而余人实不够分量，不得已才想到那位朋友身上去，因为他是个比较最有分寸的人，也没有鲜明的色彩可以引人注意，而其人或可做拾起那乙、丙、丁各条将坠的路线的工作，此其二也。

我所以如此不避嫌疑，正因为深信先生是个“能待援”的人，而此君或能在此时助先生做“待援”的工作。“使功不如使

过”，古人有明训，甚可深思。

以上两三段，只是解释替人之荐，并非要重提前议。但一时还想不出什么人来。

在此内战钲鼓大作之时，我却来哓哓谈外交，定为先生所笑。因前书积久未奉复，近日牙痛不能说话讲书，偷空一述一月来耿耿未忘之私衷，幸先生原谅。

匆匆，敬问

起居胜常

胡适敬上　廿二，十二，二十夜

# 致周作人

## 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

(1934年1月18日)

启明兄：

信收到了。

已嘱商务于五六日内先送四百圆来，如不敷用，乞再示知。

适

**和苦茶先生打油诗**

先生在家象出家，虽然弗着倍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

老夫不出家，也不著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不锺茶。

昨和诗兴致未尽，又得一首；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末句用典出在大观园拢翠庵。

适之
廿三，一，十八

# 致李乃治

## 凡事有情与理两方面

(1934 年 2 月 7 日)

乃治先生：

谢谢你给我的长信。

我先答复你的两个理论上的问题(页八)。我对这两个问题，都可以答“应该”。

但在事实上，我却不劝你此时坚持出洋留学的主张。第一，你的家庭对你，总算是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了。两万余元的储蓄在这时候供给你们姊弟多人的学费也不会有多余的了。第二，此时你刚毕业，即使能得父母同意去留学，远不如先在国内做几年事然后出去。尤其是工程管理的事，先求两三年的国内经验，比学一点研究学科有用的多。第三，你不看见这几年清华留学考试与英庚款留学考试都规定要毕业后先有做

事经验吗？你家庭若有困难，何妨一面做事，一面静待机会去考这一类的官费留学？第四，你家中此时因二姊学费重，一时不能送你留学，你何不要求父母在你做事期中，每年给你储蓄一笔款子，专为你几年之后留学之用？如此则你两个姊姊学成后，家中担负稍轻时，你又有了国内做事的经验，就使没有官费，仍可有出洋研究的希望。

凡事有情与理两方面，理论方面尽管十足，情感方面也不可完全抹煞。你所学在工程管理，将来正需要待人接物的本领。若不能善处一个很好的家庭（我看在今日的中国，十万人中难得一个象你这样的家庭），若待家人骨肉全不能体谅，你将来也许能管理机械，必不能管理人。你既自许为“可造就”的人，似乎不妨退让一步，先去做工，先磨练自己做事的能力，看看你自己去做事是否比你哥哥强，然后自己去寻留学的费用。这不比用现成的留学经费高的多吗？

你附来的信，我看还是不寄去为正。这样的夸大，这样的希望别人牺牲（“您自己书可以不念”）而不责自己牺牲，这样的闹气，都不是我理想中的青年应该有的。

承你看得起我，请我做顾问，我若说敷衍你的话，就辜负了你一番美意了。

胡适　廿三，二，十七

# 致汪精卫：

## 惊悉翁咏霓兄在京杭道中遇险

（1934 年 2 月 17 日）

精卫先生：

在京得畅谈，甚慰私愿。十日从上海回来，在京又留一日，因不曾预约，故未敢奉谒先生。回北平后，在君有重伤风，至今尚在协和医院。今早看报，惊悉翁咏霓兄在京杭道中遇险，受重伤，不省人事，流血甚多。一时各处朋友纷纷打电话来问讯，都咨嗟无计，已电京杭朋友觅医疗护，但咏霓体气素弱，去平之日体重只有九十磅，他自奉又太俭薄，我们都十分焦虑。此种不世出之天才，学问品行都是人间希有，不仅仅是一国之瑰宝而已。午间到协和医院看在君，他见我良久不能作声，眼泪双堕，我虽劝慰他，心里也很难过。他在病榻不能作书，要我代达先生：倘咏霓万一有生命危险，或伤重须静养，万望先生

敦嘱公博兄不可随便派人来做地质调查所长。在君之意以为谢家荣君（现为北大地质研究教授）资格最适宜，如有必要时，可以代理地质调查所所长。在君甚望先生以此意转告公博兄。此所为在君、咏霓两人二十年心血所寄，故在君拳拳系念，其意甚可感，故代为转陈。匆匆奉闻，敬祝新年起居安吉。

胡适敬上

廿三，二，十七日

# 附：汪精卫致胡适

适之先生：

十一月二十日的信已经收到，感谢感谢。

我想不答复呢，实在不可；欲答复呢，实在不能，因为纸上不但说不完，而且也不好写在纸上。

简单一句话，外交不能为外交而办外交，要为军事财政全般情形而办外交。

先生有一句话最扼要："世界大战如果在不久即爆发，我们应如何？大战如能展缓两三年，我们又应如何？"我现时的一切思想行动，全集中于此一点。

国名不便写在纸上，用甲、乙、丙、丁来代替，先生必然猜得到。

甲国和乙国打架之前，甲国必首先要求我国表示态度。我国帮他么，无此情理；不帮他么，立刻占领华北及海口。甲是预备陆军三百五十万人来打仗的，三百万对付乙国，五十万对

付我国。要之，在乙未胜或未败以前，我国已经一败涂地。

以甲对乙，胜负未可知；以甲对乙、丙、丁，则乙，丙，丁之胜利是必然的，我们何惮作比利时呢？

但是我国的经济大势，百余年来，由北移南，通商以来，更移于沿海沿江。如今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的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退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换句话说，绝不能做到比利时，因为没有他那么纯粹简单。那么，即使乙、丙、丁幸而战胜，我国已成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然则怎么样呢？要使我们在军事财政上做成比利时的资格，无论大战爆发之迟早，我们不可不努力做成。我的外交，便是求适应于此一点。

照现在情形，是不能做比利时的，上头已经说过。然现在及将来，不可不做到比利时，上头已经说过。然则怎样好呢？诸葛武侯说得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能逆料。”我们现在除了努力预备做比利时，更无第二条路，预备得一日是一日，预备得一件事〔是〕一件事。但是备是要有时间和物力的，原谅也罢，不原谅也罢。

先生替我想出一个替人，我真是感激，但这人不能做我的替人。简单的说罢，先生不是以华北停战为“不能不如此做”的么！但如果是这人，华北停战必然做不成；若要做成，一样的要如五月杪的呕气，硬做，越权，而至于不欢而散。

不止此也。五月间的事，本来可以做得好些，因为呕气，硬做，越权，所以草率了事，生吞活剥，格外做得不好。

先生，请你再替我想一个替人罢。

汪兆铭　十一，廿二

# 附：汪精卫致胡适

适之先生：

收着《独立评论》第七十八号，谢甚。

外交态度诚然有些改变了，但不过由“鸣钲求救”而转为“默守待援”。求救者的呼声已入了赴救者的耳朵，鸣钲者并非徒劳。先生所称许的诸人，我并没忘记，但以待援者为待援不至而失望，放弃了求救的初心么，这却是先生的过虑了。援何时到？援未到时该怎么样？援已到时该怎么样？正是待援者所终日算计的。赴援者明了了待援者的心事，必不因其默守而以为不必赴援。

除非说我不是能待援的人物，这个我是承认的，但我苦于急切找不着替人。

前信已详，今再说几句，并候
先生的安好。

兆铭　十一，廿八

# 致沈从文

## 这个世界太没有人仗义说话了

(1934年3月13)

从文兄：

你是认得何家槐的。现在有人说他偷别人的作品，并且牵涉到你的名字。

附上两件，请你一看。

如果你认为家槐是受了冤枉，我很盼望你为他说一句公道的话。这个世界太没有人仗义说话了。

附件你若不用，请你付邮，或还我。

匆匆，问

双安

适之 廿三，三，十三

# 致吴奔星

## 他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的人

(1934 年 3 月 13 日)

吴先生：

此种问题，你若没有新证据，最好不要参加。何家槐君是我认得的，他不是偷人家的东西的人。韩君所说，文理都不通，其中所举事实也不近情理。如说：

"我(转蓬)有一篇文章先拿给从文修改，改了很多，而发表出来则变了何家槐的名字。"

谁"拿给从文"呢？谁"发表"呢？难道从文帮家槐"偷"吗？又如："也有先投给《现代》和《新月》的文章，写着是我的名字，而既经拿回来，在别外杂志上发表，又变了名。"这又是谁"拿回来"，谁"在另外杂志上发表"呢？

你若要"烛照奸邪"，最好先去做一番"访案"的工夫。若

随口乱说，诬蔑阮元、张之洞、丁福保诸人，你自己就犯了“道听途说”的毛病，那配“烛照奸邪”？

胡适　廿三，三，十三

# 致林损：

## 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

(1934 年 4 月 16 日)

公铎先生：

今天读手书，有“尊拳毒手，共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

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

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

匆匆奉复，敬问

晚安

胡适　　廿三，四，十六夜

# 致周作人：

## 我相信文字是最守旧的东西

（1936 年 6 月 21 日）

岂明兄：

……

我对于这个“国语与汉字”的问题，向来没有很坚强的意见。把文字看作纯粹的教育工具，我们当然诚心的赞成汉字的废除和音标文字的采用。但我又是个有历史癖的人，我的历史眼光使我相信文字是最守旧的东西，最难改革的，——比宗教还更守旧，还更难改革。……

……我不期望在最近百年内可以废除汉字而采用一种拼音文字。我又深信，白话文已具有可以通行的客观条件，并且白话文的通行又是将来改用拼音文字的绝对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在二十年中用力的方向是提倡白话文，用汉字写白话的白话文。……

# 致郑中田：

## 你跟着我也不会有长进

（1934 年 5 月 2 日）

君禾先生：

谢谢你寄 来的信。

我劝你不要把你的职业看作“市廛俗气坑。”一个人应该有一个职业，同时也应该有一个业余的嗜好。一切职业是平等的：粪夫与教授，同是为社会服务，同样的是一个堂堂的人。但业余的嗜好的高下却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的发展。如果他的业余嗜好是赌博，他就是一个无益的人。如果他的业余嗜好是读书，或是学画，或是做慈善事业，或是研究无线电，或是学算学，……他也许可以发展他的天才，把他自已造成一个更有用的人。等到他的业余有了成绩，他的业余就可以变成他的主要职业了。

如果你能把你的职业不仅仅当做吃饭的苦工，如果你把他看作一个值得研究的东西，你就不会嫌他俗气可厌了。你若有文学天才，你一定可以从那个“俗气坑”里发现许多小说材料。你若肯多读书，你一定可以设法改良他，发展他。

我从来没有福气用一个“随从”，所以我不能请你来。因为你的好意可感，所以我 写这封很诚恳的信劝告你。

如果你在你的职业里没有长进，你跟着我也不会有长进。

胡适

廿三，五，二

# 致企霞

## 说老实话，说平常话

(1934年9月11日)

企霞兄：

谢谢你的信和文稿。

承你送一篇文章给《独立》，我很感激。我总觉得你写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话”的训练，使人读了起 unreal [不真实] 的感觉。这篇《莲花谷》也使我感觉你有点无病呻吟的做作。《独立》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新秀才》一篇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一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至少我的偏见如此看。

适之　廿三，九，十一

# 致毛子水

## 你是一个没有“美国化”的人

(1935年4月15日)

子水兄：

我今天匆匆走了，很想找你谈谈，可惜来不及了，只能写这封信。

我看梦麟先生的意思是很想把这个新的北大图书馆完全放在一种新的组织和新的效率之上，——简单说，就是要“美国化”它。此意无可非议，因为我们深信图书馆是以美国的为世界第一。梦麟先生和我都绝对相信你对于书籍的了解与判断，都相信你忠于此工作，并且受此工作。但你是一个没有“美国化”的人，你办这个新图书馆，确不很相宜。我知道梦麟先生颇为此事焦虑。最近我虽没有和他细谈，但我知道他有改组图书馆的计划，想向北平图书馆借一位专学图书馆管理的人来，做

这番改革的事。此人大概是严文郁君居多。我也赞成此事。为个人计，你最好还是回到史学系来，专整理你的科学史与地理学，在两三年中做点学术的成绩来。同时你也可以在改组后的图书馆委员会里做一个主脑委员，用你的爱好书籍和熟悉书籍的本领来帮助整理这个新图书馆。所以我劝你辞去馆长之职，使梦麟先生可以放手做这改革计画。

这封信是我自动写的，在百忙中写的，没有受一个他人的指使。我的意思是要免除你的困难，免得你临时感觉 embarrassment［受窘］。我盼望你能原谅我写信的动机。我更盼望你能了解梦麟此种意思是完全为好，丝毫没有对你的不谅解。

暂时别了！再会。

适之　二十四，四，十五晨二时

# 致丁文江

## “透亮的公道”

(1935 年 6 月 11 日)

在君:

两封信都收到了。

果然丁在君先生是个 Very impulsive[非常易于冲动]的人，他的“不假思索”是他自己也承认的。

我今早先读你的第一信，甚感觉失望。

第一，你最不公道的是责备干事处用钱太费。这个机关现在管理的款项已达二千万元之多，比得上一个中等的银行。用的经常费用，无论依什么标准，都不能算多。至于你斤斤争的干事长住宅一事，我更感觉诧异。一个负有管理两千万元的财务责任的机关，对于它的职员稍加优待或体恤，不应该是失策。教会学校尚为他们的教职员营造宿舍，燕京大学至今如此，并

且有医药费。中基会不能公然为它的职员作此种设备，而必须叫它做一种 investment［投资］，此是中基会董事的失职。你是一个讲行政效率的人，对于此点之斤斤争论，实是成见，而非公心的判断。(英庚款花几十万造房子，我也不认为失策。)

第二，中基会正需要能独立主张的董事。你的意见虽然有些是太偏的，有些是自己矛盾的，但大体上都是很可以作多数人的 antidote［解毒剂］，你若走了，换上叶企孙一类的“圣人”，中基会损失就更大了

第三，我冷眼观察，在今日国内很不容易寻得十五个完全公心而不想谋私利的董事先生。中基会不是完全无疵，但它的多数董事是很可敬爱信任的。我们大家应该平心静气的和衷共济，不可偶因个人意见不合即忿然求去。你的信上不但自己求去，还要你的朋友“学你的榜样”，这是不足为训的。“新血”固是要紧，但“持续性”也很重要，“和衷共济”也很重要。

第四，这样一个机关是决不会“尽人而悦之”的。“impar－tiality”［公正无私］是决不会得着大家一致承认的。但自信为公家谋最大效用，即此便是无私。悠悠之口，都不足计较，更不足凭信。即如积基金一案，你自信是为公益，难道我们都是谋私利？又如厦门大学一案，难道今年不给钱便是偏私？在一个合议机关里，总得有调和折衷的态度。即使有个人不能完全满意之处，也当为公益而牺牲己见的一部分。八九个人尚互讥为偏私，为 partiality［不公平］，何能期望天下人承认一种“透亮的公道”呢？

此十余日中，北平人士过的生活是地狱生活，精神上的苦痛是不得救济的。匆匆草此函，措词定多不妥当，希望你老兄莫见怪。

匆匆问

双安

适之

廿四，六，十一早

昨日太忙，此函未写成，今早续写。

北平昨夜事势略“好转”，或可苟安一时，但以后此地更不是有人气的人能久居的了。

冬秀的来回票将满期，望嘱即归，不要再改期了。她此次南下，惊扰府上，不安之至！

适之

廿四，六，十一

# 致陈英斌：

## 我是不反对留学的

（1935年7月24日）

英斌先生：

我真对不住你，到今天才能回你的信。

你的信使我很感动。我不懂得日本最近的留学情形，我怕不能对于你的问题有多大的帮助。但我是不反对留学的，也不反对青年人出国留学。中国文化现在还是事事不如人，青年人应该努力学外国的长处。只要你认定你的使命是求学，你就可以明白求学是愈早愈好，愈年青愈有成就的希望。“和本国文化离开”也无大害处，因为本国的文化的环境实在太坏了，可以坑死不少的有用青年，青年人能脱离这种空气，是福不是祸。

既要求学，必须要埋头先学那求学的工具，就是语言文字。必须要把语言文字学到十分纯熟的地步。

其次，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时时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若在庆应，就应该研究庆应六十年的历史，并应该研究创办人的人格。若在早稻田，就应该研究大隈的传记。

最要紧的是不要存轻视日本文化之心理。日本人是我们最应该研究的。他们有许多特别长处，为世界各民族所没有的：第一是爱洁净，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二是爱美，遍于上下各阶级；第三是轻死，肯为一个女人死，也肯为一个主义死；第四是肯低头学人的好处，肯拚命模仿人家。

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益处。

胡适

廿四，七，廿四

# 致吴世昌：

## 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

（1935 年 11 月 22 日）

世昌兄：

谢谢你的信。

但是你太错了，你说我的《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一文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的一个例子。我的意思恰相反。我因为不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所以才如此说。只有一些真“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的人们，才在那个时候喊着打仗。

直到今日，我还不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所以才很郑重的说一个“守”字。四年的准备也许还不够“守”，但总比四年前或两年前有把握多了，国际的形势也比那时候好的多了。但去“能守”，还差的远，因为“守”当然包括守势的“战”。

凡为国家设计，决不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至于你所说

的“勇气”，我可以回答说：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

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 ，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

此信不是驳你，只是要你明白我自己的看法。

胡适

廿四，十一，廿二

# 附：吴世昌致胡适

(1935 年 11 月 27 日)

适之先生：

承你百忙中复我的信，甚感！

我并没有误解你。我说你把事情看的太容易，并不是指“主战”的事，我是说你当时把国难看的不够严重，因为若说“可以等候五十年”，那必须有容许我们等候五十年的环境，换句话说，必须有在这五十年内敌人不再进一步压迫的客观的先决条件，你在说那话时大概认为已有这先决条件，其如敌人不容我们等候的？

若说“主战”——不是空喊喊，是切实做到，那也并不比

过去四年中的蹒跚不决容易。譬如说罢，榆关事变时候在热河撤换疆吏，步步设防（那时还来得及），使敌人得一寸土地要付一寸的代价，比起绝无准备，二百个日本兵在二小时内占领承德来，那一件容易，那一件对国家有利？又如“九一八”后一面提交国联，一面调军北上，在锦州、榆关严重加备，比起开一个“国难会议”，喊几声“精诚团结”，那一件容易，那一件于国家有利？

这些旧事我们现在不提，只看目下情形，我想只一个“守”字也还不够，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若只做到“守”，淞沪和古北口的守绩已经见过了。民众没有组织、训练，徒靠几万军队的守是靠不住的。现在舆论界有一个不自觉的潜在性的矛盾：一面想鼓励民族精神，唤起国家意识，一面却绝对忽略组织和训练民众。有的人——譬如丁在君先生——以为民众已经很爱国了，无须唤起，那我只有请他比一比一般民众和“匪区”民众的团结精神和组织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的领导者应当迅速提出，大声疾呼，努力指导的。我所望于先生者以此，上次写给先生信的旨意也在此。除了祝祷和期望先生为国努力以外，更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世　昌

十一月廿七日

# 致汤尔和

## 因果如此，非可勉强也

（1935 年 12 月 28 日）

尔和先生：

谢谢先生的信。八年的事，我当时全无记载。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皆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

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尹默诸人后来用种种方法排挤我，我只以不睬不睬处之，因为我是向来不屑同他们作敌对的。

蔡先生与先生后来都有进步，都不似从前的狭隘了。先生在十五年有“何段想吃冷猪肉，不如钻进小花园”的打油诗，我读了大笑：“尔和先生进步了！”今读七、八年日记，始知先生每日抄读宋明理学语录，始大悟八年三月之事，亦自有历史背景，因果如此，非可勉强也。

八年年底罢课之事，先生亦是为流言所误。当时蔡先生已归来坐镇，何畏一个傅岳芬？我们只要能好好的办学校，他们那能动摇我们？不幸我们自己毁自己，不惜先后罢课至近二年之久，就使北京教育界纪纲荡然，名誉扫地。此岂傅岳芬之过哉？汤尔和先生与马夷初诸人不明大体之过也！

来函说：“冬间事弟亦不以为然”，然先生日记中屡屡提此事，并记夷初之宣言是先生的手笔，以后许多文件亦皆出大笔。故我颇疑先生终是为理学书所误自以为是，嫉恶如仇，故不免为夷初诸人所利用也。

此皆往事，及今思之，如同追思一个恶梦。然先生之日记实使我稍明了当日一般人的心理及其背景，可见史料之可贵。前书及此书，毫无责备贤者之意，不过略述鄙见，使先生略知当日一个旁观者的意见而已。狂妄之处，千万请先生原不宥。匆匆敬贺新年。

胡适敬上　廿四，十二，廿八夜

# 附：汤尔和致胡适

（1935 年 12 月 29 日）

昨奉复反有未尽之意，谨述如次：

陈君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之事，亦必脱鞲而去。尊见谓此后种种皆由一夕谈所致，似太重视。弟以为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至少亦当与技术文章同其分量。以陈君当前之浪漫行为置之大学，终嫌不类，此乃弟之头巾见解，迄今犹自以为不谬，未知兄意如何？又弟意当时陈君若非分道 扬镳，则以后接二连三之极大刺激，兄等自由主义之立场能否不生动摇，亦属疑问。但此义料兄必不承认也。至如造孽一层，亦正难说。罢课弟始终不以为然，即使造孽，亦不在此。以别一意义言之，留蔡助蒋真乃孽障，吾兄以为然否？又弟在教育上固不敢逃罪，而兄在八、九年力主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影响所及，岂止罢课而已，为功为孽，兄自知之，无待弟之解释也。总之，我辈皆主观极强之人，小有成就在此，不能入德亦在此。弟年来颇乐接受谠言，以资反省，如有卓见，尽请赐教。此上

"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

弟尔和再拜　［十二月］廿九日

# 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

## 报国之事，任重而道远

（1935年12月）

各位同学：

在十二月九日北平各校学生请愿游行之后，我们负有各大学行政责任的人，曾联名发表告同学书，指出“诸位同学请愿及罢课的第一目标可以说是已经达到，希望诸位同学勿别生枝节，勿虚掷光阴，即日恢复学业”。不幸那篇告同学书发表之后，又有十六日北平各校学生大举游行的事，参加者数千人，受伤者总数约近百人。此等群众行动易发而难收，有抗议的功用而不是实际救国的方法。诸位同学都在求学时期，有了两次的抗议，尽够唤起民众，昭告天下了。实际报国之事，决非赤手空拳喊口号发传单所能收效。青年学生认清了报国目标，均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以供国家的需要。若长

此荒废学业，今日生一枝节，明日造一惨案，岂但于报国救国毫无裨益，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了！

所以我们很诚恳的第二次提出劝告，希望诸位同学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报国之事，任重而道远，青年人切不可为一时冲动所误而忽略了将来的准备。

# 梅贻琦、胡适等致王世杰

## 以免隔阂，遗误大局

（1935 年）

南京教育部王雪艇部长：

教密。此间局势万分紧急，同人切盼政府全力注意华北，明定方针，使此间当局有所遵从，无所推诿，并派大员北来，以免隔阂，遗误大局。

贻琦、适、志韦、斯年、孟和、景超、良钊、总、毓 、企孙、景钺、炳琳、际昌等。

# 致汤尔和：

## 我从不曾利用过学生团体

（1936年1月2日）

尔和先生：

前日晤谈甚慰。先生第二书至今未复，第一书之答书，本不欲寄出，今日检视，其中虽多狂妄之言，知先生定不见怪，故录副后仍将原文送上，乞恕我。

第二书所言，使我仍不能不说几句话。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

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造孽一层，历史如此，本不值得争论。但先生提及“留蔡助蒋，真乃孽障”，我颇有感触。我从上海赶回北京时，蔡公已离京。当时我若在此，必不劝蔡出走。领袖作事，当有风度，蔡公之出京，以当日鄙见观之，实甚失领袖之风度。蔡公岂徐树铮等人所敢危害者耶？以今日鄙见观之，倘使蔡公当日不出京，后来半年的纷纷或可以没有，至少亦不至如当日之扰扰至半年之久。

我在国中的事业“为功为罪”我完全负责。我从不曾利用过学生团体，也不曾利用过教职员团体，从不曾要学生因为我的主张而牺牲他们一点钟的学业。我的罪孽决不在这一方面。至于“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先生或许撚须大笑我“不可救药”吧？匆匆补叩

年禧

适敬上

廿五，一，二夜

# 致周作人：

## 我是一个“好事者”

（1936 年 1 月 9 日）

启明兄：

谢谢你的规箴良言，我真说不出怎样感谢你。我是一个“好事者”；我相信“多事总比少事好，有为总比无为好”；我相信种瓜总可以得瓜，种豆总可以得豆，但不下种必不会有收获。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这种信仰已成一种宗教——个人的宗教，——虽然有时也信道不坚，守道不笃，也想嘲笑自己，“何苦乃尔！”但不久又终舍弃此种休假态度，回到我所谓“努力”的路上。

“朋旧雕丧”，只使我更感觉任重而道远；“青年无理解”，只使我更感觉我不应该抛弃他们。即如十二月卅一日下午的谈话会，颇有十来个青年人显出无理解的行为，但我丝毫不怪他们，

我只觉得我们教学二十年，实在不曾尽力，实在对不起青年人。他们的错误都应该我们负责。

王介甫有一首白话诗，我最爱诵：

>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岂但我血流？我终不嗔渠，此瓦不自由。……

我对于无理解之青年，时时存此想，念其"不自由"，每生度脱之心，毫无嗔渠之念。

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位是王介甫，取其"但能一切舍，管取佛欢喜"；一位是张江陵，取其"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问焉，有欲割取我身鼻者，吾亦欢喜施与"。嗜好已深，明知老庄之旨亦自有道理，终不愿以彼易此。

吾兄劝我"汔可小休"，我岂不知感谢？但私心总觉得我们休假之时太多，紧张之时太少。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苏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我读此语，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是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

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

“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但我也有我的酬报。良心上的谴责减轻一点，上床时能熟睡，都是最好的酬报。至于最大的安慰，当然是我收到穷乡僻壤或海角天涯一个，两个青年人来信，诉说他们在某一点上受了我的某句话的影响，使他们得到某种的改变。无心插柳，也可成荫；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锄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责己，未可怨花也。私见如此，老兄定笑我痴迷不悟吧？

我多管闲事，是最妨碍我“讲学论学”的，吾兄劝我专门讲学论学，这一方面是我最应该忏悔的。以后倘能做到来信所谓“少管”，而多注意于学术，也许可以多做出一点成绩来，减少一点罪过。

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此是涵养功深，不易学到。前日和诗末句，“关门尚学仙”，已改为“萧闲似散仙”，似较切近。

此信不是强辩，只是要表明一种“性情”，性情一名或不确当，但没有他种名词比这更确切，姑且用之。

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损失。此君治学之外，实有办事的干才，不像我们书生只能拿笔杆，不能做事。

吾兄的挽联甚好，我也看见《宇宙风》中你们两人同举罗素赞闲之书，甚为注意。在君遗嘱不发讣开吊，棺不得过百元，坟地不得过半亩，葬于身死之地域内。遗嘱去年所立，我是证人之一，至今读之，泫然神伤。

在君曾有寿高梦旦六十一联，甚佳：

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
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

廿年八月，在君一家在秦皇岛避暑，邀我去玩，他有游北戴河怀我的诗两首：

记得当年来此山，莲峰滴翠沃朱颜。
而今相见应相问，未老如何鬓已斑？

峰头各采山花戴，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问君何日践新盟。

我曾和他一首：

颇悔三年不看山，遂教故纸老朱颜。
只须留得童心在，莫问鬓毛斑未斑，

后来我去住了几天，别时他用元微之赠白香山诗原韵作二诗送我：

留君至再君休怪，十日流连别更难。
从此听涛深夜坐，海天漠漠不成欢。

逢君每觉青来眼，顾我而今白到须。
此别原知旬日事，小儿女态未能无。

我回北平后，也和此二诗云：

乱世偷闲非易事，良朋久聚更艰难。
高谈低唱听涛坐，六七年来无此欢，

无多余勇堪浮海，应有仙方可黑须，
别后至今将七日，灵丹添得几丸无？

（在君有“赤脚大仙”之号，我们同赤脚走沙上，见狗屎，他戏指是仙人留下灵丹，服之可登仙！）

此种友朋儿戏，及今思之，何可复得！

送上《近著》一册，乞教正。

匆匆敬问

大安

适之

廿五，一，九

# 致叶英：

## 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

（1936 年 3 月 21 日）

叶英先生：

谢谢你的信和文章。

你的文章写的很好，但你误信了科举时代是做人与做事双方兼顾的。我毫不迟疑的对你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德。

你若有兴趣，可以看看我的《论学近著》的第四卷，特别是我给孟心史先生的一封信。

你读过《儒林外史》没有？那是中国教育史的最好史料。你想，范进、周进、严贡生、匡超人受的教育是不是可以做人做事？

你看过京戏“红鸾禧”没有？一个丐头的女婿，一旦中了

进士，立刻就有人来“投靠”，岂不是很有趣的社会组织？然而你看这位进士老爷受的教育是不是够他做事做人？

你说起书院时代的山长的责任心，这更是误会。书院的山长，院中人每月只公见一二次而已，他的工作至多不过是看看书院课艺而已。有时候，山长完全可以不到书院，只看看课艺。

做人的本领不全是学校教员能教给学生的。它的来源最广大。从母亲、奶妈、仆役……到整个的社会，——当然也包括学校——都是训练做人的场所。在那个广大的“做人训练所”里，家庭占的成分最大，因为“三岁定八十”是不磨的名言。中国的家庭环境太坏，所以一般人对于学校教育责望过大。你也是其中之一人。这个责望，平心而论，也有点理由。第一是学校的教师的平均智识比平常家庭中的父母高的多，也许父兄不能教的，教师可以教罢？第二，学生入学校的年龄，还在可善可恶的弹性时期（formative），家庭养成坏习惯，也许学校可以改革罢？

这两层都不错，不幸中国今日的学校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设备。中学的宿舍，大学的宿舍，都没有做到英国学校的宿舍生活，——少数教会学校有了一个起点，——所以除了传授一点知识技能之外，做人的教育无从下手。课堂的生活当然是知识技能的生活居绝大部分。课堂以外的生活，才是做人的训练。凡游戏，社交，开会，竞赛，选举，自治，互助，旅行，做团体生活，……等等，才是训练做人的机会。

中国今日之多数教员，他们自己也就没有受过这种做人生活的训练，他们自己开个会就往往要闹到吵架而散，游戏是不会的居多，团体生活是没有的，能埋头做学问已是了不得的了！何能教人做人？

然而平心而论，新式教育虽然还很幼稚，究竟比旧式教育

宽广的多，其中含有做人教育的成分比旧教育多的多了。上文所举的游戏，社交，自治，团体生活等等，都是旧日学堂书院所无，若能充分利用，今日之学校也未尝不可以用作做人的训练。只可惜教员能挑起这种责任的人还不多，更可惜中小学太坏，学生在小学中学没有受过良好的团体生活的训练，到了大学，不但不能学做人，往往还不肯受教员的指导。他们觉得受中年人指导是可耻的！

我对于你的重视做人教育，是同情的；但因为你误信旧教育的好处，有菲薄新教育的危险，也许还有点“复古”的潜意识，所以我写这信答你。

你的文章，我大概不给你发表了。我希望你不会因此不再寄文章来。

胡适之

廿五，三，廿一

# 致程靖宇：

## 我劝你此时不要轻易发表文字

（1936 年 5 月 5 日）

程先生：

我劝你此时不要轻易发表文字。有所见，不妨记在日记里，不要赶快拿去发表。

做文字不是容易的事。批评一个教育制度也不是容易的事。与其轻易批评，不如多读点有用的书，做点有用的研究。

写信给你的那位上海朋友，居然有功夫写此长信诉苦，却没有工夫做她应做的工课，那一点至少是她自己的错吧？请你劝她多做工课，少吃安眠药，少诉苦，或者可以使精神上安静一点。

你这篇文字，我读了竟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题目。其中你抄了一段我给一个清华学生的信，与你的题目毫不相干。你说

的自己家庭历史一段，也与题目不相干。你是要讨论“新课程标准”呢？还是讨论“国难教育”呢？这两个题目你都没有做，做的都是许多题外的文章！

我把这篇文章寄还你，请你想想我这个批评对不对。

我知道你有许多闲工夫出来谈天，出来听讲，似乎你没有多大理由可以控诉中学课程的“毒刑”罢？我对于一切青年人的劝告，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的话。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只可以说三分的话。随便谩骂“中国的催命符”，“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都是自己招人轻视的。

胡适

廿五，五，五

# 致翁文灏：

## 我看内战恐不能幸免，奈何！

(1936 年 6 月 9 日)

咏霓兄：

鱼电悉。今日发一电与李德邻，罗钧任云：

> 南中消息使人怪诧难信。今日无论甚么金字招牌，都不能减轻掀动内战、危害国家之大责任。三年前闽变起时，展堂、德邻、伯南诸公曾有“必将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之谠论。今日之事何以异此？迫切陈词，伏望两公与伯南、健生诸公悬崖勒马，共挽危机，国家幸甚！胡适。佳。

但因报纸所载确息太少，故不能作长文痛论此义。本星期

日《大公报》论文由我作，拟明日作一文，津、沪同日（十四）发表。

我看内战恐不能幸免，奈何！

去年一月，在邕与钧任同游，有一个晚上，白健生来访我们，谈甚久。是夜钧任提出三个原则：对日外交要一致，剿匪要一致(其时贵州正在各军对峙之形势中)，对内部政治要一致，拥护孙哲生的宪法。我极称赞他此言有政治家风度。尤其是“外交一致”一点，在他说此言，尤为难得。

但钧任近来似已忘却此意了。钧任在南方为最有眼光的人，他尚如此，别人如白健生之伦，更可想了。

日本方面，当然唯恐中国不乱。顷读任公年谱，见任公入桂讨袁之役，均得日本军人之助力，页769所谓“此行日人出全力相助，予我以种种便利，殊为可感”。至今读之，真使人栗然危惧。日本当日全力助倒袁之役，与今日倒蒋之出全力，同一作用。彼何恶于袁？何爱于梁任公？彼之处心积虑，凡可以统一中国之人物皆须在打倒之列也。

六月一夜，松室孝良来我家中谈话，凡谈了三点半钟。他的谈话主要之点是说：中日必须亲近，而蒋介石之南京政府绝对不肯亲近日本，故日本不能不抛弃中央而着力于地方领袖，如三十九军，如西南。

他也承认，他在冯焕章那边住过甚久，他深知二十九军是抗日的，他也知道白崇禧等人是抗日的。但他说：“二十九军要抗日，同时也抗别军。白崇禧要抗日，同时也抗别人。所以我们可以同他们做朋友。”

这是最最露骨的政策。他们的抗日，日本是不怕的。他们的讨蒋，日本是最欢迎的。

今日之事，已到不能再拖延的时候。万一两方面的飞机炸

弹对轰，国家成个什么样子！此时最好是蒋先生自己飞往南宁或广州，与陈、李、白诸人开诚面谈，消除一切误会，接受一切有理的请求，此策之上也。其他中下之策，政府诸公想已筹之熟矣，不用我来哓舌。

此间（华北）局势，在上月底曾有很大的混沌酝酿。但五月卅夜，干部会议，决定方针不变，不脱离中央。此皆各师长知大义之力，文人中如刘哲、贾德耀皆有力焉。

六月四日，我与宋明轩谈了一点十分，他颇能接受我的直言。我注重这一点：我说，宋先生“不丧失主权”、“服从中央”两个原则，我们都可深信。但我们必须明白，一个原则是建立在无数具体事实之上的；原则的维持全靠具体事实不放松。抛弃了具体事实，就是抛弃了原则。“不丧失主权”一个原则必须使事事处处不丧失主权。“服从中央”的原则也必须使事事处处不和中央冲突。（《独立》204号即说此义。）我劝他特别注意日本的增兵。我对他说：日本增兵是把我们中国看作同庚子年一样；是表示不信任你们二十九军有维持治安的能力。他似乎如梦初醒。

总之，此间的要人愚昧得太可怜！又太“予智自雄”，以为天下事都可以敷衍搪塞了之，天下真有此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政治！革命革了十年，还不知道为事求才，还不知道封疆政治不是无知识的陈调元、何成濬、刘镇华一流人所能干的。此是根本大病，我不能不深责蒋先生也！

今日事势已迫如火烧到头上，中央对此，仍无整个计划，真令人焦急死！

我的看法，华北今日只有一线希望，就是由政府用全力向东京做工夫，趁此时矶谷、梅津诸人都在要冲的时候，重提去年“使华北文治化”的旧议。（去年矶谷等人本希望王克敏久任

华北，使政治趋向文治化，而经济合作可以实现。但黄郛怀私愤，向蒋先生提议政整会的取消，于是王克敏去而上肥原的自治运动代兴！黄郛之罪真百死不足偿也，冀东之局面亦起于黄郛之私心，他要扩大平津地盘与收入，故造成战区之特殊政权，不归河北省府管辖。殷汝耕是他一手提拔的，冀东自治政府的地盘是他一手造成的，蒋先生至今把此公当作智囊看待，殊不可解！）

这个意思，在今日恐怕已太晚，但还值得一试。原则上必须抓住："日本在长城以南、热河以西全部撤退"的根本立场。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不妨考虑将冀、察两省真个做成非战区域，用全国的第一、二流人才来担任政治改革，使人民实受一点恩惠，使经济发展可以进行，而最大的利益是减轻北方卷入国际战场的危机。

今日政府中外交人才似最缺乏。前夜见外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君，与他谈了三点钟，我颇佩服此人的才干与魄力。此君颇能明了我的计画，望吾兄与他细细谈谈。

国际路线也不可抛弃。外部中太缺乏能当欧美方面外交的人才，鄙意廷黻兄仍以入外部为最适宜。此事关系不小，万望留意。

今日闻有人提议由中国在国联提议取消对意制裁，以博取意大利的好感。此议我期期以为不可行！我们必须抓住苏，英、美三国，万不可贪小便宜，失去世界的同情！"雪中送炭"是下闲棋而收远效。万不可自弃其所守，蒙世界的唾骂，而实无利益可沾也。

# 致苏雪林：

##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

（1936 年 12 月 14 日）

雪林女士：

谢谢你十一月十八日的长信。我十二月一日到上海，十日回家，昨晚（十一）始得检出细读。

你自称疏懒，却有此豪兴，有此热诚，可佩之至。关于《独评》，你的过奖，真使我愧汗。我们在此狂潮之中，略尽心力，只如鹦鹉濡翼救山之焚，良心之谴责或可稍减，而救焚之事业实在不曾做到。我们（至少可说我个人）的希望是要鼓励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话。这是一种根本治疗法，收效不能速，然而我们又不甘心做你说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也许是不会做，——奈何！奈何！

此事当时时放在心上，当与一班朋友细细谈谈，也许能做

到更积极一点。

关于左派控制新文化一点，我的看法稍与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字。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左倾是一事，反对政府另是一事。我觉得政府的组织若能继续增强，政府的力量若能继续加大，一部分人的反对也不足虑。我在北方所见，反对政府势力实占极小数。其有作用者，虽有生花的笔舌，亦无能转变其分毫。其多数无作用者，久之自能觉悟。我们当注重使政府更健全，此釜底抽薪之法，不能全靠笔舌。

我总觉得你和别位忧时朋友都不免过于张大左派文学的势力。例如韬奋，他有什么势力！你说他"有群众数十万"，未免被他们的广告品欺骗了。（《生活》当日极盛时，不过两万份，邵洵美如此说。）

"叛国"之徒，他们的大本事在于有组织。有组织则天天能起哄，哄的满城风雨，象煞有几十万群众似的。

不知为什么，我总不会着急。我总觉得这一班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他们用尽方法要挑怒我，我总是"老僧不见不闻"，总不理他们。你看了我的一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没有（《论学近著》）？我对他们的态度不过如此。这个方法也有功效，因为是以逸待劳。我在一九三零年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其中有二三百字是骂唯物史观的辩证法的。我写到这一页，我心里暗笑，我知道这二三百字够他们骂几年了！果然，叶青等人为这一页文字忙了几年，我总不理他们。

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 Governor Landon〔兰敦州

长〕来打 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 t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 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

关于鲁迅，我看了你给蔡先生的信，我过南京时，有人说起你此信已寄给他了。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 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笔。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c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服。

此段似是责备你，但出于敬爱之私，想能蒙原谅。

# 致蒋廷黻：

## 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

（1937 年 7 月 31 日）

廷黼兄：

昨天（七月卅）始得读你六月八日的信。

在这个时期读此信，真有无限感概。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能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你在“九一八”之前所见，我在民廿、民廿一

二年所见，在当时所以不能实行，只为政府的力量不够实行。若政府在民廿能有民廿四的巩固，满州的问题还可以和平解决。至今想来，史实如此，不足怨悔。

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

这几天是最吃紧的关头，孟邻、月涵和我都在教育部大楼做“难民”，焦急的不得了，又没有办法！

南开大学是全毁了！《独立》不知还在出版否。

匆匆只能写这几句话，祝

双安

适之

廿六，七，卅一

此信似未寄出。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

九月八日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适之

卅七，一，十二夜

# 致傅斯年：

## 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

（1947 年 2 月 6 日）

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

十月里我有一次到行政院去看翁咏霓，秦景阳也来了，他

们坚留我坐，这是他们聊天的聚会，每天都是聊天，无一事可办。我坐了一点钟，听他们聊天，心里想："这是中国两个最有脑力的人才，干吗不到一个学校或研究室去？干吗要把他们困在一个完全自私自利的宋子文手下吃闲饭，聊闲天？……"

我觉得小党派的人才实在不多。……

蒋先生应该充分抬出党内的最有希望的自由分子，给他们一个做事的机会。行政院长必须换人，雪艇、哲生都比子文高万倍，都可以号召国内与国外的同情支持。若用子文，则国内无以号召，美国借款也借不成。……

这是国民党训政最后一年的政府，国民党岂可不冒一点险，抬出一个"全明星"（all star）的政府给国人与世人看看吗？国民党要做广告，这是最好的广告机会。国民党要为将来做竞选工作，这是最好的竞选机会。

故这一次改组政府，必须以国民党的第一流人才为主力，配上三五个小党派与无党派的人才，就像个样子了。为国外的号召计，似以哲生组阁为相宜，雪艇次之，我不是偏袒此二人，实以我九年的观察为根据。……

卅六，二，六日

# 附：傅斯年致胡适

(1947 年 2 月 4 日)

适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个星期，发烧到 39.8°，而蛋肿得可怕，过旧历年即呻吟最甚时也。老天开这个玩笑，真恶作剧。昨晚出医院，传染期已过（入院原为避染他人），血压较平常为低（热病后之现象），仍在头晕。

病发作在一月十五日，是日中午蒋先生约去吃饭（前约一次，因他约未去），座中无他人。他问我意见，我说了好些，大致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党各派来再“一新天下耳目”，许多事自己可做也。他问我何事，我说了几件。（二）宋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实施宪政必须积极，此时尽可无多虑，云云。他似乎并不以为不然。

他问我，前谈先生组织党之说，如何？我说未再谈过。他说，请先生再考虑。我说，组党不如办报……。

他提出一件事：他似乎觉得小党参加政府不易，希望在“社会贤达”方面先做工夫（非原语，意思如此）。他请先生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我当力陈其不便：自大者言，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失效用；即如翁泳霓等，如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他说，并不请先生入党。我说，参加政府亦同……。自小者言，北大亦不

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说可以兼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治观念极微）。如此谈了许久，我反复陈说其不便，他未放松。我答应写信通知先生，详述他这一番好意。

不过一回来，当天下午便突然发烧，烧到39度以上，所以上次匆匆写一信，只言有一事，而未能写下。日前蒋先生派吴达诠到中央医院看病，未言及此。昨天雪艇来，问下文，我发了一套议论。他说，“我一听说，便知此事错托了人，不过受人之托，不要从中打岔”。至于对宋等等见解，他倒与我百分之百的同意。等我说到王云五出来捧宋之场，有何意思，他大不谓然，说我老是以坏心揣度朋友，一吵而散。

此事之经过如此。盼望先生如何决定，给雪艇或我一信，最好不要提我耽误三星期（糊糊涂涂的），实缘此事不能代笔，中央医院无法写字，昨日下午匆匆出院，亦为雪艇一催此事也。

……

# 致蒋介石电

## 终觉适不应参加国府委员会

(1947 年 3 月)

教育部朱部长骝先兄：启密。下电敬恳吾兄即密呈主席，并恳力为陈说。

主席赐鉴：在京两次进谒，已力陈适不能参加政府之苦衷，北归后始得读公三月五日手示，极感厚意，但反复考量，并曾与北大主要同事商谈，终觉适不应参加国府委员会。府委是特任官，决不应兼任大学校长，况此是最高决策机关，尤须常川专任。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

加国府委员会，许适以超然地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绵力。迫切陈辞，务恳鉴察原宥。胡适□。

# 附一：蒋介石致胡适

（1947 年 3 月 5 日）

适之先生：

日前雪艇兄返京，极称先生坚不愿参加政府，但愿以私人地位匡辅国家，协助政府，闻之心感。惟改组后之国民政府委员会为集议决策机关，并无行政烦琐工作，其职权大于参政会而性质则相同，且系过渡时期机构，为期不过数月。倘先生并此而不参加，岂惟政府决定政策之最高机构失一重大助力，社会且将致疑于政府革新政治之诚意。用敢重违尊意，推定先生为国府委员。倘因时间匆促，不及于发表前商得先生之同意，尚望体念时局之艰难，务请惠予谅察，是为至荷。并颂

时祉

弟中正手启

三十六年三月五日

# 附二：蒋介石致胡适电

（1947 年 4 月 2 日）

特急：北平行辕李主任请译转北京大学胡校长适之先生大鉴：〇密：骝先兄转来尊电，情词恳挚，至深感慰。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亦实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此意前次面谈时亦已详陈，今日仍爰（援）此旨，非至国家绝对需要相助方为有眉（?）时，必当尊重兄意，不欲相强。吾人志趣相同，苟增（?）利于国家，想兄亦必不坚却。既承尊示，容当再加考虑。先此电复，诸祈鉴照。中正叩卯冬四月二日印。

# 致邓世华：

##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

（1947 年 6 月 2 日）

世华同学：

你的信使我很感动。

我劝你不必悲观。

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的结果。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学问知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故经过八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不容易。人家送兵船给我们，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驾驶。人家送工厂给我们——如胜利之后敌人留下了多少大工厂，——而我们没有技术人才去接收使用，所以烟囱不冒烟，机器上锈！

正因为今日的苦痛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将来的拯救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步

[寸] 的改善。

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外国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近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

你问的七个问题，我只答了你的 (B) 和 (C)，也附带答了 (D)。国家当然有救，这一次的日本侵略，中国确有亡国的危险，我们居然得救了。现在的强国，除了苏俄之外，绝对没有一个国家要侵略我们的。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B)，(C)

青年人的苦闷，都是因为你们前几年太乐观了，梦想“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了！殊不知道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试看世界的二三强国，战胜了，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有饥饿的问题。(美国是唯一的例外。)我 1945 年十一月到伦敦赴联合国教育文化会议，住在伦敦的第一等旅馆，三个星期没有看见一个鸡蛋！但人家的基础雄厚，人才众多，知识水准高，所以大家能谅解国家的困难必须靠大家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他们在苦战时期就准备和平到来后的苦日子，所以他们不悲观，只苦干。试想英国在三十年前多么威风。但在这几年苦战之中，人人都知道和平之后，英国的殖民地必须丢去一大半。但英国人绝不悲观，他们自己知道从今以后只能做一个二等大国，他们只努力苦干，想在二十年中做到安全与康乐。青年人苦闷都由于当年希望太大，所以今日必须明白和平比八年苦战困难的多，抗战时须吃苦努力，和平来了更要吃苦努力，才可以希望在十年之中做到一点复兴的希望。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

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易卜生说过："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此外都不重要。"(D)

别的问题，都是枝节。

百忙中提笔写这信，因为我确是被你的信感动了，所以要你不要悲观。

三十六，六，二，半夜

胡　适

盼望你来谈谈。

# 附：邓世华致胡适

(1947年6月2日)

胡校长：

前曾呈一函询问工学院情形，并蒙您于百忙中赐一回信，使生喜出望外。今生再度麻烦您，请您解答几问题：

按理，学工之学生应埋头念书，不应做任何课外活动，但事实表现使我不能安心读书，致功课不免有所疏忽，这实是环境逼迫所致。生自小学毕业至中学八年沦陷生活，苦闷万分，夜中偷听后方消息，日夜企盼祖国胜利，在深夜时暗自流泪不能

为国作事，对蒋主席之崇拜无法形容。但胜利后我们接收大员及政府所表现的实太不像话，简直尚不如日人所统治时代。

……

由于自四月下旬物价暴涨，同时内战更打得起劲，亲眼见到同胞受饥饿而自杀以及内战的残酷，联想到祖国的今后前途，不禁悲从心来，原因是生受过敌人压迫，实再怕作第二次亡国奴。

但看看国家打得这样糟，一旦有外患，不是又得作亡国奴吗？人民又得受外人欺侮？然我们的政府却又不顾这些，只一味进行内战。……生一向是信任政府，但这次参政会又失败：显系政府无诚意和平，而竟使御用的参政员通过下讨伐令，生闻听之下，不啻万分希望俱成泡影。假如政府得到参政会的许可而讨伐，内战不是更疯狂了吗？我们的国家将如何收拾？是不是政府想置国家于毁灭？伟大的蒋主席心中作何感想？一向对其崇拜之心理不得不对其失望，进而恨他，骂他。我们的国家被他领导坏了，他一味迷信武力统一，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及民意，一味地进行残酷的内战。他是国父的叛徒，假如国父活着，一定气死，而现在的青年也因他的领导走入苦闷与死亡。

有人说他是爱国家的，但系受干部操纵，无法控制其干部，若如是，不成了傀儡吗？还够得上英勇贤明领袖吗？全国同胞在受罪，而他一人却回家扫墓，又赴庐山避暑，这是好元首所应表现的吗？

假如他仍想获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拥护与崇拜，只有马上停止内战，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

在绝望的最后几分钟向您提几个问题：

A、内战会不会停止？何时可停止？

B、国家是否还有救？救的方法为何？

C、国家前途是否绝望？若有希望，在那里？请具体示知！

D、青年人将苦闷死了，如何发泄？

……

工学院机械系学生邓世华

六月二日

# 致白崇禧、陈诚

## 科学研究的第一条件是工作人才

（约 1947 年 8 月）

我今天要向你们两位谈一件关系国家大计的事，还要请你们两位把这个意思转给主席，请他考虑这件事。

简单说来，我要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学者，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国家将来国防工业之用。

现在中国专治这种最新学问的人才，尚多在国外，其总数不过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须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此七、八人之名如下：

钱三强　现在法国居利实验室，已接受北大聘约。

何泽慧女士（钱三强夫人，其成绩与其夫相埒）　现在法国居利实验室，已接受北大聘约。

胡　宁　前在美国，现在爱尔兰国立研究院，已允来北大。

吴健雄女士　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曾在美国战时原子能研究所曼赫丹设计工作），已允来北大。

张文裕　现在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已允来北大。

张宗燧　现在英国剑桥大学，愿来北大。

吴大猷　北大教授，现在美国密昔根大学。

马仕俊　北大教授，现在美国普林斯敦研究院。

袁家骝（吴健雄之夫）　现在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已允来北大。

以上九人，可谓极全国之选，皆已允来北大。他们所以愿来北大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们都不愿分散各地；二是因为北大物理学系已有点基础；三是因为他们颇喜欢北大的学术空气。

我们仔细考虑，决定把北大献给国家，作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人才罗致，由北大负全责。但此项研究与实验，须有充分最新式设备，不能不请国家特别补助，使我们可以给这些第一流专家建造起一个适宜的工作场所。

我们想请两位先生于国防科学研究经费项下指拨美金五十万元，分两年支付，作为北大物理研究所之设备费。第一年之二十五万元美金，由北大指定吴大猷、吴健雄在美国负责购备，并指定钱三强、何泽慧在欧洲与英国负责购备。其第二年之二十五万元，则于明年度另指定专人负责购备。其购置细账，均由北大负全责随时详报告国防部审核。

我知道此数目甚巨，责任甚大，故甚盼两先生于便中报告主席，请其指示裁夺。

我写此信，绝对不为一个学校设想，只因这些国外已有成绩、又负盛名的学者都表示愿来北大作集中研究，故为国家科

学前途计，不敢不负起责任来，担负这个责任。科学研究的第一条件是工作人才。第二条件才是设备。现在人才已可集中，故敢请国家给他们增强设备。此意倘能得两位先生的赞助，我可以断言，我们在四、五年内一定可以有满意的成绩出来。

# 致陈之藩：

## 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

（1948 年 3 月 3 日）

之藩先生：

谢谢你两次的长信。请你恕我没有正式回答你第一信。

我那篇《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应走的方向》，是答你的信。当时我很忙，就没有剪寄给你，——当初是在全国四十多家日报上发表的。

我很高兴读你半年来思想演变的经过。我很佩服你能保存一颗虚而能受的心，那是一切知识思想进步的源头。

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

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也许有人说，这是同“葡萄是酸的，我本来不想吃”一

样。

关于你问我那几点，不一定我都能回答，只说几点罢：

(1) 别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这是“任重而道远”的事，不可小看了自己。

我曾引戊戌维新人物王照先生说：“天下事那有捷径?”他曾说：“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老康说，“列强瓜分即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的及?’迄今三十二年，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我的《论学近著》一，470)。此话至今又十八年了！戊戌至今五十年了！这话很像是代我答你了。

(2) 一切“恶连环”，当用齐国君王后的解法。她用铁椎一敲，连环自解了。从你能做的做起。

(3)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宋人受了中古宗教的影响，把“明善”“察理”“穷理”看的太容易了，故容易走上武断的路。吕祖谦能承认“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真是医治武断病与幼稚病一剂圣药。

(4) 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但那是冯友兰先生们不会了解的。

将来你来北平，盼望能来谈谈。

祝你好

胡适

三十七，三，三

主　　编：乐文　施玮
责任编辑：易之　玉子
丛书策划：荆林　潇潇

ISBN 7-5402-0306-4



# 胡适文集

读书与胡说/散文/随笔/讲演

雾中落日/日记/书信

一念一笑/诗歌/小说/戏剧/传记



封面设计：阿　夏

定价：48.00元（全三册）